三代格欠

續日本紀欠
三代格欠

神事纔着之事
衣冠古樣下續
日本後紀有身
長六尺餘稠人
之中揚然而立
會集衆人莫不
駐眼數字

弾正式云、禁色。從破「却、如」五」位已上幷律師已上、錄」名奏聞、僧尼依」法苦使、

又云、諸禁色者、惣雖」下衣、不」聽」服用、

弘雜格云、令旨先者、袍衣以」足爲」限、天下服用、不」聞」狹窄、比來任」意、競好寬大、至」于裁袍、更加」半足、袍襖亦齊、不」辨」表裏、習而成」俗、爲」費良深、自今以後、不」得」更然、神護「慶」(景)雲四年、九月四日(續紀係九月壬戌三日也)

又云、勅、神護景雲四年格、袍衣寬大、幷袍襖不」辨」表裏。禁制已畢、是至」今年」未」見」改正、仍重作」法、法禁如」左、其袍袖口濶、五位已上一尺爲」限、六位已下八寸、女。淮」此、如不」改正、以」違勅」論、自餘制宜」一如」去年符、主者施行、

寶龜二年閏三月十九日

弾正式云、衣袖口濶、无」問」高下、同作」一尺二寸」也下其腋闊者一尺四寸、其表衣長纔着」地、

私案、格本罪」違勅」也、

弾例云、衣之體制、准」袖裁」縫。其表衣長令」見」袴襴、不」得」着」地、襖子汗衫、宜」亦准」此減却、

件法雖」非」可」用、爲」見」古事」所」載也、

以」掃部頭奉」國簿陣、「看」諸大夫所」着常色、其裾曳」地、大笑曰、是尋常之裝束、非」神事之古體、便指」自所」着、爲」古體之證、其裾離」地「差」(着)高、而袴襴露見矣、諸大夫皆驚云、古之儀制、應」與」唐同、後代當」効」之春野衣冠古樣、

弾正式云、支子染。色、可」濫」黄丹」者、不」得」服用、

私案、縫殿式、染」黄丹」有」以」紅花支子酢漿」交染、故有」制支子染深色、寛平三年十一月五日、右兵衛佐藤原滋實仰「之」(也)

色、非」黄」口目者、左右檢非違使等、相共隨宜」是正(止)不」必切勘、

大納言從二位源朝臣宣、奉」勅偁、式云、凡支子染。色、可」濫」黄丹」者、不」得」服用」者、而年來以」茜紅」交染、尤濫」其色、自今以後、茜若紅交染支子者、不」論」淺深、宜」加」禁制」者、

元慶五年十月十四日

請」禁」深紅衣服」奏議　善

臣清行謹言、昔者伏犧、受」河圖」而畫」八卦、夏禹洛書以陳」五行、由」是洪範休咎之占、陰陽肯祥之驗、察然在」眸、宛如」指掌、臣清行誠惶誠恐頓首死罪、臣伏見、天安以往、男女貴賤衣袴、皆染以」支子、貞觀以來、改以」深紅之色、當時號」之曰」火色、轉相放口漸似」緹繡、亦號」之曰」焦色、臣竊以此近服妖也、其後无」幾、宮中及京師、頻有」火災、天下騷動、古今未」有、至」于仁和、禁」制此色、勅」檢非違使看督等、罪」其着用者、時右大臣源朝臣、着」深紅襖子、爰左衛門權佐小野春風、爲」檢非違使、趁進跪」大臣後、請」割」此衣、大臣雖」有」慍色、事然勅命、默然無」言、歸第褫去、不」敢服用、誠雖」春風之黽闇、亦是丞相之謹愼也、而延喜七八年以後、京師盛好」此服、朝雖」施」禁令、更亦舒緩、較年以來、彌增」深濃、其尤甚者、以」紅花廿斤」染」絹一疋、伏案、洪範論云、言不」從者木治金也、其應」旱火、又云、僭恒陽若其罰荒旱災火、而今自」去八月、又無」雨澤、井泉枯竭、壠畝之間、宿麥不」生、又十五年、左京大火、燒」數百家、先皇太后宮及諸大家、多爲」煨

燼、此「盞」冬東大寺失火、燒㆓講堂僧房百餘間㆒、又　右京中處々有㆑火、燒㆓小民廬舍㆒、不㆑可㆓勝數㆒、由㆑是閭巷之中詭言尤甚、遽相警擾、夜不㆑能㆑寢、此皆火色妖言之應、湯若各添之徵也、加以比年市塵之間、紅花增貴、一斤直錢一貫文、今以㆓廿斤㆒染㆓絹一疋㆒、則當用㆓錢廿貫文㆒、此則中民二家之產也、況今婢妾一人所㆑着、非㆓唯五六疋㆒乎、然則以㆓十家終身之畜㆒、爲㆓一婢浹日之飾㆒、諸廩爛、士庶飢寒、農畝爲之荒廢、盜徒由㆑是繁興、其爲㆓傷害㆒、過㆓於旱火㆒、伏冀、早勅㆓有司㆒、嚴㆓張先令㆒、夫以公卿者、萬姓之所㆓具瞻㆒也、嬪御者、六宮之所㆓規範㆒也、重望、內誡㆓掖庭椒房㆒、外勅㆓槐位棘座㆒、各改㆓其服㆒、率㆓先下民㆒、然則妖詭自絕、災咎可㆑消、但淺紅輕黃、未㆑及㆓火色㆒者、不㆑在㆓制限㆒、不㆑任㆓縷々之至㆒、謹以奏議以聞、清行誠恐誠惶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謹言、

延喜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　　參議從四位上守宮內卿三善朝臣清行

左大辨源朝臣悅宣、左大臣宣、奉㆑勅、紅染深色、可㆓禁制㆒之由、去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給㆓本樣色絹㆒已畢、而年來之間、不㆑隨㆓樣色㆒、彌好㆓深染㆒、此則有司緩惰、不㆑加㆓嚴制㆒之所㆑致也、宜㆑重下知、從㆓新嘗會㆒以後、一切禁遏、不㆑得㆓重衣㆒者、

延長四年十月九日　　左大史阿刀忠行奉

同月十八日使廳奉之

祖父常語曰、先帝御代、有㆓寵幸之女㆒、宇內匠藏人、容顏美麗、好色之者也、奏云、白馬之節、久不

新古今雜下　延喜の御時女藏人內匠白馬節會見侍りけるに車より紅のきぬを出したりけるを撿非違使のたいさんしけれいいひつかはしけるおほそらにてるひのいろをいさめていはあめのふたにはたれかすむへきかくいひけれはたいさすなりにけり

數入㆓見大場之儀㆒、給㆓假將㆒見㆓彼儀㆒、勅聽之、出㆓大場「惕」見物㆒、撿非違使止㆓車之間㆒、內匠乘車、多出㆓火色㆒、源中正爲㆓廷尉㆒、乞出㆓件衣㆒、欲㆑破之處、內匠招㆓中正㆒、小舍人童贈和歌云、大霄爾照留日乃色遠禁天波天乃下爾波誰加住倍支、中正雖㆑行㆓有限之法㆒、不㆑忍㆓無情之思㆒、諸臣相議、不㆑破返之、其夕歸參、大內、勅㆓問雜事㆒、具奏㆓此事㆒、帝曰、婦女衣裳、不㆑破有㆑情、時聞㆑之者、以爲㆓美談㆒、聖代之雖事、難㆑以緩㆓法㆒、爲㆓寵幸㆒、自有㆓寬怨㆒歟、中正亦有㆓譽無㆒謗、後中正密通㆓於匠㆒云々、

別當中納言兼左衛門督藤原朝臣實賴宣、奉㆑勅、紅深色可㆓禁止㆒之由、流例已久、加㆑去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延長四年十月九日、先後相疊、制旨不㆑動、而頃年之間、專乖㆓綸旨㆒、特增㆓深色㆒、是則有司緩怠、不㆑加㆓撿察㆒之所㆑致也、宜㆑重下㆓嚴制㆒自㆑今以來。一日。切禁斷、但給㆓本樣絹㆒、更不㆑得㆑過㆓此色㆒者、

承平七年九月七日　　右衛門權佐小野好古奉

左大辨源朝臣相職傳宣、大納言藤原朝臣師宣奉㆑勅、紅染色可㆓禁遏㆒狀、去延喜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延長四年十月九日、承平七年九月七日、朝章重疊、而年來浮誕之徒、數入㆓增色㆒、司存之職、督察緩勤、若不㆑加㆓新制㆒、何改㆓舊弊㆒、宜㆑重下知、始自㆓來月一日㆒、一切禁止、但給㆓本樣絹㆒、不㆑得㆑過㆓此色㆒者、

天慶五年五月十六日　　左大史尾張言鑒奉

法曹至要抄中參看

天長二年宣旨逸史不載

仁和二年宣旨三代實錄不載

紀畧延長四年十一月六日天皇幸北野有狩獵之御遊

同日左衛門大志宍太時道奉

彈正式云、摺染成文(式)之衣袴者、並不レ得二着用一、但縁二公事一所レ着、幷婦女衣裾、不レ在二禁限一、辨

式云、鷹飼者摺衣袴、御馬乘近。又號二調袴一、着(衛、脫カサ)用摺袴、禁制之外、古來之例也。今此鷹飼馬乘之者、

類、夫見(未カサ)レ着二用摺衣一之由、天長二年二月四日宣旨云、一聽二鷹飼官人着一摺衣一事、右左大臣宣、奉

レ勅、諸衛府鷹飼官人、行幸之時、執レ鷹供奉、聽(申カ)着二摺衣一、又類聚曰、仁和二年九月十七日宣旨

云、鷹所(鷹飼脫カサ)。四烈、右近衛將曹坂上安生云々。已上四人許二摺衣袴一、左兵衛權佐藤原朝臣恒興(「部」カサ)

云々、已上三人許二摺衣一、左近衛日下部安人已上一人、許レ不レ帶二弓箭一、鷁(鷄カサ)所鷁(鷄カサ)飼四烈、右兵衛權

少志布勢春岡云々、已上四人許二摺衣袴一、左近衛下毛野松風云々、已上四人許不レ帶二弓箭一、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山蔭宣、奉レ勅、件等人應レ免二摺

衣緋鞦、幷兵杖不レ具之責一、又延長四年十一月四日宣旨云、右馬頭源朝臣云々、已上四人鷁

飼、聽(常カ)着二摺衣袴一、近江大掾御春朝臣望晴云々、已上四人鷹飼、聽レ着二摺衣袴一、左大臣宣、奉レ勅、明

日可レ有二北野行幸一、件等人摺衣、宜レ聽(鷁カ)二禁止一、但每二野行幸一、有二

別宣旨一、御鷹飼等聽二摺衣一例、御鷹飼皆在二此中一、依レ斯案レ之、尋常難レ着、又撿式、御馬乘近衛、不

レ聽レ着二摺袴一、衛府之輩、牢籠自着歟、爲レ被(彼カ)二昏蒙一、聊以記經、或人云、邑上天皇御代、藤原季平爲(註歟)

藏人一、式部丞新官會、着二青摺一立レ列不レ可レ然、式部答云、爲二藏人一輩、被レ聽二雜袍一、不レ存二其旨一、所二敎

牢籠

藏人式部丞始着青摺小忌事

仁壽四年宣旨文德實錄不載

正一不レ可レ然、時人聞云、省臺所レ謂遮以有レ興焉、始自二此時一、藏人式部丞、着二小裝束一立本列一云

々、議雖二口傳之說一、可レ知二濫觴之時一、私案、臺式云、緣二公事一所レ着、不レ在二禁限一者、式部所陳自叶二

章條一、

仁壽四年正月廿日、右大臣宣、祭使着二用摺袴一、雖(爲カ)二事寄一(神供)着用、莫レ令二參宮中一、又鷹飼等、着二用

細美之摺衣袴一、非二給司之摺一、早制者、(左近看督王生廣吉、右近看督山口今繼奉者、載カ)

案此宣旨、不レ載二格式一、亦非レ奉二 勅、難レ爲二後比一、就中上條式、摺染成文衣袴、緣二公事一所レ着、不

レ在二禁限一者、祭使着用、豈非二公事一哉、而稱二莫レ令一參宮中一、既是乖二違式意一、況主鷹廢置之後、無

レ有二給司之摸一、縱雖二鷹飼一、何着二摺衣一、有二野行幸一之時、依二宣旨一得レ着、然則件上宣不レ可レ用、但

見二此文一之者、恐爲二後代之證一、仍欲レ遏二其事一、以述二其意一、

典侍源朝臣珍子宣、奉 勅、今日中宮被レ奉二歌舞於賀茂神社一、宜レ聽二儛人等着一摺衣一者、(朝臣實賴、)

延長五年四月五日

左衛門大志惟宗公方奉

案レ之、縱神事、院宮王臣猶下宣旨一、可レ令(令カサ)着用一、任レ意全レ着、似レ無レ所レ憚、(爲レ存二事理一、倫注レ之、中宮參二御遊一、專不レ奏二請摺衣一、)

八十一例云、凡男夫摺衣者、着二錦長紐一、

卷廿二有是日宣旨參看廿二ノ四十九左

靑摺衣着ニ赤紐一、用ニ此文一、所レ着歟、依レ有レ與聊注レ之、

彈正式云、庶人以上、不レ得ニ襖子重着一、

私案、襖子重制、先後有レ疑、彈正式、條禁ニ庶人一（令カ歟）、庶人以上、則是一位以下也、符稱ニ六位以下一、似レ除ニ五位以上一也、爰欲レ沿（治ヵ）ニ從新制之日（旨カ）、未レ詳ニ改舊法之文一、但時之行事、五位以上任レ着、六位以下不レ着、相ニ尋其情一、猶從ニ後符一歟、抑非レ經ニ申請一、難レ決、疑殆ニ祖父一爲ニ左衛門佐一、帶ニ撿非違之日一、不レ着ニ襖子重一、蓋是存ニ式意一歟、

太政官符

雜事六箇條

一應レ禁ニ制六位以下着ニ襖子重下襲一事（饗宴群飲被物支干饗錢樣器折數面縑（嫌ヵ）等在ニ饗宴一）

右衣服制度、貴賤相分、而放逸之俗、奢僭爲レ宗、着ニ所レ制之服一、各隨ニ所レ見之心一、富者盡レ財、澆薄之弊、莫レ過レ斯焉、右大臣宣、奉レ勅、宜レ加ニ下知一（用【法】）六位以下一、着ニ襖子重一、一切禁遏、

一應レ禁ニ制諸司史生以下着ニ縑白絹一事（之【法、下文】）

右諸司史生豪富之輩、不レ量ニ身。卑下一、唯好ニ服。鮮美一（之【法、下文】）、雖ニ貧薄者一、積習不レ改、因レ茲着用之家自多、縑絹之直已貴、時俗之弊、職此之由、同宣、奉レ勅、宜レ加ニ下知一（之【法、下文】）諸司史生以下一、着ニ縑及白絹一、早從ニ禁止一、但諸衛府生、殊免ニ着用一【法曹至要抄中】

天長五年符（宣）逸史不載

齊衡三年宣（符）史不載

一應レ禁ニ制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諸家雜色以下一。着ニ手作一【人等、法】「衣袴」事

右貴賤之衣、既有ニ制度一、上下之服、非レ無ニ等差一、而今板築荷擔之類（若カ有脫字乎）、奴婢僕從之徒、不レ知ニ身分一、好着ニ手作（テヅクリ）一、非ニ唯亂ニ尊卑之序一、又猶爲ニ公私之弊一、君。（下文无）俊改何救ニ奢僭一、同宣、奉レ勅、宜レ特下知諸衛舍人並院宮諸家雜色以下等一、着ニ手作一【布、法】嚴加ニ制止一、然則「年賀恩」虎皮之謗、下流絕ニ上僭之疑一、以前條事如レ件、諸司承知、依レ宣行レ之、不レ可ニ違失一、符到奉行、

（庶明）左大辨源朝臣　左大史三國眞人

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應レ定ニ衣服制度一事

右被ニ太政官去天長五年四月廿六日符一偁、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峰朝臣安世宣、奉レ勅、衣袖「口」闊、一尺二寸已下、表衣長纔着レ地、又衣缺レ腋者、自レ膝而上五寸爲レ限、袴口濶又同ニ（紀畧弘仁九年三月丙午）

齊衡三年二月廿六日　左衛門大尉紀奉常奉

一禁ニ制女人裝束一事

少將滋野宿禰貞道宣、奉レ勅、既改ニ先風一、可レ隨ニ唐例一者、具在ニ勅書一、而至ニ于今一未レ有レ改ニ（脩ヵ）循從一、

弘仁九年官符（宣旨）逸史不載看督使〔式〕

着麻服之外、悉禁斷、若敎喩重度者、禁身申送者、
近衛春野廣卿大私伊勢繼等奉
〔者下文二所〕
弘仁九年四月八日
已上二箇條宣旨、載在看督使式、爲見舊法、又載此書、

太政官符

雜事十一箇條

一應重禁前男女道俗着美服事
〔上文五百八十八頁〕〔上文五百九十五頁〕
右衣服之制、明在神護景雲四年格、天曆元年符、而年紀推移、人心驕逸、不辨上下、以綾羅爲
公〔下文〕
身裝、不論正私、以紅紫爲褻服、就中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家雜
〔新〕作止
耀、富者雖品賤僭上、蜉蝣之羽易飾、貧者雖位貴倡下、孤狢之裘難兼、加之城中好袖廣、四
准〔新〕
方殆疋帛、城中好袴大、四方自難繩、就中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家雜色以下人等、不可着細
新无　之朱〔新〕
美之布者也、下民未愚、好着白越、如此之漸、爲俗之弊、同宣、奉　勅、美服過差、一切禁
〔新无、下文无〕
斷、但袖闊一尺八寸已下、袴宣廣不及三幅、不可必制止、
新抄格勅符載　五〔新〕
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　以前狀并史署、所見
〔下文同〕　第一條在神事部、
右辨官下檢非違使、

雜事三箇條

一應禁制男女道俗着美服事
長保元年
右同前奏狀�common、同前符偁、衣服之制、明在神護景雲四年格、天曆元年符、而年紀推移、人心驕
上文
逸、不辨上下、以綾羅爲身裝、不論公私、以紅紫爲褻服、就中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家雜
好〔上文〕
色以下人等、不可着細美之布者也、下民朱愚、着白越、如此之漸、爲俗之弊、同宣、奉　勅、
美服過差、一切禁斷、但袖闊一尺八寸已下、袴廣不及三幅、不可必制者、謹案、前規紅紫之
服、堪防自存、禍中袴直袍下襲之類、或是用紅、或亦用紫、誠雖禁其深染、未曾制其淺色、年
載之間、行來尚矣、今忽停止、頗不穩便、美服過差之外、尋常通用之色、仍舊被聽、更有何費、又
裁カヲ　製ヲ
只載袖闊、不制袴廣、稱不及三幅、已似無一定、儻立限丞極カヲ任法糺行者、同宣、奉　勅、紅紫
之服、依舊行之、又袴廣糺行之處、申有疑殆之由、仍以二尺可爲其限者、以前條事所作仰ヲ
如件、使宜承知依宣行之、

長保二年六月五日

左大史多米朝臣國平奉

中辨源朝臣道方

或云、彈正式云、滅紫色者、參議已上聽通用、五位已上聽着半臂者、四位五位似着紫、如
何、答、令式之中、衣服之間、着用紫色、无有定法、或隨品秩而異淺深、或物類而分濃淡、
但至婢服製之條、雖禁全色、不制淺色、賤隷之輩、已得着之、況尋常之人、何无用之、被

聽淺色、自然可知、（用紫多見此部幷馬鞍部、）私問、衣服令云、四位深緋衣者、而何用紫裏、若有所見乎、答、本條之中無其文、但論語陽貨篇云、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皇）孔安國注云、朱正色、紫間色之好者、惡其邪好而奪正色。案春秋釋例、依赤入於黑成間色（論語古注）紫不以爲褻服、當暑縠絺綌必表而出、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注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縫殿式云、雜染用度、深緋綾一疋、茜大卅斤（式）紫草卅斤、淺緋綾一疋、茜。卅。者、（式）（大式）檢經籍文、以朱紫爲正間之色、據縫殿式、交茜紫染深緋之色、依此而觀、以正色爲表、以間色爲裏、今謂緋衣之裏、已非褻服「之具」（其カ）誠雖無法式之文、蓋相稱中外之色歟、（往代之議、定准此文歟、就中四位深緋、以茜交染紫、五位淺緋、茜不交紫、深緋裏者、紫似色類不違也、）

大政官符　檢非違使

雜事五箇條

一應衣袖幷袴廣同以一尺六寸爲限事（新抄格勅符）（上文）

右得檢非違使去十二月廿九日奏狀偁、寶龜二年格云、其袍袖口闊、五位已上一尺爲限、六位已下八寸、女亦准此、彈正式云、衣袖口闊無問高下、（同上文）作一尺二寸、已下其腋闊者一尺四寸、其表衣長纔着地、（上文无）（令カ）見袴襴不得着地、（彈地新）齊衡三年二月廿六日宣旨。衣袖（新）闊一尺二寸、已下表衣長纔着地、又衣缺腋者、自膝而上五寸爲限、（上文）

袴口闊又同袖口、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官符云、袖闊一尺八寸已下、同二年六月五日宣旨云、袴廣以二尺可爲（上文）其限者、齊衡以往、袖闊一尺已下、衣長纔着地、長保以來、（上文）袖闊一尺八寸、袴廣及二尺、似（以新）過其大、還增其限、彼狹少之時、人民習而不從、況寬大之今、衆庶乖而難行、夫法有弛張、政貴儉約、衣袴一色、何以如此乎、伏檢唐朝例、訪天夫家（文新）厭衣小裳大、謗無故高冠、仍往代之制、袴闊同（新）「袖」（新）歟、縱「從」（新）民心不可蹤矩、其袖闊一尺六寸、袴廣同亦准此、又巾子之高、復舊可減者、左大臣宣、奉勅、袖袴之闊、既存儉約、宜以一尺六寸爲（同新）其限者、（新）故以前事所仰如件、使宣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參議從三位行左大辨兼勘解由長官藤原朝臣（行新）（史カ）（紀略）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手親新）

吏部記、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七日、（新同、下文同）兵庫頭忠幹傳右大臣消息云、近日有被定行儉約事、多是依奉祭使、及出立五節妓者費多也、自餘雜事、諸卿色々有定申、就中下襲長、親王出袍襴一尺五寸、大臣一尺、納言八寸、參議六寸、公卿節會日得用綾、六位不得着襖子、下人獵衣不得用手作布、又紅花染色、禁用蘇芳、王卿各可相愼糺、雖未下宣旨、且用意宣歟、報云、大臣親王服色、不異已存式、今親王衣長於大臣、頗以過差矣、承隨公定而已、

親王以下下襲長、雖不立制法爲知聖代定、載件日記耳、

纖着袖幷袴闊一同之事

太政官符、刑部、彈正、左右近衛、左右衛門等、省臺府
應レ令二左右近衛府番長以下、供奉諸祭之日着一縑白絹一事（上文）
右太政官去年十一月十三日符偁、諸司史生豪富之輩、不レ量二身（上文无早）之一舉下、唯好二服（上文无）之一鮮美、雖二貧薄者一積習不レ改、因レ茲着用之家自多、縑絹之直已貴、時俗之弊、職此之由、右大臣宣、奉レ勅宜下加二（上文司）下知一諸。史生以下着二縑及白絹一早從二禁止一、但諸衛府生、殊免二着用一者、今撿二案内一、件番長以下等、供二奉諸祭一着二縑白絹一、流例尚矣、而今新制既立、嚴禁難レ侵、若不二着用一、似レ踈二神事一、同宣、奉レ勅、國之大事、莫レ如二祭祀一、宜下更下二知近衛府番長以下等一、供奉諸祭之日、免二其着用一者、省臺府宜二承知一、依レ宣行レ之、符到奉行、
右大辨源朝臣
天曆二年三月十五日
左大史三國眞人

或人云、賀茂齋内親王禊祭日、藏人所陪從、令レ奏二聞事由一、着二綾青色一之時、可二早着用一之狀、召二仰申請之人一、不レ仰二糺彈之官一者、
案レ之、被レ聽二禁色一之時、必仰二御史廷尉一、而此一事不レ被レ召レ仰、於レ從二破却一可レ無二疑慮一、然而自レ古至レ今、雖レ見二不彈一、爰或雲上客云、只仰二着用之人一、不レ仰二糺彈之官一、是例也、藏人所陪從、先參二大内一、御二覽裝束馬鞍一、次參二齋院一、奉レ見二行事上卿一、若依レ經二天覽一、斟量有二聽許一歟者、如レ此之事、可

レ尋二故實一、糺彈之職、宜レ有二用意一、所レ謂以レ情審察、猶須二會釋一者也、
右辨官下二撿非違使一
雜事二箇條狀
一應レ制、止賀茂祭使等裝束儲二具一幷從者數多（今カ）今着二違法衣袴一事
右人之儀從、隨二位有一數、仍去天延二年件使等、從者數定、下知先畢、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已下四人也、又不レ可レ令レ着二禁色一之狀、同以仰畢、而歲月稍移、奢僭更甚（競カ）、競多二其員一、各珍二其衣一、方今燒風已扇、民烟不レ贍、何壯以二一日之觀一、空失二百年之資一、左大臣宣、奉レ勅、宜二重下知一勿レ過二先定一、又件使等裝束儲二具一、幷從者違法衣袴、一切禁遏者、
永祚二年四月一日
左大史大春日朝臣良辰奉
彈正式云、裁二絹（絁式、下文）一爲二獵衣袴一、纐白。縑着二從女衣裳（裝下文）一、以レ絲葺レ車、及用二金銀餝等一、悉皆禁斷、但金塗（泥式）釼非二制限一、
乘事之制、粗見二此式一、唯止有レ葺（准カ）レ絲用二塗釘一之文一、未レ明二踏蹋懸下簾之法一、況檳榔毛車制數等、亦無二其限一、然而古今之間、王卿皆用レ之矣、凡厥下簾用否、車副多少、蓋是承前之事、宜レ依二古來之例一耳、（檳侶之事、亦倣二此法一、）
寛平六年五月十二日官符云、男女有レ別、禮敬殊著、而頃年上下惣好二乘車一、非レ施二新制一、何改二弊風一、

上文五百九十六頁

左大臣宣、奉ㇾ勅、不ㇾ論ニ貴賤一、一切禁制、〔「斷」下文〕

使廳續類聚云、寛平七年正月五日宣旨、无品齊世親王、明日許ニ聽乘車一、同九日宣旨、中納言藤原朝臣諸葛、民部卿藤原朝臣保則等宣聽ニ乘車一者、親王公卿惣制ニ乘車一、明經學生秦維興、依ニ輙乘車一、被ㇾ斷ニ其罪一、即處ニ違式之科一、依ニ多事一具不ㇾ載、

同七年八月十七日宣旨、奉　勅、男聽ニ乘車一、見ニ同類聚一、

男乘車之制、隔ニ一年一停止、爲ㇾ見ニ舊法一、大略記注、

太政官符　輜玉、甫遠反、左氏傳、杜預曰、輜車之有ニ郭蔽一者也、漢書、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邵曰、車耳反出所ニ以爲一ニ蔽一、屏翳塵泥也、廣雅、輜箱也、謂ニ之輢一玉曰、甫遠反、說文、車耳反出也、廣雅、輜謂ニ之輢一也、箱思揚反、毛詩傳曰、大車之箱也、蒼頡篇、車廂也、說文、大車牡服也、

雜事十一箇條

一應ニ重禁ニ制六位以下乘車一事

右太政官寛平六年五月十二日符偁、男女有ㇾ別、禮敬殊著、而頃年「五月十二日」〔上文及新无〕符偁」上下惣〔新〕无「好」ニ乘車一、非ㇾ施ニ新制一、何改ニ弊風一、左大臣宣、奉　勅、不ㇾ論ニ貴賤一、一切禁斷、又同七年八月十「七」〔上文〕日宣旨偁、奉ㇾ勅男聽ニ乘車一者、其後雖ニ車聽乘〔新〕之「之」〔新〕无者、非ㇾ無ニ等差一、而卑位凡庶之人、不ㇾ量ニ涯分一、恣以乘用、或加ニ黃金之飾一、轉濫ニ朱輜之體一、同宣、奉　勅、自今以後六位已下乘車、一切停止、但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公卿子孫及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生不ㇾ可ニ必制一者、伏案符旨、依ニ彼人之等差一、可ㇾ有ニ車之分別一、未ㇾ定ニ其體一、猶遺ニ此疑一、又諸禁色、皆從ニ破却一、不ㇾ聽ㇾ乘之輩、若誤乘之日、其車必可ニ破却一、但牛馬之。如何、重案ニ律案一、牛非ニ唯駕車之備一、兼復爲ニ耕稼之本一也、返給可ㇾ宛ニ他用一歟、沒官可ㇾ經ニ公用一歟、同請ニ裁定一、宣ニ以遵行一者、同宣、奉　勅、車只禁ニ制華美一、牛亦返ニ給本人一者、

長保二年六月五日〔以前狀、辨史署所見ニ上條一、〕

或人云、不ㇾ可ニ乘車之者、與ㇾ可ㇾ乘之人一、合乘者、主客可ㇾ有ニ罪哉一、答、不ㇾ可ㇾ无ニ罪一、主人處ニ不應爲輕一、合乘之者、可ㇾ處ニ違式一、又同月事　兩人罪異、若處ニ一罪一、可ㇾ有ニ首從一歟、答、名例律云、共犯罪

上文十五百九十七頁

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幷公卿子孫及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生不ㇾ可ニ必制一、

新抄格勅符　長保元年七月廿七日〔五「新」〕以前狀、辨史署所見ニ上條一、〔法曹至要抄中〕

右辨官下ニ檢非違使一、

雜事三箇條

一應ニ重禁ニ制〔新法〕六位以下乘車一事　長保元年〔上文〕

右同前奏狀偁、同前符偁、寛平七年八月十七日宣旨偁、奉　勅、男聽ニ乘車一者、其後雖ニ車聽乘之ㇾ聽ニ乘車一者、非ㇾ無ニ等差一、而卑位凡庶之人、不ㇾ量ニ涯分一、恣以乘用、或加ニ黃金之飾一、轉濫ニ朱輜之體一、同宣、奉ㇾ勅、自今以後六位已下乘車、一切停止、但外記官史、諸司三分已上、公卿子孫及昇殿者、藏人所衆、文章得業〔上文〕生、不ㇾ可ニ必制一者、伏案符旨、依ニ彼人之等差一、可ㇾ有ニ車之分別一、未ㇾ定ニ其體一、猶遺ニ此疑一、又諸禁色、皆從ニ破却一、不ㇾ聽ㇾ乘之輩、若誤乘之日、其車必可ニ破却一、但牛馬之。如何、重案ニ律案一、牛非ニ唯駕車之備一、兼復爲ニ耕稼之本一也、返給可ㇾ宛ニ他用一歟、沒官可ㇾ經ニ公用一歟、同請ニ裁定一、宣ニ以遵行一者、同宣、奉　勅、車只禁ニ制華美一、牛亦返ニ給本人一者、

長保二年六月五日〔以前狀、辨史署所見ニ上條一、〕

或人云、不ㇾ可ニ乘車之者、與ㇾ可ㇾ乘之人一、合乘者、主客可ㇾ有ニ罪哉一、答、不ㇾ可ㇾ无ニ罪一、主人處ニ不應爲輕一、合乘之者、可ㇾ處ニ違式一、又同月事　兩人罪異、若處ニ一罪一、可ㇾ有ニ首從一歟、答、名例律云、共犯罪

而本罪別者、雖相因爲首從、其罪各依本律首從論者、由是案之、以主人爲不應爲之首、以合乘爲違式之從耳、但至其首從、臨時可定、以先唱之者、可爲首之故、又云、無位孫王、可乘車者絹袴哉、答、擧輕明重、律條所指也、公卿在下、子孫猶聽乘車、親王加上、子孫可聽乘車、然而新制之意、難可因准、何者諸司雖有七位、八位之允佑、綸言所聽也、諸國雖有六位七位之介掾、制符所拘也、所謂非常之斷、人主專之、偏守輕重相明之文、何定王卿勝負之法、然則无位孫王不可乘車、天延三年三月一日官符云、五位以上及昇殿、六位以下所着絹袴、勿必切勘着可聽絹袴、已立其限、无位孫王、亦以難着耳、

太政官符檢非違使

雜事六箇條

一應禁制車輿華美事

此注〔新〕无

内匠式云、牛車一具、屋形（長八尺、高三尺四寸、廣三尺二寸、）

得檢非違使去十二月廿九日〔上文五百九十八頁〕

右同前奏狀偁、長保二年六月五日宣旨云、車只禁制華美、牛亦返給本人者、華美之體、儉約之法、不別位階、無有異同、其器物之類、隨人不同、須依品秩以異形勢、四位網代、五位席張、六位板車、床不可塗漆不得照耀、又造高大、一切禁斷、然則華美自斷、儉約可存者、同宣奉勅、依先宣旨、只禁斷華美照耀、但至于輪轅轂、公卿及少納言辨、六衛府次將、殿上侍臣用之、自餘一切禁斷者、

一應禁制。諸衛番上以下悉乘馬事

右同前奏狀偁、檢案内、諸司馬料、具存式文、只給品官以上、不充番上以下、諸司史生、諸衛府生、不可必乘之由、明見馬料之條、而新定乘車之品、未詳騎馬之制、因斯番上之類、院宮王臣家、雜色人等、不知法之所拘、偏從心之所欲。各催至駿之所行、還忘下馬之禮、非唯尊卑之別、自多致財貨之費、命件番上以下時從之徒、恐以乘馬滅皆禁制、不憚朝章、若有違犯、鞍淮車早破却、馬如牛給本人、但左右衛門府生、帶檢非違使、左右近衛爲看督使之者、已給御馬、不在制限、凡厥依公事得乘者、任舊儀勿禁遏、又羸老扶杖之輩、猶仕本司之人、量其勤勞、特以聽許、彼施炯誡之中、欲知矜老之道也者、同宣奉勅、諸司諸衛番上以下乘馬之輩、宜加制止、但三局史生、諸衛府生、或營劇務、或勤警衛、如此之者、不可必制者、

長保二年閏十二月八日

以前狀、辨史署所見第一袖袴廣條、

問、僧尼美車可制哉否、

答、僧尼令云、僧尼有犯、准格律令徒年以上還俗、如犯百杖以下、每杖十、苦使十日、義解云、其格律者、元爲俗人設法、不爲僧尼立制、是以稱准也、犯苦使已斷訖、未付三綱者散禁、若未經斷者付寺條對者、華美之車、先爲俗人立法、照耀之禁、縱雖僧尼難犯、仍須車早破

續日本紀靈龜二年十月壬戌重禁內外諸司薄紗朝服六位以下羅幞頭其武官人者朝服之袋儲而勿着及幞頭後脚莫過三寸

却、身從寬免、即令寺行其苦使、唯夫僧綱、錄名奏聞而已、允亮答用[式]

彈正式云、綾者聽。五位以上朝服、六位以下不得服用、

又云、元正之日、糺彈五位以上諸王諸臣、威儀幷著用物色違制、及朝拜刀禰等非違、諸卿准此、

又云、除禮服幷參議已上牛臂五位已上幞頭之外、不得着羅、

冠制略、見此條幷下制服條等也、但長上番上、垂纓卷纓、法式之中、章條未明、古老云、延喜之初、式部史生、皆以垂纓、延喜以來、自以卷纓者、官人以下專無別制、共可垂纓、更有何疑、或人云、延喜式部史生之中、有容儀端正之(有脫字歟)途中俄遇法帝臨幸、下車跪候、帝覽曰、彼何人乎、侍臣奏式部史生也、帝曰、容顏端正、爰可誤郎中、若判官史生之間、无裝束分別之法哉者、始自彼時、一分卷纓云云、爲開後毘之蒙聊記國史云、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十月壬戌、重禁幞頭後脚莫過三寸、養老七年八月甲午、太政官處分、朝廷儀式衣冠形勢彈正式部、摠知糺彈、頃者冠纓長垂、過越接領、臺省二司、明加告示者、纓長法見此文也、其過長非有改張、難改風俗、

又云、婦女袷裳不論貴賤、一裳之外不得重着、單裳不在制限、又云、婦女得着夫衣服色、但節會之日不在此限、又云、錦衣者、內命婦及女王幷五位以上嫡妻子、並節會之日聽通服、繡者不在聽限、

雜式云、大簪聽妃已下三位已上及大臣嫡妻、其烏尾扇聽四位及參議已上嫡妻、及女子自持、不得歸令人執、

元慶九年敕史欠

案衣服令取意文也

彈正式云、諸王諸臣、衣服食物不得盛飾、以行宮中違者彈之、

又云、貂裘者參議已上聽着用之、

右少史凡春宗仰之、並辨橘朝臣廣相傳宣、奉

元慶九年正月十六日

勅、參議四位以下、着用貂裘一切禁斷者、

右衛門府生盖友益友奉

彈正式云、市人不得以白綾夾纈等、爲車屋形裏惠、以雜楷色爲從者衣、以綠色編竹成文爲簾、及將從四人以上、

又云、无品親王、諸王、內親王、女王等、衣服色、親王着紫以下、孫王准五位、諸王准六位、服色者用纐、

衣服令云、親王諸臣一位以上、朝服並深紫衣、三位已下五位已上、諸臣二位三位、並着中紫、淺七位淺衣令、

綠衣、八位深縹衣、初位淺縹衣、无位黃衣、

彈正式云、蘇芳色者、親王以下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及嫡妻子、幷孫王並聽着用、

又云、大臣帶二位者、朝服着深紫、諸王二位已下五位已上、諸臣二位三位、並着中紫、五位已下文

又云、滅紫色者、參議已上聽通用、三位已上聽着牛臂、

滅紫雖讀音、古老稱黑紫、至參議以上、雖可用下襲、當時行事、王卿幷侍臣、聽禁色之輩、

着蘇芳下襲、即用黑牛臂、今件黑牛臂、已是黑紫也、或云、表黃裏蘇芳、以之號滅紫、衛門府

三代格欠

風俗歌云、多々良女乃花乃「如」加以、禰利好年夜滅紫色好年夜、此風俗歌、頗似『此說』者、然而猶不」得」意、或云、昔爲『侍中』之人着」之、似『支子(カサ)之上染蘇芳(スハウ)、如『東宮御服之色』者、就『此所』疑者、衣服令中、有『服色條下重條』也、即置『黃橡色、紫近』之矣、若表黃橡、口紫單淺紅歟、今案、元稹躑躅詩曰、滅紫襯口口云々、躑躅或有『紫染之色、其染色之用、交』紫蘇芳『也、撿』縫殿式、滅紫之色以」紫染」之、然則古老所」傳之黑紫、號『當時所』着之黑半臂、色類不」異、名實相同者也、況五行大義云、北方水色、黑紫色者、爲『正色』、春秋釋例云、火丙畏(ヒサ)於水、故以『妹丁』妻『壬、赤入』於黑、故北方間色紫也、女士(工サ)今說、染黑半臂、用『紫蘇芳』者、赤入」黑、更成『紫色、黑爲『正色、紫爲『間色、此等之文、其義不」違、仍彼稱『黑紫』可」謂『正說』歟、

又云、親王以下五位以上、及內親王、孫王、女御、內命婦、幷參議以上、非參議三位嫡妻女子、大臣孫女藏人等、從並聽『着『染袴』、

又云、赤白橡袍、聽『參議已上着用』、

又云、五位以上女、依『父蔭(得」着)』禁物(雖爲『六位以下妻、猶得」依『父蔭』、太政官符『衣服令集解』三葉)

弘雜格云、。應」改『七位初位當色』事、右被『右大臣宣』。奉(傰『集』)」勅、今聞、漢家之制、略異『此間、綠縹之淺不」着『當色、知而不」改『服制』无」節、蕃客朝覲、如見之何「年」七位者同。深綠、初位者共服『深縹、自今以後立爲『恒例』、

三代格欠

彈正式

大同元年十月七日〔衣服令集解〕

彈正式云、六位七位朝服、同着『深綠、八位初位共服『深縹、(服〔西宮記〕)

弘彈格云、太政官符、應」聽『內外諸司人着『薄朝。事、右撿』去延曆十一年。月十九日勅例、禁」着『件色、今被『右大臣宣』。奉(傰〔西宮記〕)」勅、自今以後宜」莫『禁制』、(斷〔西〕)

弘仁五年閏七月廿六日〔西宮記〕

彈正式云、聽『內外諸司等着『薄朝服』、

又云、淺杉染袴、朝座公會、悉聽『服用』、

又云、。諸司(內外〔式〕)不」論『把」笏、非』把」笏者、公事公會之所、悉着」靴、自餘時着」履、(把」笏者、雖『非公會、雨泥之日聽』着」靴、)又庶人等通着」履、

深履

私案、把」笏之者、雖」非『公會、雨泥之日、可」聽『着」靴者、轅着『深履、不」入『禁中、蓋避」非『把」笏之非『法物』、又不『着用』歟、自『上古』制來尙矣、推『尋事理、似」有『由緒、但破却之處、宜」誡『此旨、或問、深履之脛巾、若有『其寸法』哉、本法定『幾寸中分『半靴』乎、答、彈正式云、「表(上文无)」衣長纔着」地者、只裁『着地之程、未」制『服身之法、依」此案之、人已有『長短、衣隨『其長短、若定『衣之寸尺、恐有『人之長短、着用之處、必是不」合矣、脛巾長短亦以如」此、仍本條之中、无『脛巾之法、以」當

脛巾半、名謂半靴、今見所用、不可爲疑、

式部式云、神事及齋會之處、不得着深履、

私案、依有奉幣之事、行幸八省之時、不着靴。奉、是存此式歟、亦稱齋會、已稱佛事也、

而長保三年三月十日、爲大疫災、被修仁王會、有臨時之議、幸八省之處、准御齋會、着靴

供奉、今撿典憲、頗似依違、但雖存式、宜隨時儀、公家爲事被之內、時猶可由式意、不可依時儀、

衣服令云、服色、白、黃丹、紫、蘇芳、緋、紅、黃櫨、纁、蒲萄、謂、纁者三染絳也、蒲萄者紫色之最淺者也、綠、紺、縹、桑、黃、楛衣、蓁、

柴、櫟、墨、如此之屬、當色以下、各隨得服之、謂、假令着紫之人、隨得服蘇芳、以下諸色之類、此條包爲男女立制、

講書私記云、朝服之色、從位立法、今此條爲下重立也、私論語鄉黨云、紅紫不以爲褻服、當

暑縉綌、必表而出。孔安國曰、當暑、論无、皇无暑則單服、綌之論古加上衣也、綌葛也、必表而出。之論古加上衣也、綌葛也、必表而出。之論古加上衣也、綌葛也、必表而出。

彈正式云、公私奴婢服、黃蒲萌淺紅赤練橡白橡黑染、其裙、青赤色布等色聽之、紫緋綠紺縹等、不須全色、唯得繧紕裁縫、（裾ヵ）（絁ヵ）

又云、親王以下、車馬從服色、通着皂（黑ヵ）及躑躅染青褐、自餘色皆斷之、其女從衣者、通着黃赤練蒲萌退紅中綠淺綠橡白橡墨染等也、（式）（式）

案上天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諸衛舍人諸司、幷院宮諸家雜色以下（上文无）等（法曹至腰抄）禁制已重、然則依新制旨、不論布麁細色淺深、雜色以下不可着用歟、（人）。着手作衣袴、

兵部式云、每年錄諸司官人、及把笏番上、八位已下名簿、移彈正臺、令糺服色違濫、私案武官（官武官錄可移歟、若武官限者、式部又錄文、（之ヵ）官可移、而式部式无此條、）歟、將雖文

問、爲僕從之輩、以絁絹之類可爲衣服哉否、

答、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云、貴賤之衣、既有制度、上下之服、非无等差、而今板築荷擔之類、奴婢僕從之徒不知身分、好着手作、宜特下知嚴加制止、（上文）着（上文）誤

弘仁九年四月八日、下看督使宣旨云、禁制女人裝束事、少將滋野宿禰貞道宣、奉勅、從者麻服之外、悉禁斷者、僕從之徒、制着手作、女之類又聽麻服、舉輕明重、是絹又絁、全禁着用更無疑、

又問、可着履哉否、

答、衣服令云、制服无位、皆（令）皂縵頭巾、黃袍皮履、朝廷公事則服之、尋常通（得（令））着草鞋、義解云、謂

庶人服制亦同也者、无位之輩、雖仕諸司公事之外、遍着草鞋、況彼庶人車馬之徒（從ヵ）是私供也、何着皮履乎、

長保二年七月十七日　　允亮自問答

太政官符　五ヵ撿非違使

雜事六箇條

一應禁斷諸司雜任以下輒着絹絁皮履事

右同前奏狀�something、天曆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官符（上文）（新）无云、貴賤之衣、既有制度、上下之服、非无等差、而（類ヵ）（新）无今板築荷擔之者、奴婢僕從之徒、不知身分、好着手作、宜將下知嚴加制止、彈正式云、縫白衣裳、（式、上文）上文无絹、（上文十三）（新）有縑貞道宣、奉勅、從者麻服之外悉禁斷、衣服令云、制服无位、包（皆皂（令））縵頭、巾黃袍皮履、朝廷公事則服之、尋常通、着草鞋（得（令））（忘ヵ）（十（皂、新）同）義解云、謂庶人服制亦同也、而忌彼紵布之禁、更好絹絁之衣、又无位之者、雖仕諸司、退食之後、通着草鞋、況車馬將從何着皮履乎、（世之（新））凋弊、无不依斯、諸司番上之外、雜任之輩、院宮諸家雜色人、車馬僕從幷下女、僧尼童子等、輒着用絹絁皮履、一切禁斷、但太政官（新）无史生召使、文殿使部、內豎大舍人、諸司伴部、書生、諸衛舍人、藏人所小舍人、供事之時、殊從寬恕、不可必制者、同宣、奉勅、絹絁皮履、或依法式、或存節儉、須任申請、殊加制止、但太政官召

上文參看

弘仁九年宣旨逸史不載

紵布

下女

文殿

使、文殿使部、內豎大舍人、藏人所小舍人等、除供事「時之」外、一切禁制者、故〔新〕

新抄格勅符載
長保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以前狀幷史署、所見第一袖袴廣條、（僕脫カ）蒲（上文）

揚名據目此文源語秘訣引之云政事要畧（惟宗允亮撰）卷六十七云々儀制令當作衣服令

問、人之僕從、不可着履、但諸國揚名據目等、爲車馬從之日、依列僕役、猶可制哉、爲帶據目不可制哉、答、尤是可制、明有其證、「儀制令」云、武官禮服衛府督佐、並位襖加繡。襠注云、兵衛佐不在此限、以下准此、義解云、謂依官位令、兵衛佐是正六位下官、其雖任五位、不可同替、依相當法制禮服故也、仍須依朝服法、淮志以上加錦襠、若六位任三衛佐者、亦淮志以上法也、又云、朝服衛府督佐、並皂縵頭巾、其志以上並皂縵頭巾、說者云、兵衛佐亦同、仍縵頭巾耳、僧尼令云、僧尼聽着木蘭青碧皂黃及壞色等衣、餘色及綾羅錦綺、並不得服用、違者各十日苦使、輒着俗衣者百日苦使、又云、僧尼有私事訴訟、來詣官司者、權依俗形參事、義解云、謂依俗形者、既爲俗形、即須稱俗姓名也、參事者參對官司、申論事緒也、又儀制令云、內外官人有特其位蔭、故違憲法者、六位以下。宜聽量情決、答、義解云、即於本司犯是也、若在外犯者、自依贖法者、據此等文、雖帶五位以下若任六位以下官者、禮服則不加繡襠、可加錦襠、朝服亦不着羅頭巾、可着縵頭巾、又僧尼與俗人之間、衣裳之製雖異、訴訟詣官司之時、服用之色相同、制止其履、淮而可知、況以可着履之身、從可着履之職、猶着例履、不着彼履、所謂特其位蔭、故違憲法之類也、處斷无所避、決笞笞卄可行、若在外犯徵銅合贖、允亮答

勘申无位孫王衣服色幷着禁色羅狀事

右檢弘仁式云、无位孫王准五位、其服色者用纁、元慶七年五月一日奉勅、宣旨云、聽二二世眞實王着青白橡、雜律云、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名例律云、六儀者、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條云、應議者、犯流罪以下聽贖、又云、笞卅、贖銅三斤者、據此等文、无位孫王、可着纁色、自非有奉勅宣旨、不可着用青白橡等衣、若當色之外、着禁色者、可謂犯違式罪、答卅者也、孫王是入六議之內、議減一等、猶笞三十、須徵贖銅三斤、仍勘申、

天慶五年二月十日、大判事兼勘解由次官明法博士大和介惟宗朝臣公方、依陽成院仰勘申、

式部省問大同二年四月廿九日

直丁着何色服、以直本司、又召追諸司、使部之職、若使部、或假病不直本司、此時得使直丁召諸司哉、

明法博士讃岐公廣直答

答、衣服令、无位黃袍、注云、家人奴婢、橡墨衣、令文云、无位、注云、奴婢、然則庶人之服、亦在其中、准唯カ

不ㇾ顯ニ服色一、須ㇾ同ニ无位一、又諸司使部、依ㇾ令多數、悉病悉假、豈其然哉、儻有ニ此類一、便差ニ直丁一、无障（凶服〔令〕）追喚、儀制令云、○不ㇾ入ニ公門一、謂、凶服者、縗麻也、公門者、宮城門及諸司曹司（使ヵ）其遭ㇾ喪被ㇾ起者、朝參處亦依ニ位色一、處、並依ニ位色一也、在ニ家依ニ其服制一、

曲禮下篇云、席蓋不ㇾ入ニ公門一、注云、席蓋載ニ喪車一、又云、苞履扱（屨〔禮〕）杖（扱〔禮〕）衽厭冠、不ㇾ入ニ公門一、注云、此皆凶服也、苞蔗也、菅衰蔗鞮之非ㇾ也、問、喪日親始死扱（伏〔禮〕）杖上ㇾ衽、厭猶ㇾ伏也、喪冠厭也、苞或爲ㇾ（使ヵ）非（禮无）ㇾ也、」釋云、○謂、被ニ徵興一也、古記云、被（起興也〔集〕）起、謂、上條奪ㇾ情從ㇾ職、是格後勅、起家、謂、解ニ官停一家之徒、召起、補任是也、釋云、市門、倉庫、國郡、廚院、驛家等類、不ㇾ稱ニ公門一、但國郡、廳院。門者、是爲ニ公門一耳、穴云、於ニ市其曹司院一、是爲ニ公門一耳、〔集〕○釋云、上文凶服者、若入ニ公門一、可ㇾ服ニ位色一、今被起人、亦依ニ位色一、故稱ニ忽耳一、或云同、穴云、朝參處亦依ニ位色一、「謂、凡公事及就ニ私事一申訴、入ニ宮內一者、」亦依ニ色爲一ㇾ不ㇾ合ㇾ（同令云ヵ）凶「故亦」凶服不ㇾ入ニ公門一之義也、月令公義、案ニ律曆志一云、黃鐘、黃者中之色、君之服也、會要云、乾元々年十月一日、知司天臺事鶡傾奏ニ（且〔集〕）五官正、奉ㇾ勅創置ニ其官職一、配ニ五方一、下稽ニ五方一、上稽ニ五緯一、臣諸冠上、加ニ皇珠衣一、從ニ本方正色一、至ニ正冬朔會及諸大禮一、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爲ニ恒式一、勅旨依（在ニ冠部一）者、君臣服色、皆象ニ五方一、但綠縹朱紫之色、必不ニ正色一、或依ニ間色一焉、

五行大義云、五色者、東方木爲ニ蒼色一、南方火爲ニ赤色一、中央土（王ヵ）爲ニ黃色一者之色也、西方金色白、北方

色黑、此五者爲ニ正色一、其變色亦五、春秋釋例曰、土戊畏ㇾ木、故以ニ妹乙一妻甲一、以ニ黃入ㇾ青、故東方間色綠也、金庚畏ニ於火一、故以ニ妹辛一妻ニ於丙一、白入ニ於赤一、（火カ）（壬ヵ）故南方間色紅、木甲畏ニ金一、故以ニ妹乙一妻ニ庚一、青入ニ於白一、故西間色縹、大丙畏ニ於水一、以ニ妹丁一妻ニ壬一、○赤入ニ於黑一、故北方間色紫也、水壬畏ニ於土一、故以ニ妹癸一妻ニ戊一、黑入ニ於黃一、故中央間色騮黃、五行書云、甲爲ニ青、乙爲ニ綠、丙爲ニ赤、辛爲ニ紅、庚爲ニ白、己爲ニ縹、壬爲ニ黑、丁爲ニ紫、戊爲ニ黃、癸爲ニ騮黃一、此皆天爲ニ本色一、妻爲ニ雜色一也、今之行事、昇殿之輩、重喪之者、四位、五位、六位、皆着ニ黑橡袍一（可ヵ）耳謂（令謂）非也、儀制令云、其遭ニ喪被一起者、朝參處亦依（位ヵ）○色、義解云、○入ニ公門一及朝參處、並依ニ位色一者、位色各異、不（忘ヵ）可ニ妄輒着一、已下有ニ罪何无一所ニ憚、猶四位五位、共着ニ本色之淺、六位以下、又着ニ本色之淺一、是合ニ法意一、但三位以上、着ニ黑橡袍一、頗有ニ所據一、凡位色皆是五方之色、或正方色、或間色也、橡袍其實黑色也、黑色者紫之本色、夫於ニ物或有ニ本皁末貴一、或有ニ源狹流廣一、此紫色、本色皁、間色貴、仍爲ニ皁下之色一、着用、得ニ其義一也、唐令云、（六典四）凶服不ㇾ入ニ公門一「春」（者カ）如ニ此令一者、猶可ㇾ着ニ本色之淺一、今案、○（本脫カ）朝而着ニ本色之淺一、是依ニ唐令一、不ㇾ好ニ美色一歟、就ニ中殿上辨官一、重服之間、雖ㇾ着ニ橡袍一、有ㇾ政之日、更着ニ位袍一、備儛入ㇾ內、猶着ニ位袍一、爰知、着ニ橡袍一非ニ着ニ位袍一理也、但諒闇之年、殿上侍臣、聽着ニ黑橡袍一、「之ニ（无ヵ）辨官從ニ政之日一、亦着ニ位袍一、雖ニ稱ニ先例一、未ㇾ得ニ其意一、依ニ私裹一着ㇾ之人、縱改ニ用位色一、依ニ公定一着ㇾ之輩、何更用ニ之定一、偏存ニ道理一、不ㇾ可ニ確執一、若无ニ變應之情一、難ㇾ避ニ謗毀之詞一、若ㇾ公間ニ法意一、猶須ニ「答ニ」（合ヵ）正理之旨一、問、諒闇之（淺〔上文〕）中ニ正式云、大臣帶ニ一位一者、朝服着ニ深紫一、諸臣二位三位、並着ニ淺紫一、遭喪被起之時、已脫ニ凶服一、須ニ着ニ位衣一、況至ニ輕服一、只除ニ帛衣一、仍雖ニ用ニ平絹之袍一、不ㇾ改ニ本階之色一、

六典作各依本品位着淺色純緣

饗應

應和　鈍色

也、但世俗之體、衣裳之間、依二其深淺一、各稱二表裏一、未レ有二以他色一爲二裏色之法一矣、今屬二諒闇之年一、恣付二鈍色之裏一、无レ有二正文一、似レ案二彝倫一、又問、輕服人着二鈍色一有二所見一乎、答、喪葬令云、天皇爲二本服一二等以上親一、喪服錫紵爲二三等以下一及諸臣之喪、除二帛衣一外、通用二雜色一、義解云、錫紵者細布、即用二淺墨染一也、帛謂二白練衣一、舊說云、此令者除二重服一外親是服二錫紵一、其重服者素服一年、又云、通用二雜色一、謂、紫蘇芳等色皆用色者、雖レ奉二爲帝王一先置二此文一、而亦於二臣下一可レ准二件法一、輕服之者、着二鈍色之衣一也、又紫蘇芳等、共入二雜色一、隨則應和以往、下襲赤練柳表袴青鈍通用件色也、而近代之例、偏着二鈍色一、人之違越、世之訛誤也、

長保四年正月廿七日　　允亮

唐曆云、武德五年、是歲高祖、問二秘書丞令狐德芬一曰者、大夫冠、婦人髮、競爲二高大一何也、對曰、在二人之身一、冠髮爲二上飾一、所二以古人方一諸君上、昔東晉之末、君弱臣强、江左士女莫レ不二衣小而裳大一、及二宋武正位之後一、君尊臣卑、衣裳之制、俄亦變改、此即近事之徵、天地灾記云、人君及人民、更无レ故高二其冠一、是謂二上下忘一其君、逆二臣天一、鏡經之、人君及人民无レ故高二其冠一下无一其上一、

衣冠違法之制、具見二上件之文一、非二唯人民之費一、兼惡无二居上之徵一也、爲レ備二後鑒一、聊載二前規一而已、

彈正式云、五位以上通用牙笏白木笏、前詘後直、六位以下〔式〕官人用木前挫後方、

禮玉藻篇云、天子搢二珽一、方正於天下一也、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无二所屈一也、或謂之大圭、圭長三尺、圭上終二葵首一、葵首者於二杼上一又廣二其首一方如二椎頭一、是謂无二所屈也一、則恒直、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白（者ヵ）炤、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二於天子一也、荼、讀如二舒遲之舒一、舒懦者、所二畏在一前也、詘謂二圓敦一、其首不レ爲二椎頭一、諸侯准二天子一、屈爲レ是、以謂二笏爲一荼也、大夫前屈後屈、无レ所二不レ讓也一、大夫奉二君命一、出入者也、上有二天子一、下有二己君一、又敦二其下一而圓也、笏天子以二球玉一、諸侯以レ象、大夫以二魚須一、文竹、士以レ竹、本象可也、球〔珠ヵ〕、美玉也、文猶レ飾也、大夫士飾レ竹以爲レ笏也、大夫前屈後屈、无レ所二不レ讓也一、君並用二純物一、（也〔禮〕）見二於天子一、與射无レ踊之時、不レ在二於記事一也、小功不レ說レ笏、當事免則說レ之、（免、悲哀興輕不レ當レ事可二以搢一レ笏也、）既搢レ笏必盥、雖レ有二執一於朝、弗レ有二盥矣一、搢レ笏、（輕盥ヵ）爲二凡有一指說（タッスル）笏、入二大廟一說レ笏、非二古也一、言、凡吉事无レ所レ說レ笏也、中准（唯ヵ）君當事說レ笏也、笏畢用也、因飾也、笏度二尺有六寸一、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レ一、殺猶レ杼也、天子杼上終二葵首一、諸侯不レ終二葵首一、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一寸半一也、大夫前方後挫レ角、圓二其上角一、變二於君也一、士前後正、士賤與二君同一不レ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諸侯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正義曰、史　象笏者、史謂二大史一、亦有二史官一也、態氏云、案、下大夫不レ得レ有二象笏一、有二象字一者誤也、態氏又解與二明山賓一同云、有二地大夫一、故用レ象、皇氏載二諸所解一皆不同、以レ此爲レ勝、故存レ之耳、書二思對命一者、思、謂二意所一思念一將以告二君、對、謂二君有一所レ問以事對二君命一謂所レ受二君命一將以奉行、以レ笏書二此三事一故云、書二思對命一也、又曰、此一節論二天子已下、笏制不同之事一、方正於天下、者、言、珽然无二所レ詘、而已、端平正直、布於天下、諸侯荼、前詘後直者、前詘、謂圓殺其首後直下角、正方讓二於天子一也者、降二讓於天子一故前詘也、大

夫前屈後詘、无〻所〻不〻讓也者、大夫上有〻天子〻下有〻己君、上下皆須〻謙退、故云〻无〻所〻不〻讓也、
又曰、笏、天子以〻珠〔禮〕（以下文云〔禮〕）球〔禮〕、故知此珽、亦笏也云、或謂〻之大圭〻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者、或。玉人文也、
玉人註〻大圭、或謂〻之珽〻或者或此文也、亦終葵首者、於〻杼上〻又廣〻其首〻方如〻椎頭〻者、終葵也〔禮〕、
首、謂〻椎頭〻。故許慎說文、玉椎擊也、齊人謂〻之終葵、言〻所杼之上、又廣〻其首、廣於珽身頭、
頭方如〔禮〕椎〔禮〕「主口」推頭、故云、終葵首引〻相玉書〻珽玉六寸明白照者、證〻珽是玉〻也、餘物皆光〻照於〔禮〕外「明」
「唯〔禮〕「此」珽玉光自照〻於內〻內合〻內明也、又曰、舒儒者所〻畏在〻前也、按說文、儒柔也、所〻畏在〻前
多〻舒緩、故云、舒緩儒者、所〻畏在〻前也、又曰、知〻又殺〻其下〻者、以經云、前後屈故知〻又殺〻其下〻
故下注云、大夫士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是「也」釋名曰、笏忽也、所〻以備〻忽忘〻也、
諸家相手板經云、件經一卷書也、但內題〔禮〕者云、諸家相笏經一卷、板長一尺一寸五分、□□材理好合〻相者、亦不〻必廣二寸而薄〻象〻天也、□□下廣而厚〔禮〕以象〻地也、十二芭、十二
〻得〻用〻此、板廣一寸五分、□□材理好合〻相者、亦不〻必廣二寸而薄〻象〻天也、□□下廣而厚〔禮〕以象〻地也、十二芭、十二
時〻也、並欲〻端〻正板形、正皆欲〻完淨不〻可〻毀傷、節揚破裂、夫作〻板、□□合〻端〻正材理、完淨不〻可〻有〻毀傷節揚破裂、珽瓶隨〻所
〻在分〻上不〻利象〻也、不〻可〻上廣而厚下挾、其人觸〻事奪〻免官、舊用〻白眞檀判榆桑柘四種、□
□合相也、作笏法一尺一寸五分、廣一寸五分、厚三分、女人板亦同色、欲〻鮮潔光明、手板長一
尺二寸、一尺二寸、十二月、天王、又一尺一寸五分、方獻已下至〻于卑賤、皆不〻可〻減〻此也、
政事要略第六十七

春秋釋例云孝禮之始也

此令交在決罰中

政事要略第六十九　糺彈雜事九

致敬拜禮下馬事　僧尼事、在〻僧尼行事部〻、付出、累騎并乘主鞍馬事、左右近衛次將位色不同之時、行立次第、內外命婦分別等、見〻此中〻、節會日諸仗與文、見〻此中〻、

○致敬拜禮下馬事

禮記正義第一云、夫禮者繼〻天理〻、人倫本其所〻起、在〻天地未〻分之前〻、故禮運云、夫禮必本〻於
太一、是天地未〻分之前、已有〻禮之理〻也、其用〻之以治、則與〻天地〻俱興、故昭廿六年、左傳僖晏
子曰、禮之可〻以治〻國人〻、□與〻天地〻並、但□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尊〻卑、若黑牛跪□□儛有〻
行列、豈由〻教〻之者哉、
十七條憲法云、四曰、群卿百寮、以〻禮爲〻本、其治〻民之本、要在〻率〻禮、上不〻禮〔紀〕「者」而下非〻齊、下無
〻禮以必有〻罪、是以群卿有〻禮、位次不〻亂、百姓有〻禮、國家自治、
儀制令云、凡元日不〻得〻拜〻親王以下、拜賀之禮、不〻及〻親王以下、其三后及皇太子者、並須〻拜賀〻也、唯親戚謂、親者內親也、及家令以下、不
〻在〻禁限、若非〻元日〻有〻應〻致敬〻者、四位拜〻一位、五位拜〻三位、六位拜〻四位、七位拜〻五位、以外任
隨〻私禮、謂、假〻有〻令〔紀〕卑幼五位已上、一拜〻伏尊長六位以下〻之類也、
宮衛令云、宮門內及朝堂、不〻得〻酣酒作樂申〻私記敬〻行〻決罰〻、義解云、謂、拜謝曰〻敬也、答杖曰
〻罰也、

弘式格云、外五位如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內八位外七位、並拜外五位、若有步行僧尼、忽逢道路者、下馬過去、

（三代格七（五十八參看））

神龜五年三月廿八日【三代格三卅九載全文】

儀制令云、在路相遇者、三位以下遇親王皆下馬、以外准禮拜、其不下者、皆斂馬側立、謂、二位以三位遇一位之類、駐馬按於道側也、凡六位公使、於所使之國、遇四位以上國司者、不令下馬、若國司遇詔使者、同位以下令下、何者、下條云、官人就本國見同位而下、何況詔使、豈得輕於國司、其百姓在路遇六位詔使二不下、若於使國遇之者皆下也、雖應下者、陪從不下、謂、車駕陪從依律三后皇太子陪從亦同、使國遇之者皆下也【令无】

倍從之法、見此令也、王卿前駈、蓋倣此歟、

公式令云、京官皆開門前上、閉門後下、外官日出上、午後下、務繁者量事而還、宿衛官不在此例、義解云、開門前上、謂第二開門鼓前也、閉門後下、謂退朝鼓後也、量事而還、謂雖是閉門後、而務繁者事畢還家也、說者云、問除宿衛之外、供奉諸司如何、答、閉諸司上下、不可准衛府、又條云、內外百官司別量事閑繁、各於本司分番宿直、義解云、謂雖是假日名（集解卅五ノ七右有小異）（集解卅五ノ七）（宿集）須宿直、說者云、問、於書長官以下、在司行事、煩分番意、答、官人閉門。後皆可下、故定直官人令行事耳、五衛府者、常宿直官者、故（太政官左大辨（義解參看））（一右）直、各笘廿、假寧令云、在京諸司、每六日並給休假一日、中務宮內供奉者司及五衛府、別給假五日、義解云、兵庫馬寮亦同五衛例也、凡諸司休假六日一給、至於五衛不依此法、一度

府宿直說者見職員令太政官條

禁止云々以下至六百參十頁大少須用云々之文原本題六十二卷零本爲六十卷然而此卷中別見有現六十九卷首所揭之目錄并乘主鞍馬等之文則稱六十二卷者誤也今從佐藤氏之說訂之

謂本司云々按令當在若長官下

見得程之事

惣給五日、故云別給也、據此等文、諸司諸衛上下宿直、須守邦典、不得遑他事、而或爲出行之前駈、或爲神馬之乘尻、事依權勢、專非法意、禁止至彼正君臣上下之分、雖誠無口口口貴賤之別、嚴而少恩口古之事也、知而不行者、當今之計也、偸存此旨、莫出其言、又或人曰、可受敬之人乘車、可致敬之人乘馬、不知乘車之客、不致下馬之禮、此人有罪哉否者、諸成犯過皆別故失、但下內外官人、有特其位蔭、故違憲法條、只有故之罪、已無失之罪、失斷罪无口之時、或立舉重明輕之條、或設比附因准之文、不知車中之人、尤是意外之失、舉彼比此以失難責、抑王卿已上、見車可知、若乘凡庶之車、又無呵叱之旨、令人訛設之咎也、忽及淩轢者、非也、

又云、下馬之禮、以幾爲程、式云、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並起座者、以見其八口口、爲其程、至于下馬之禮、宜依見得之程、

儀制令

又曰、行路巷街、謂、行路者道路也、巷街者里中小道也、賤避貴、少避老、輕避重、謂、縱老輕而少重、猶亦須避老、此依同儕之人、如有貴賤一者、不問老少輕重、正依避貴之文、也、

又曰、內外官人、謂、主典以上、其番上既擧重者、次亦無疑也、【令】有特其位蔭、故違憲法者、謂、位蔭者、身帶官位及父祖之蔭也、故違憲法者故不下馬、及失禮觸忤之類、卽於本司犯是也、若在外犯者、自依贖法、六位以下及勳七等以下、宜聽量情決笞、謂、杖罪以下、量其情狀多少決笞、若徒以上者依律科斷、量其減決者、亦不須依從減例減之法、既曰量情決笞、卽知、或全決其罪、或量減、其科、若其減決者、亦不須依從減例減之法、唯止量減其二等、若依減法者、卽爲涉用位蔭故也、若長官无、聽次官應致敬者決、謂、本司五位以上長官、下文云、聽次官

應致敬者決、又依上條、五位以上、受致敬禮、然則次官應是致敬者、雖諱人不應致敬、仍得決之、次官者雖人、不應致敬者不得復決、是則長官次官之殊別也、其諸司判官以上、及判事、彈正、巡察、內舍人、謂其監物者、舉輕明重、亦不可決也、大學諸博士、文學等、不在決答之限、謂、上稱大學博士下稱文學、卽在其間、諸司諸博士等、亦不在決答之限、

穴曰、特位蔭有限哉、答、凡特蔭犯者、六議以下皆決耳、於律亦有不免罪故也、問、於本司犯者、假郡司於國、犯察官人於省、犯稱本司哉、答而耳、

其諸司判官以上、釋曰、其才伎長上者、其「位」（任カ）主典以上者不可決、何。（者〔集〕）祿法准判官故、一云、才伎長上、任主典者、是稱初任、故不可同判官、

穴曰、問、於品官等「々」其位當判官以上者下決歟、未知以正從相准歟、爲當以上下爲級、假大膳少進正七位上官、主醬正七位下官、爲非別官□、□□、答、依官位令者、以上下爲級、

「司」決答、自餘才伎長上依祿令、其任主典以上者不決、給少判官祿故也、尙依文習耳、又問、於女官何、答、已上諸條等、皆悉爲男出文、於婦女合別勘不同此例也、

或曰、師曰、物之師幷長上之屬、皆於主典者、依決答之例耳、

文學諸博士文學等、穴曰、其諸寮諸博士等、又（亦〔集〕）不決爲舉令決、諸師等、「令史」（令決〔集〕）文學故也、跡曰、又陰陽寮博士等不答、自餘雜藥寮師等、又主鈴典鎰、典履之類、勘官位令、其無位與當司判官相當、以上不決、朱曰、額同也、又後額曰、或曰、依其職掌、判官以上者不決、又或曰、其位判官以上不決者、並此兩說耳、但位以正從爲高下之類、判上分無讀集、朱曰、凡令內稱博士者皆不決者、也稱別之、但額同此間答說也、若位下於判官者令決、

弘民格曰、勅入國門問諱、。聞有之、況於從今何曾無避、須見諸司入奏名籍、或以國主國

繼續紀无「爲」名向朝奏名、可不塞心、或取眞人朝臣、立宗於氏作字、是近胃姓復用佛菩薩及賢聖「紀」「聖賢」之號、每經聞見、不安于懷、自今以後宜勿更然、普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其如此等類、「亨」全有先着者、必卽改換、務從禮典、主者施行、

神護景雲二年五月二日〔亨祿三代格十七ノ三〕

弘雜格曰、勅項者、百姓之間、曾不知禮、以御宇天皇及后等御名、有着姓名者、自今以後、不得更然、所司或不改正、依法科罪、主者施行、

天平勝寶九年五月廿六日〔亨祿三代格十七ノ三〕

檢非違使式曰、凡累騎幷乘已「主鞍」馬、擔夫乘車等之類、隨狀科、不應爲輕重之罪、年案牛ヵ

雜式曰、御所及中宮東宮稽首、餘皆跪拜、但頭高下隨人貴賤、

又曰、授位任官、及別有恩命者儛蹈、中宮東宮准此、隨入貴賤、

彈正式曰、四位已下逢一位、五位已下逢三位已上、六位已下逢四位已上、七位已下、逢五位已上、皆下馬、餘應致敬者皆不下、其不下者、歛應下者、馬側立、

又曰、三位已下於路過親王者下馬而立、但大臣歛馬側立、

彈例曰、凡相遇親王者三位下馬而立、四位已下跪坐、但大臣歛馬側立、又條曰、三位於宮中、遇親王者跪座、但大臣不得跪坐者、爲見古禮載之、依式文可行、

又曰、无位孫王、逢二三位已上一下一馬、六位已下逢二无位孫王一不一下、
雜式曰、驛使遇二應一致敬一者下一馬、若急速者不一下、
彈正式曰、致敬禮者、三位已下拜二親王大臣及一位、參議已上、唯拜二親王大臣一、四位拜二三位參議已上、五位
拜二三位幷四位參議、六位拜二四位、七位拜二五位、神祇官祐史拜二次官已上、太政官外記、拜二少納言、
左右史拜一辨、者一省臺職坊使寮司判官、主典、諸衛府、監曹尉志、太宰監典、拜二次官已上、助教直
講拜二博士、東宮官。拜一傅六位已下拜二學士、國介拜一守、鎮守監曹拜二將軍、官人見二本國守、官卑者
致一敬、位同者不一拜、若就一國見一尚拜（猶ヲ謂（諸ヲ）司諸國史生、及諸衛府生已下、二以下小字ナリ）
又曰、親王大臣及一位二位、於二五位以上一答拜、於二六位以下一不一須、五位以上於二六位以下一答拜、
低一頭、高下亦同上、
公式令曰、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各依二位次一爲一序、位同者五位以上、即用二授位先後一、六位以下
以一齒、謂齒齡也、親王立一前、謂夾二馳道一而分二立東西一也、諸王諸臣、各依二位次一、不一雜二分列一、謂自二親王行一降二一等一
諸王立一西、諸臣列一東、
諸王諸臣各依二位次一、不一雜二分列一、釋曰、大臣以下、皆○（立二カサ一）親王後一也、其外位別列耳、若立二一列一者、諸臣三位
耳、穴曰、諸王諸臣、各依二位次一、則知一可一別一列、問、依二令釋一、諸王五位之後、可一立二諸臣四位五位一、未一知二諸王三位以上、諸臣三位以上、行立之次第如何一、謂下列一一行一之時事上也、「答私思」。王一位、次臣一
一位、次王二位、次臣二位、次王三位、次臣三位、又正從以次行列、一同二諸臣一、不一別二王臣一、何者、
朝服之色无一別之故、但四位已下朝服有一別、仍王臣別耳、師曰、正三位以上立畢之後、々一位（王カ）（臣三カ）
イ〔金本〕

可一立也、
問、令釋曰、外位依二官位令一耳、未一知二其意一、答、師曰、依二古今所說一歟、於二今不一見一別之、（父歟）
問、殿上藏人所等處々之例、以二蔭子一爲一上、以二蔭孫一爲一下、今所一疑者、資高蔭雖一稱一孫、其文或四位
以上也、以二當蔭雖一稱一子、其□□□五位以上也、猶依二子孫之字一可一次弟一乎、將依二本蔭之階一可一次
第一乎、答、公式令曰、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各依二位次一爲一序、位同者六位以下以一齒、選叙令曰、（位カ）
五位以上子出身者、一位嫡子從五位下、庶子正六位上、二位嫡子正六位下、庶子及三位嫡子從
六位上、庶子從六位下、正四位嫡子正七位下、庶子及從四位嫡子從七位上、庶子從七位下、正五
位嫡子正八位下、庶子從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子從八位下者、案二斯等文一、依二其位階年齒一可一有
行立次第一、何以二蔭子蔭孫名號一推知一爲一上爲一下之分別一、猶隨二本孫出身之階一、宜一定一當時着座之
法一、
又問、進士帶刀長、共候二東宮殿上一之時、以二帶刀長一爲一上、以二進士一爲一下矣、是非之間意如何、答、件
座次事、頗違二理途一、何者、如二公式令一者、既用二位階一、次用二年齒一、爰案二選叙令一、至二于進士一已置及第
之位一、但於二帶刀一未一見一可一叙之階一、何以二無位一爲一上、以二有位一爲一下乎、猶如二倒錯一、尤可二改易一、況進士
者文道也、文事在一左、帶刀者武衛也、武事在一右、此是聖人之法、不一可一乖二違之一者也、
已上二條問答、其理如一是、但臨時之斷、人主專一之、況至二殿上一、既是皇居也、若有二新勅定一、必勿

論法式、又上臺東閤、雖異視聽、編言令旨、尤可因准、仍宮內准仍宮內事、須同上法、後毘
能會釋、不可守一隅、
問、隱岐國司、守掾兩人、職掌有限、老少無論、任國之座、自存次第、至于去職之後、各爲散位
之日、交座之處、以誰爲上乎、答、名例律曰、職事初位、與八位同、說者曰、初位人帶職事時爲
貴、去職之後不可貴、又輕於八位、故者、在任之時、寔有守掾之別、罷秩之日、宜依參朝之法、
彼職事初位雖同八位、去職之後、輕而不貴之故也、縱有長官之舊號、既是少年、今當散位之
交座、何下老年齒、然則猶依年齒可定次第、明存章條、勿成疑慮、
式部式曰、元正行列次第、參議已上在左、太政大臣就列之時、右大臣在西、親王諸王、及餘官三位已上在右、自外五
位以上、隨便式左右、其四位參議、雖是下階、列同色上、孫王諸王同色、先例孫王六位已上、次以位
階、不依官秩、外位不得列內位上、
案古式行列次第之法、總約一條、爲親王及參議已上、各制其行列、
即文曰、云云、六位已下、次以位階、不依官秩、其申政之時、以官秩、然則一位已下、初位已上、
申政及臨時之行列、自以明也、而此式製爲兩條、即上條无正行列、雖設六位已下之法、
下條諸節會、及申政次第、不須六位已下之列、抑又稱但五位已上也、爰知依但字可明六位
已下之法也、加以古式以上文、令蒙下文也、此式得上條幷但字義、可顯六位之事、又々可

近衛府次位之事

扶桑畧記天曆八年正月四日太皇大后稱子崩

案、
又曰、諸節會行列次第、親王及參議已上、幷諸臣三位已上在左、諸王在右行列、在諸臣上、其申
政之時以官秩次、但五位已上、位色不同、雖是下官、猶先高色、
長保元年四月廿二日、賀茂祭警固解陣、仰上卿太皇大后宮大夫藤原實資卿、右中將源頼定四位、左少將藤成房五位、
依四位右中將列上、或人曰、猶依府次第、雖五位左少將可列上、云云、此說頗訛也、天曆八
年正月日、依太皇大后崩、有警固、召仰右中將源重信四位、左少將同兼材五位、不依府次、依
位行立、抑至如番奏、依上下番、左右任例奏之、就中如式文者、雖是下官、猶先高色者、依位行
列、尤叶式意、番奏云、列射禮之座、雖依府次至于四位、猶可上列、
問、式部式曰、行列次第、六位已下、次以位階、不依官秩、又曰、申政之時、以官秩次、但五位已
上、位色不同、雖是下官、猶先高色者、今所疑者、一司同官之人、大少異號之間、各依勞効、同
日預榮爵之處、以父祖之蔭、帶少之者列上、帶大之者列下也、若隨叙位之次第可無大少
之分別歟、答式文、所謂位色者、即位衣之色也、同日同階之人、有何分別之色乎、猶依本官之
大少可爲當時之次第也、
問、戶令曰、陵戶官戶家人公私奴婢、皆當色爲婚、義解曰、凡此五色相當爲婚、即異色相娶
者、律無罪名、並當違令、既乖本色、忽合正之、若異色相娶、所生男女、即知情者、自令從重、

其官戶、陵戶、家人、是此三色者、官戶爲ㇾ輕、二色爲ㇾ重、又條曰、官戶奴婢、每年正月、本司色別、各造ニ籍二通一、有ニ工能一者、色別具注、義解曰、工者工匠也、能者書筭之類也、戶婚律、奴娶ニ良人女一條、疏曰、人各有ニ偶色類一、須ニ同良賤一既殊、何宜ニ配合一、選叙令遷代條、義解曰、其以ㇾ理解ㇾ官、總有ニ十色一、致仕、考滿、廢官、省員、充傳、遭喪、患解是也、又本主亡條曰、其雜色任用者、考滿之日、聽下於ニ內位一叙上、又曰、授ㇾ位者皆限ニ年廿五以上一、義解云、謂、入ㇾ色年限、起ㇾ自ニ十七一也、說者云、別勅才伎長上、及中宮舍人、諸司〔集〕伴部、帳內資人之類、皆限ニ年十七一出身、廿五叙位耳、又曰、得ㇾ蔭之色、限ニ廿一一即叙、衣服令朝服條曰、一品以下、五位以上、衣色同ニ禮服一、袴從ニ服色一、又條曰、凡服色、白、黃丹、紫、蘇芳、緋、紅、黃橡、纁、蒲萄、綠、紺、縹、桑黃、搗衣、蓁、紫〔柴カ〕、橡、墨、如ㇾ此之屬、當色以下、各兼得ㇾ服ニ之一、義解曰、謂、假令、着ニ紫之人一、兼得ニ蘇芳以下諸色一之類、又曰、外命婦、夫服色以下任ニ夫服一、又云、衣色准ニ男夫一者、案ニ此等文一、觸ㇾ人觸ㇾ物、觸ㇾ事觸ㇾ官、所ㇾ稱色類、其數至多、凡量ニ色字之處無ニ可ニ究盡一之由、然則位色者品位正從上下之色也、何必可ㇾ謂ニ位袍之色一乎、位色者猶ㇾ言ㇾ位之叙、雖ㇾ居ニ同階之列一、被〔彼〕ニ召立之先後一、豈非ニ授位之先後一乎、不ニ論官之大少一、須ニ用一」然而俗稱三貢禁止云々至發原本爲六十九卷零本今改之風例私難ニ位之次第一歟、答、今件色字、隨ニ事隨一ㇾ物之由、詳所ㇾ存也、但位色之色、猶ニ是位衣一也、何者、問中所ㇾ引、公式令、文武職事散官朝參行立條、說者云、三位以上王臣、行列一同ニ諸臣一、朝服

天延三年正月七日左大史坂本高直依ニ史勞一預ニ爵右大史□佐「忠」〈金本忠貞〉依ニ太政大臣家令勞一預ニ爵一（以上原本）

之色無ニ別之故一、但四位以下朝服有ニ別、仍王臣列耳云々、衣服令、朝服條云、一品以下五位以上、衣色同ニ禮服一、袴從ニ服色一、又武官朝服條云、其督以下主帥以上袴准ニ文官一、釋云、督以下主帥、以上（十一右）（十五左）（從カ）袋。位色耳者、以ニ衣色一稱ニ位色一之證、於ニ是乎明可一ㇾ無ニ其疑一、抑令則先法、式亦後制也、未ニ去（小イ）（按イ）本司、若帶ニ本官一縱有ニ授位之先後一、亦依ニ衣色之異同一、相ニ辨大少之職一、可ニ定ニ上下之座一、今撿ニ先例一、少納言辨官、及諸衛之間、同帶ニ四位五位之人一、依ニ職行立一、但至ニ四位辨一、不ニ求ニ官秩一、超ニ列五位（後イ）少納言之上一、五位辨雖ニ正下一、猶列從下ニ少納言之下一、又諸衛中少將佐等、只隨ニ四位五位之分別一、不ニ論近衛兵衛衛門之次第一、四位列上、五位（後イ）列下也、正從上下不同之輩、皆依ニ本職行列一也、蓋是式文位色之意歟、以ニ位衣一稱ニ位色一、已知ニ叶（也イ）此義一矣、長保五年正月七日、大外記清科保重、少外記慶滋爲政、共從五位下、爰叙位下名、以ニ爲政一爲ニ上、以ニ保重一爲ニ下、左大臣家、同月十日、大（小イ）饗座雖ニ有（位イ）其論一、大外記滋野朝臣善言相定、不ニ論ニ授位上下一、依ニ本職大少一、令ニ着畢云々、仍爲ニ備ニ後鑒一任法一、注ニ問答一耳、

又云、非ニ執政二位者、列ニ中納言之下一、三位參議之上一、三位者四位參議之上一、

此條、不ニ見ニ弘仁式一、初載ニ貞觀式一、今件非ニ執政一、可ニ謂ニ非參議一、大略注ニ左一、

天長十年十一月十八日、宣旨云、大輔從四位上朝野宿禰鹿取傳宣、右大臣宣、奉ㇾ勅、非參議二位之人、宜ニ列一中納言之下一、三位參議之上一、其諸節祿法亦准ニ三位參議一、以爲ニ恒例一、

匯爲六十二卷之零本今改之）爲上亦以高直爲下同九日太政大臣家大餐高直以左史稱加於上忠節依任次稱一着於上仍大夫春日艮辰□「申」（由ヵ）於大辨卿右大辨藤原爲輔仰云依ニ官次一司着者依ニ大辨定一列立云々應和二年正月十日左大臣（實賴）饗也少納言兼ニ輔叙一位拜禮「賀」（兼ヵ）上轉四位中辨文範上文範相論欲令（內々案內）所着（爵酒於少納言而依諸卿定不飲□大饗申非執政云々載在延喜式部式此宣旨史不載法曹類林引此文

式文所ㇾ稱之非執政者、宣旨所ㇾ注之非參議也、何者、天長宣旨初立ニ此法一、撰ニ貞親式一之日、已入ニ件文一、綴ニ延喜式一之時、續無ニ相改一、即知ニ參議執政文異義同一矣、但偷撿ニ漢家本朝之成文一、別注ニ于左一、粗叙ニ其意一、

會要云、宰相部、貞觀元年九月、御史大夫杜淹、參ニ議朝政一、三年二月、魏徵除ニ秘書監一、參ニ議朝政一、四年二月、蕭除ニ隅一、除ニ御史大夫一、與ニ宰相一參ニ議朝政一、唐朝參議見ニ此文一也、太宗代始ニ其號一歟、

國史云、文武天皇大寶二年五月丁亥、勅ニ從二位大伴宿禰安麻呂一、正四位下粟田朝臣眞人、從四位上高向朝臣麻呂、從四位下下毛野朝臣吉麻呂、小野朝臣毛野一、令ニ參議朝政一、或記云、文武官五人、參議二人、（朝カ）政、本官如ㇾ故本朝參議之起、自ニ此始一焉、（三ノ二史）

已上兩朝、參議之號、濫觴如ㇾ此、

左傳云、鄭之執政侈、難將ニ至矣、政必及ニ子カ一、子カ之爲ㇾ政悼以ㇾ禮、注云、侈謂ニ伯有一、正義云、伯有次ニ子展之下一、此季子展卒、故伯有執政也、論語云、王孫賈問曰、與ニ其媚ニ於奥一、寧媚ニ於竈一、何謂也、注云、王孫賈衛大夫、奥內奥、以喻ニ近臣一也、竈以喻ニ執政一者也、疏云、賈仕ニ衛執一政、爲ニ丁國之要一、史記云、武本紀天下治亂、在ニ朕一人一、唯二三執政、猶ニ吾股肱一也、

會要云、宰相部、永凉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ニ中書令一執政事、又云、崇將人部、開元十年八月、有ニ上書者一、以ニ爲國之執政一、同ニ其休慼一、若不ニ稍加一崇寵一、何責ニ其盡一ㇾ心、

國史云、藤原朝臣豐成、天平勝寶元年拜ニ右大臣一時、其弟大納言仲麻呂、執ニ政專ニ權勢一、（國史、或稱ニ仲麻呂執政一）

已上執政文、兩朝相並載ㇾ之、

右就ニ上件文一案之、當朝制法、多擬（從カ）ニ漢家一、爰會要宰相部、皆稱ニ參議一、又書籍之中、執政之者、各帶ニ本官一之人、只執ニ時政一之輩也、必謂ニ參議一、雖ニ無ニ評說一、會要以ニ裴炎執政事一、特入ニ宰相部一也、蓋取ニ此義一、即改ニ參議一、更稱ニ執政一、注ニ載式條一歟、因脩如ㇾ此、疑慮可ㇾ決、

長保元年閏三月廿七日、彈定件事、允亮

式部式云、前參議以下被（上カ）召見。及預ニ朝參一者、致仕（參カ）（式カ）

選叙令云、官人年七十以上聽ニ致仕一、釋云、白虎通曰、臣年七十、懸車致仕、懸車示ニ不用一也、致仕致ニ職於君一也、禮記、以ニ事代一仕、原意同耳、凡令內聽字、用意不ニ同、隨ニ事設一文、不ニ要一例、致仕之聽、明知任ニ意耳、古記云、但身才强幹、堪ニ時務一者、臨時有ニ不聽一耳、分番亦合ニ致仕一也、

私、曲禮云、大史七十而致ニ事一、注云、致ニ其所ニ掌之事於君一告ニ老也一、貞觀政要第二、任賢篇云、貞觀十三年、玄齡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頻表ニ辭位一、優詔不ㇾ許、十有六年、進拜ニ司空一、玄齡復以ニ年老一、請ニ致仕一、大宗遣ニ使謂曰一、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ニ良相一、如ニ失ニ兩手一、公若筋力不ㇾ衰無ニ煩此請（諒カ）一、玄齡遂止也、同令云、還代條、義解云、其以ニ理解官一、總有ニ七色一、致仕考滿、癈官、省員、充侍、遭喪、患解是也、或云、在職之間、尙依ニ位叙之次一、致仕之後、何在ニ本位之上一條乎、事

公式令五位條云、諸王五位以上、諸臣三位以上、致仕身在畿內、每年五位以上、並令內舍人一巡奏問、聞安不案致仕事又在惡雖口雜部彼部只載本條義畧也

不レ穩便請レ亓二指趣一、答、學令云、學生先讀二經文一、通熟、然後講義者、依レ文以可二講義一、乖レ文而豈成レ疑、就レ中以レ理解官、已立二七色一、其内一色、即是致仕也、爰抽二致仕一色一、更加二本位之上一、以二自餘六色一、轉二居同位之下一、昇二此一色一者、敬レ老之義也、降二彼六色一者、貴レ職之情也、昇降之理、不レ可二間然一、令律之中、有レ可二准的一、行路巷街、少年避レ老、自知二老之可一レ敬、職事初位與二八位一同、然存職之可レ貴、今論二式文一、不レ違二本條一、沒撿近例一、天暦五年、右大臣大饗、日記云、九條右丞相、載在二東部記一、

召二史生一、雅樂入後、致仕參議伴保平卿來、謝座就二治部卿座上一、蓋主公所レ請也、治部卿稱二座次有レ疑、移就二南座一、案式、致仕者、就二本位一、有二職上一、治部卿雖二本位在一レ上、理誠合レ在レ下、持二疑旨一、无レ所二據、主公云、致仕大納言多緒卿、應二昭宣公饗一、召至日、策杖至二中門端一、得レ笏進遲謝座也者、彼時之義、又叶二式文一、

私案、式部式云、諸節會、五位已上預參之後、不レ預二謝座謝酒之禮一、及離二本列一、任意左右者、莫レ給二當日祿一、但參議已上、幷當日有二職掌一。及贏老扶杖之輩、不レ在二此限一者、致仕大納言依レ式、策レ。向二大饗所一歟、維城典訓敬老篇云、禮記曰、昔者虞氏、貴レ德而尚レ齒、夏后氏貴レ位而上レ齒、殷人貴レ富而上レ齒、周人貴レ親而尚レ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レ有二遺レ年者一也、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手事レ親也、是故朝廷同レ位則尚レ齒、七十杖二於朝一、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

式部式（四右）云諸節會五位以上年七十以上者不「詣」（詣「式」預ヵ）參不直入見參聽參議其身見參從腋門參入者是又非貴老哉

贏玉力嬀反左傳杜預曰弱也月々更送日々病也說文贏瘦也廣雅贏極也

曲禮曰貧者不以財貨爲禮也因在申事以財貨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老者注云禮許儉令力但一跪下膝而云々

不非无也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座而再至也、家語云、孔子謂二子路一曰、見二長年一不レ能レ黔二其色一、見レ貴不レ能レ書二其辭一、雖レ有二疾風暴雨一、吾不レ入二其門一矣、

坐、五十者立、傳以聽政役、所二以明一レ尊レ長也、人知二尊一レ長養一レ老、而後成レ敎、成レ敎而後國可レ安

訓曰、禮所二以爲一レ敎者、在二於養一レ老而尊一レ年也、上所レ以爲一レ化者、在二於行一レ已而率一レ下也、故先王之文事二三老一、以明二考道之規一、兄事二五更一、以永二支干之範一、若使二長而无一レ敬、老而不一レ尊、則何以異二禽獸之徒一、何以殊二夷夏之制一、故杖二鄉杖一國、優二晩歲一、以二陳儀一、西序西膠、重二暮年一而致レ養、五禮之文雖レ別、咸貴二於尊一、三代之政雖レ殊、同尊二於尚齒一、貴老之義、其爲二敎之宗一歟、

會要廿六致仕部云、貞觀二年九月一日、詔二内外文武群官、年在二七十一致レ仕、抗表去レ職者、參朝之班、宜レ在二本品見任之上一、貞元四年一月廿三日、致仕官給半祿粟、其宴會及朔望朝參並依二恒式一、自今已後、宜レ准二宜外官一、

國史云、持統天皇十年冬十月庚午朔乙酉、賜二右大臣丹比眞人嶋一、杖、以レ哀致レ事、天武天皇四年春正月癸亥有レ詔、賜二左大臣多治比眞人島一、靈壽杖及輿一、優二高年一也、聖武皇帝神龜二年十一月己丑、天皇御二大安殿一、受二冬至賀一。是日大納言正三位多治比眞人池守、賜二靈壽杖幷絁綿一、天平三年七月辛酉、授二左大辨從四位上巨勢朝臣奈弖麻呂正四位上一、幷賜以二金牙僊班御杖一者、致仕僣上、贏老扶レ杖、就二倭漢之文一、所レ制之式耳、

法曹林類引此
日式部省勘文

式部省

勘二致仕大納言次第事

右致仕見任、明存二式條一、而繕二寫歷(カサ)多(サ)暦名帳一之日、誤以二致仕書一、見任之下一、須レ依レ實改正一、

大錄香山弘行　大丞藤原

寛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寛平元年見任大納言一人、致仕大納言一人、

正三位藤原朝臣良世（貞觀十九年正月叙二正三位一、元慶六年正月（十三日（一代要記））任二大納言一、仁和三年四月（十三日（一代要記））致仕、寛平二年五月廿三日薨、）

正三位藤原朝臣冬緒（元慶三年十一月叙二正三位一、六年正月。（十三日（一代要記））任二大納言一、

或云、式所レ稱本位同位、其意有レ別哉、本位者是猶二本座一歟、答、開元令云、前官被二召見一、及預二朝參一、致仕者在二本品見任上一、以二理解一者在二同品下一者、移二此令文所レ載製式一也、指二其本座之處一、無二可レ稱品之由一、即品者位也、以レ位代レ品也、縱以稱二本位一、誤レ雖レ案二本座一、彼依レ稱レ本、品非レ可レ案二本座一而已、

兵部卿座次事

獄令云、流移人至二配所一、六載(義ヌ)以後聽レ任、義解云、謂仕者任官、即所貫及京師、皆聽二通任一、說者云々、流人至二配所一、六載以後聽レ任、此是任意之「德(衍カサ)」聽、名例律云、犯八虐、故殺人、反逆緣座、獄成者雖レ會レ赦、猶レ除レ名、疏云、如特奉二鴻恩一、總蒙二原放一、非常之斷人主專レ之、官位勳位並合レ如レ初、式部

式云、前參議以上、被レ召二見一。及預二朝參一者、致仕者在二本位見任上一、以二理解一者在二同位下一、選叙令云、長上官以二理解一者、後任日聽レ通（參二考解及（式）一）計前勞、其。犯罪解者、不レ用二此例一、義解云、其以二理解官一、總有二七色一、致仕、考滿、廢官、省員、充侍、遭喪、患解是也、

又式部式云、非執政二位者、列二中納言已下、三位參議「已」（之（式无）仕（カサ））上一、三位者四位參議「之」（（式）无）上一、

案二此等文一、被二流移一可二付官之期一、章條云、其限奉二鴻恩一、蒙二原放一之輩、官位合レ如レ初、爰兵部尚書、坐二事貶謫一矣、但帶二本位一而赴二配所一、降二特勅一而歸二京師一、即拜二當職一、亦聽二昇殿一、若依レ經二中納言一、欲レ序二行列一、則非二致仕一、以レ理解一之者、更爲レ除二兵部卿一、欲レ定二座次一、亦是犯罪幷前勞之類也、疑已縱橫、事難二評議一、然猶盡レ理不レ可レ黜、今逢二非常之斷一、霑二當時之恩一、豈拘二尋常之法一、論二往日之咎一哉、抑雖レ有二官未レ任一公卿一、准二據式條一、可レ謂二非執政三位一也、仍須レ列二三位參議之下一、及四位參議之上一、

長保三年二月廿六日、藏人頭者、右大辨藤原朝臣行成（隆家）云、兵部卿藤原朝臣依奉射危等一、殊有二所念一、謫二出雲權守一、停二階中納言一、謫、件官（位猶レ帶二從三位一、）爰召還之後、任二兵部卿一兼聽二昇殿一、座次如何者、以二此文一奉レ之、

儀制令云、郡司遇二本國司一者皆下レ馬、謂、境內外皆同、稱二國司一者史生亦是也、其博士醫師「等」、（（令）无）於二部內一取充者、不同二此例一也、唯五位非二同位以上一者不レ下、謂、稱二同位一者、不レ論二正從上下一、其初位國司、遇二五位郡司一者不レ下、无位史生亦同也、若官人就二本國一、見者同位「者（ヌ）」即下、謂、假令京官主典以上、於二本國界內一遇二當國

法曹類林引廳座者云々文爲說者云後及了三字集解作細注

弘式格

司「者、同位以下卽下「也」、「(令)无」若應「致敬「者、並唯「(准ヲ)下」馬禮、

又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卽動座、謂「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卽動座、其太政大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並不」動也、民部卿於「主計」亦是當時長官也、依「律、佐職及所「統屬官「敬「官長「同罪故也、以外不」動、

穴云、式云、廳座者、上位座也、何者太政大臣以下相見故也、但會集所座同」之耳、朱云、在「廳座上、謂「曹司廳「者、後及「(了)畢、未」知「在「八省廳何後、答云、先入省座、但餘曹司座亦同者、跡云、非「(避)在「廳座、有「行「禮儀「集「聚之「者(集)。何說者云、五位以上自「牀下「立、六位以下自「座下「跪者、今案「弘式格「廳座者、親王及中納言已上倚子、五位已上漆床子、自餘白木床子、又式部式云、凡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皆磬折而立、若見「左右大臣「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並起「座卽就「座者、令爲「設「牀座「有「上下動座之法「格依「坐「床子「立「起居磬折之文、

延喜二年八月十一日官定考曰、左相府令「左尙書紀相公「問「下座動座之事「、勘解由次官惟宗直本朝臣申「大畧「後朝注「進此旨」

大學寮問　弘仁十三年八月十五日

式部省仰云、皇太弟入學之日、動座否哉、明法博士貞江連繼人答、

答、儀制令云、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卽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卽動座、以外不」動、八十一例云、朝堂座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卽下座、並(集)並不」動者、今撿「令例「爲「親王以下「立制「爲「東宮「不」出」文、但擧「輕明「重、理可「下座「然委曲行事、

可」有「別式耳、

式部式云、在「朝堂座「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皆磬折而立、若見「左右大臣「及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者、並起「座卽就「座及出「門訖、乃以「次就「座、其少辨以上、初就「座者、外記左右史以下皆起、(者大辨一人先就「座者、見「後來大辨以下「不「起、「中辨以下來、大辨以下不「起」、(「式」无)中辨以下先就「座者、見「後來大辨「卽起」、

司長官以下皆起、(刑部大判事准「此、輔弼「初就「座者、省臺察司主典以下並起、判事屬准「此、)若長官先在「座者不「起、

察司長官就「座者、主典以下不「起、但於「曹司廳「卽起、。(也「式」)

國史云、嵯峨天皇弘仁十年六月庚戌、制、諸司於「朝堂「見「親王太政大臣「以「磬折「代「跪伏「以起立「代「動座「者、爲「見「舊儀「注「之、

周禮第十二云、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矩法也、所「法者人也、長八尺而大節三也、頭也、腹也、脛也、以「三通「率之、則矩長二尺六寸三分之二也、頭髮膞落日、豈半矩尺三寸三分「寸」(十ヲ)之一人頭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焉、易「巽爲「宣髮「一宣有半謂「之欘、欘、斷斤也、柄長二尺、爾雅曰、旬欘謂「之宣、一欘有半謂「之柯、伐木之柯也、柄長三尺、遠、鄭司農云、蒼頡篇、有「柯欘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

尺半爲「磬折「、人長八尺以下、

五左

儀制令、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卽動座、以下不」動、義解云、謂、左右大臣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令)(卽動座、其太政大臣見「親王、及親王見「太政大臣「並不」動也、說者、廳座者上位座也、何者太政大臣以下相見故也、但會集所座同」之耳、又云、先「(着ヲ)以者」座、但餘曹司座亦同、

式部式云、在二朝堂座一、見二親王及太政大臣一者、磬折而立、若見二左右大臣一、及左右大臣見二親王及太政大臣一者、並起レ座即就レ座、其少辨以上、初就レ座者、外記左右史以下皆起、注云、若大辨一人先就レ座者、見二後來大辨以下一不レ起、

今月十二日、公卿侍臣、候二殿上一小板敷之間、內大臣先參入、公卿侍臣、（顯光）各不二起座一、爰右大臣、頗有二顧念之氣一、今件事若有二准的之文一乎者、案レ之、以二八省院之儀式一、准二集會所之作法一、舊說所レ傳當今無レ捨、又大辨一人先就之後、大辨重來之時、不レ起二其座一、已存二其條一、方今內外之所二區分一、大秩之稱雖レ異、猶レ移二大辨廳座一之儀、須レ爲二大臣殿上之禮一、輕重相明之義、古今不レ變之規也、

長保四年五月廿二日、右尙相公（丞カ）被レ問二此疑一、仍獻二此文一、允亮

式部省　承和九年三月十六日

一問、省之所レ行、親王及左右大臣、上下朝堂之時、史生已上擧レ聲稱レ位、式云、親王先入着座、大臣後入着座、不レ可二稱位一、是避レ貴之義也、或云、儀制令云、儀制令云、在二廳座上一、見二親王及太政大臣一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卽令）動座者、然則左右大臣着座、必可二稱位一、爲レ應二動座一者、恣致レ敬、兩論紛挐、起捨未レ決、又親王不レ限二有品无品一、着二朝座一每二親王一、稱位以否、庶聞二明決一、

大判事讃岐朝臣永直答

一太政官處分云、朝堂諸司禮、見二親王大臣一如レ舊、以二伏跪一代二磬折一、以二動座一代二起立一者、儀制令義解云、左右大臣見二親王及太政大臣一、卽動座、其太政大臣見二親王一、及親王見二太政大臣一、並不レ動者、案、隨二人品秩一、磬折起立、明立（有カ）此文一、依二着座之前後一、未レ見二節文一、如レ此之類、量レ宜可レ行、其至二于稱レ位一、亦效レ之、又令之通例、稱二親王一者、有品无品、无レ有二差別一、但稱位之事、據二先着一者、於二後着一者、不レ可二稱位一、何者爲レ居二同庶一故也、

件勘答、雖レ不レ詳二其理一、而頗類二上事一、仍爲レ見二古人之說一、今載二此文一而已、

三右

彈正式云、親王、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入二朝堂一者、諸司皆起座、（親王太政大臣者、磬折而立）座定及以（乃）次復座、退出亦同、

兵部式云、諸門立二儀仗一（曰）、衛府人等、見二皇太子及親王太政大臣一、出入者皆座（於）胡床一而揖、

六衛府式云、中儀（謂、元日宴會、正月七日十七日大射、十一月新嘗會、○及饗二賜蕃客一式）、少將以上督佐、並策着二幟旒一者、所レ謂杖槍、豈非二儀仗一、元日以下、新嘗會以上、共有二開門一、皆立二杖槍一、縱見二太子、親王、太政大臣、猶居二胡床一、以可二揖過（過）一、案二內裏式一、元日宴會正月七日、十六日踏歌、十七日觀射、十一月新嘗會等議親王以下參議三位以上、比入二儀鸞門一、諸杖共興者、內裏儀、參議以上赴（起）外辨座一、入二承明門一、諸衛陣共可レ興、彈正式、所稱立二儀仗一者、是立二大仗之日一、見二皇太子太政大臣一之時儀歟、

六十二左　後宮職員令云、內親王女王、及內命婦朝參行立次第者、各從二本位一、其外命婦（謂、其勳位要者、不レ預二此色一、凡令內稱二五位以上一者、

內裏式

職員令義解曰勳位妻（婦也）（令）无）者不

小板敷　私案外辨座大臣一人就座諸卿起座

拠（醜）久扱肖　反漢書匈奴漢相粉挐說文索杖也

玉直几反尙書孔安國曰屛儲之無涉傳庤具（之）（无）爾雅郭樸曰謂備具也說文儲直屋（下）（无）也

預此色凡令内稱「此」（「令」）无）五位以上者勳位者。（非也「令」）

更衣

勳位者非。（也「令」）准夫位次若諸王以下、妻臣家爲妻。（者「令」）不在此例、（謂「不在外命婦之例、其内外命婦名帳、各須不雜而分別之、」）

内外命婦、（職員令中務省條云、婦一人掌内外命婦朝賀事、義解云、謂、婦人帶五位以上曰内命婦也、）五位以上妻、曰外命婦也、（釋云、從夫得蔭、謂（集解）三ノ三左上）

外命婦、何者、後宮職員令云、其外命婦（集无）也、外命婦謂卿大夫之妻「此令意」也、春秋昭二年、（四集）傳注云、命婦大夫之妻也、不論官不皆是也、私釋名云、大夫之妃曰命婦、婦服家事、夫受命於朝、妻受於家也、

勘諸祭供奉神事諸司等、行列行路之間、觸類可有致敬下馬禮哉否事、

右賀茂祭日幷同社石清水臨時祭日、親王以下、參議以上、女御更衣、大臣世妻、（恐正）如此權勢之輩、爲見物共飛軒蓋、競立路頭、供奉神事諸司人、撿非違使等、行列行路之間、或渡其門下、或過其車前、當此之時、可有致敬下馬禮哉否、同見物之程、可下馬之人乘車、與可致敬之人（三右）相並立者、可下哉否者、撿（祭「令」）神祇令云、散齋之内、諸司理事加舊、致齋唯爲祀事得行、自餘悉斷、神祇官（集解文）説者云、神祇者是人主之所重、臣下之所尊、祈福祥、求永貞、無不歸神祇之德、儀制令云、在路相遇者、三位以下遇親王、皆下馬、（或カ）以外准拜禮、（五字「令」作注）雖應下者乘車不下、

律、三后皇太子陪從亦同、式云、應下者乘車（四左）又儀制令云、若非元日有應致敬者、四位拜一位、五位拜三位、六位拜四位、七位拜五位、義解云、凡六位公使、於所使之國、遇四位以上國司者、不令下馬、若國司遇詔使者、同位以下令下、何者下條云、官人就本國見同位即下、何況詔使、豈得輕於國司、説者云、京職百姓、遇職官人者、不下馬耳、爲不同國故也、名例律云、詔使者奉勅定名、及令諸司差遣、是（三右）也、又儀制令云、凡在廳座上、見親王及太政大臣下座、左右大臣當司長官即動座、以外不動之（上文、集）（五左）（集解廿八ノ十六左釋説）座、舊説云、五位以上自牀下立、六位以下自座下跪、又云、會集所座同。耳者、案此等文、撿非違使所謂詔使也、至于外國六位之公使、雖不可下四位之國司、然以官人於本國下同位國司之文、更須國司於所部下同位詔使之法、而京職百姓、逢職官人時、爲不同國、稱不下馬之由、爰知京與國儀漸殊、然則只隨所帶之可（本カ）位、致下馬之禮、但親王太政大臣、猶不類他人、依廳座例、須有下馬立跪之間、亦復如此、

天元々年四月廿三日、賀茂祭日、公○子孫、大夫庶士、爲二丞相公卿一多被二陵辱一、其中有二或公卿一、竊問二禮法一、仍勘二此二條一、即亦違云、章條如レ此、禮數可レ知、但供奉是公事也、全可レ守レ法、見物已私事也、苟可二隨レ宜惣免一其害、豈非二上計一乎、卿相服膺、感二此制言一、

被レ仰云、四位以上幷諸司官人、无官雜人等、相共乘レ馬闕二入於二品親王家一、有二其罪一乎者、撿雜律廿七ノ廿一右、唐律五ノ十八律二云、不レ應レ得レ爲、而爲之者笞卅、名例律云、共犯罪者、以二造意一爲レ首、隨從者減二一等一、又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二一等一、又云、七位以上犯流律罪以下各從減二一等一之例、又云、兼有二議請減一、各應レ得レ減者、唯得二以一高者一減一レ之、若從坐減、又得二累減一、又云、應二議請減一、及八位以上、犯二流罪以下一、聽レ贖、又云、笞十贖銅一斤者、闕二入親王家一罪、雖レ不レ見二其本條一、推二尋事理一、當二不應爲一、若五位爲二造意一者、請減二一等一、笞卅、合二贖銅二斤一、至二于無官雜人一、從減二一等一、笞卅、依レ無二贖法一、任レ可二論決一、仍勘申、

寛和三年二月十九日　　明法博士惟宗恐允正誤久正

東北邊之末、鴨河堤之內、有二彈正尹章明親王醍醐皇子之第一、爰殿上人、五位以上六位以下、遊覽之次、依二無家人一、無二垣墻一、信レ馬通レ家、案轡歸レ洛、親王見レ之、尋門聞法意、

吏部記、延長八年八月廿九日云々、一世源氏等祗候、疑無二位間一、應レ服二直衣一否、又疑殿上侍坐次、源氏某（明ナサ）彈正親王、從容候二氣色一、上曰、無位一世源氏、出二仕公庭一之事、近年無二其例一、仁和以前

有二此事一、須レ問レ遇二彼時之人一、但昔嵯峨太上皇、始賜二源氏姓一、欲レ使レ明二朝臣對策一、詔曰、若及第時賜二三位一、當二其對策時一、可レ叙二六位一、則知レ不レ殊二平人一、或賜二六位一、爾時山田春興、亦奉レ詔「對學」欲レ對策一、未レ畢、其本意、天皇崩、明朝臣賜二四位一、不二對策一、春興守光麴塵直衣一、所レ未レ知也、又六位雖二雜袍一不レ能レ服二直衣一、可二相比定一、又座次理應レ加二六位上一、延長八年九月八日辰時、余詣二左大臣宿所桂芳房一、也尅依二諸卿議一、被レ定二无位一世源氏座次一、可レ着二四位下五位上一、

爲レ見二時議一、載二件日記一、

政事要略第七十　糺彈雜事十

從者員數事　付出、諸祭。（使（下文）僕從着二綾羅一事　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二絹袴一事　從者服色事

馬鞍裝束事　着二緋韉一。（鞍（下文）事　在二撿非違使部一　螺鈿鞍事　在二金銀部一

蠱毒厭魅及巫覡等事　付出、合藥不レ如二本方一事　大房少房情見二此中一

出二弄病人及小兒一事

鷹鷂事 付飼取事 摺衣事 在二男女衣服部一

廿八左

馬牛及雜畜事

三十五左

闌遺亡失物事 付出、闌畜事 禁二兵器闌遺一事、在二雜部一。(上「下文」)

○從者員數事 付出、諸祭使僕從、着二綾羅一事 五位以上昇殿、六位聽二絹袴一事 從者服色事

公式令、驛使在路條、義解云、謂二同行人者從人、其奴者非也、從人見一此、

天長五年十一月一日寅祭日、三位內命婦、從者十四人、四位十人、五位八人、藏人六人、女孺四人、宣カサ

弾正式云、車馬從者、親王及左右大臣十四人、大納言十二人、中納言十人、參議八人、一位十二 從者法如何可准親王歟

人、二位十人、三位八人、四位六人、五位四人、陪從之日、二位以上八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六位以下二人、其妃廿二人、夫人 式无

廿人、嬪十八人、女御十六人、內「親」王廿人、二世女王十人、內命婦一位十六人、二位十六人、三位 女一式一

十四人、四位十人、五位八人、陪從之日、內親王十人、三位以上六人、四位五位四人、六位以下四人、更衣十人、。藏人六人、女孺四 車一式一

人、庶女二人、外命婦准二夫從數一、左右大臣女九人、大納言八人、中納言七人、參議六人、一位八人、

二位七人、三位六人、四位五人、五位四人、女孺各四人、女孺厼四人、女從者各減二。馬從半一、

別當參議行左衛門督兼伊豫權守源朝臣重光、傳宣、典侍從四位下藤原朝臣貴子宣、奉 レ勅、彈

卷六十七(十九左)

是日符又在卷六十七(廿三左)

法曹要至抄中(四左七左)

今定從者當在四位八人上

正臺式云、馬車從者一位十二人、二位十人、三位八人、四位六人、五位四人、六位以下二人、但至二于

祭使日、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者、爰年來之間、供二奉諸祭使一之輩、無レ依二人之貴賤一、不レ別二

位之高下一、所レ率從類、多倍二式數一、就レ中賀茂、石清水等、臨時祭使陪從等、所レ率從者、無レ有二涯岸一、所

レ着二衣裳一、非二綾羅錦繡一、莫レ不レ着用一、非二唯不一レ愼二朝章之重科一、諸官緩怠不二糺行一之所レ致也、自今以 衍カサ 令カサ

後、宜下仰二檢非違使一、重加二禁遏一、若乖二制旨一、式數之外、有二過差之「後」類一、全捕二其身一、但至二于服一、任レ舊 衣サ

破却、令レ愼二將來一者、

天延三年二月廿五日

右衛門權少尉平祐之奉

太政官符

一應レ同下禁二制賀茂齋院禊祭日、供奉諸司諸衛官人一、同社臨時祭幷石清水宮臨時祭使、舞人陪從

等一、從二數多一及着二非色衣袴一事六箇條內、今定二從者一、

四位八人、五位六人、六位四人、

右從者等、從 隨サ 位階一有二其數一、式條在レ之、苟年來之間、人心嶮岨、好率二多數一、或七八十人、或五六十

人、帶二弓箭一着二綾羅一、奔二走於騎馬之後一、眩二耀於塵埃之中一、梟惡之士相加、動致二鬪亂一、傷害是尤、雜

人猥聚、各爭二威權之所一致也、仍神事之日、從者之數、置 量サ 時宜所二加定一少、特守二此法一勿レ以二踈漏一、非

色衣袴、尋常之時、諸人所レ着、任二先制一同禁制、夫政有二弛張一、事有二治置一、宜レ立レ法、明王舊典、以レ重 量カサ

聽殿上六位指貫事停簾務

是日符又在卷六十七（廿三左）法曹至要抄中四左法曹至要抄中（三十左）載此符係六月廿五日

從レ輕、章條通規、宜下五位以上及昇殿六位以下、所レ着絹袴、勿レ必切勘、以前條事如レ件、中納言從三位兼行民部卿藤原朝臣文範宣、奉レ勅、若有レ乖レ符旨一致二違犯一者、僧俗停二其釐務一、不レ預二公請一、俗官不レ論二位蔭一、科二違勅罪一。法官不レ糺、爲レ他被レ告、忽與同罪者、諸司承知、依レ宣行レ之、不レ得二違越一、符到奉行、

權左中辨菅原朝臣輔正

天延三年三月一日（卷六十七法曹至要抄中（七左））

太政官符

一應レ禁二制諸祭使多隨二步卒僕從一着二用綾羅繡絹衣袴一事　永延四箇條内、

右僕從之法、前立二品秩儉約之誡一、屢降二禁制一、而頃年之間、諸祭使等、或隨二數多之步卒一、衣袴費二綾羅一、或列二七八之童僕一、服用二飾錦繡一、非二唯亂一尊卑一、最似レ好二奢僭一、撿非二違使寄一事神祀一、无レ加二糺彈一、積習之漸、口及二上僭一、同宣、奉レ勅、宜下特下二知撿非違使一、如レ此之類、一切禁止、若乖二制旨一、猶レ有二違犯一、所レ隨主人、科二違勅罪一、然則放逸驕慢之輩、永斷二好服一、徒步牛馬之走、自禁二誇麗一、

永延二年四月十四日

左大臣宣、奉レ勅、賀茂齋内親王、行禊前駈、并祭使等陪從隨二其品秩一、各有二定數一、而年來不レ准レ其

數之過差、兼亦着二綾羅一施二光華一、因レ之禁制之旨、再三重疊、而撿非違使等、乍レ存二其由一、偏稱二神事一、不レ加二制止一、還忘二憲法一、今須重任二先定一、慥加二禁遏一、至レ于着二禁色一之輩、全捕二其身一、令レ着二申主人一、然後昇殿之人、停二其昇殿一、以外之輩、不レ預二釐務一、若使官人等、猶致二阿容一者、重處二勘責一、將懲二方來一者、

天元五年三月廿二日（日本紀畧）

右辨官下二撿非違使一

雜事二箇條狀

一定二使典侍車幷前駈數一事

右年來件使典侍前駈不レ少、後車亦多、服二綺紈一而半透、裝二羅繡一而口思、其一車之費、豈只十家之產、同宣、奉レ勅、自レ今以後、車勿レ過二五兩一、騎勿レ過二八輩一、五位二人、六位已下六人、以レ是爲二其定數一者、

以前條事、所レ仰如レ件、使宜二承知一、依レ宣行レ之、不レ得二違越一、

永祚二年四月一日　　左大史大春日朝臣良辰奉脫カ

大外記兼主税助菅野朝臣忠輔奉

四月五日右衛門少志櫻井守明奉

弘仁格〔格三ノ廿〕延暦十七年六月十四日符定僧都以下依無用不取僧挿短兵

玄蕃式云、僧正、從僧五人、沙彌四人、童子八人、大少僧都、各從僧四人、沙彌三人、童子六人、律師各從僧三人、沙彌二人、童子四人、威儀師各從僧一人、沙彌一人、童子二人、東大寺別當、從僧、沙彌、童子各二人、興福、元興、大安、藥師、西大、法隆、弘福、四天王、崇福等寺〔式〕寺等別當、幷法華寺大鎮、各從僧一人、沙彌一人、童子二人、三綱、少鎮、沙彌一人、童子二人、並用二本寺物一供之、其童子各米一升二合鹽五勺、

大政官符治部省

應レ停二止僧綱凡僧乖一違法式一、多率二弟子童子一事

今定

僧正各從僧陸口　童子拾人
僧都各從僧伍口　童子捌人
律師各從僧肆口　童子陸人
凡僧各沙彌貳口　童子肆人

右撿二案内一、僧綱凡僧、弟子引率之數、載在二格條一、非レ有二改定一、何得二過差一、而今近年之間、奢僭之輩、不レ愼二憲法一、所レ率之從類、各二三十人一、以レ多爲レ樂、以レ少爲レ恥、志乖二禪定一、旨渉二放逸一、其尤甚者、好着二奇服一、間挾二短兵一、恣耀二威武一、動致二鬪亂一、非二唯忘一皇憲之嚴重一、還亦致二佛法之澆醨一、仍可レ加二禁遏之狀一、下二知左右京職一、左右撿非違使一、先了、左大臣宣、奉レ勅、宜レ加二炯誡一、依レ件定行レ者、省宜二承知一、依レ宣行之一、不レ得二違越一、符到奉行、

右大辨藤原朝臣在國　左大史兼中權介大春日朝臣良辰

永延二年〔朝〕六月二日〔朝野群載十六〕

僧尼令云、僧聽二近親一謂二三等以上、餘稱二近親一、皆准レ此也、鄉里謂二本貫一也、取二信心童子一謂二未成レ人之稱一、○（也〔令〕）供侍、年至二十七一、各還二本色一、其尼取二婦女情願者一、謂、不レ限二年之長幼一、但取二於近親鄉里一、

○馬鞍裝束事　着二緋鞦鞍一事　在二撿非違使部一　螺鈿鞍事　在二金銀部一

日本紀云、天武天皇十一年四月乙酉、婦女乘レ馬如二男夫一、其起二于是日一也、私記云、從レ此以前、女子騎レ馬、踞二居馬上一、鐙二於一方一也、鞍〔式〕

弾正式云、六位以下鞍、總不レ得二連着一、但聽レ着二鞦轡一、及後末紫。褾紫籠頭鞦靶緋鞦等、皆禁二斷之一、

私案、五位已上可レ連レ着之一、但不レ聽レ用二緋一、

貞觀九年六月廿日、大納言正三位兼左近衛大將藤原卿宣、不レ可二着用一之着二用緋鞦一、五位以上依二舊例一、取二名奏聞一、六位以下禁二其身一、但鞦者、依二去仁壽四年宣旨一、送二左右馬寮一、自外之色、六位以下着二總鞦一、及非色雜物、固禁二其身一、悉從二破却一者、馬寮式云、凡非色「六位以下着」之人所二着用一緋鞦者、勘收。充二寮用一、（以〔式〕）（衍カ歟）

五月五日節以儀杖擾也見諸衛式

私案、鞦者不ㇾ從ㇾ被却、可ㇾ送ㇾ馬寮、但五位幷律師已上、錄ㇾ名奏聞、僧尼依ㇾ法苦使、

彈正式云、凡騎皮泥障（泥障〔式〕）、聽ㇾ五位以上著ㇾ之、（上返ㇾ）

又云、以ㇾ獨窠錦ㇾ爲ㇾ鞍褥ㇾ者禁ㇾ之、

又云、五位以下、聽ㇾ用（上ㇾ）虎皮、但豹皮者、參議以上、及非參議三位聽ㇾ之、自餘不ㇾ在ㇾ聽限、

弘刑格云、太政官符、應ㇾ禁ㇾ斷犢皮鞦ㇾ事、右被ㇾ右大臣宣ㇾ偁、奉ㇾ勅、牛之爲ㇾ用、在ㇾ國切要、負ㇾ重致ㇾ遠、其功實多、今聞、無賴之流、爭事ㇾ驕侈、剝ㇾ斑犢ㇾ競用ㇾ鞍鞦、及胡籙等之具、爲ㇾ弊尤甚、事須ㇾ禁絕、若有ㇾ違犯ㇾ科ㇾ違勅罪、主司阿容、亦與ㇾ同罪、（十三〔格十二後紀十二〕）

延曆廿二年十二月廿一日〔格十二〕

彈正式云、五月五日、五位以上諸王諸臣、獻ㇾ走馬（走馬〔式〕）ㇾ時、兵部省分頭、陣ㇾ列朱雀東西ㇾ訖、省申ㇾ臺云、列ㇾ馬訖即忠以下分ㇾ立左右ㇾ巡ㇾ撿禁物、其馬走裝束、聽ㇾ用純（純ㇾ）素金銀、乘人裝束不ㇾ聽ㇾ禁遏、若有ㇾ違犯ㇾ兵部不ㇾ勘者、喚ㇾ省及主（主ㇾ）彈之、又云、五月五日供節、諸衛府官人以下、除ㇾ甲冑ㇾ餝之、外不ㇾ聽ㇾ用ㇾ金銀ㇾ縱有ㇾ違犯、只彈ㇾ禁色、不ㇾ得ㇾ抑留、（五品以下、走馬裝束、禁遏〔式〕、若有ㇾ違色〔式〕）亦准ㇾ此、

又云、大臣以上、覆鞍者用ㇾ淺紫ㇾ、參議已上深緋、諸王五位以上綠色、諸臣黄色、六位以下不ㇾ得ㇾ用、

又云、金銀薄泥、不ㇾ得ㇾ爲ㇾ服用幷雜器餝、但五月五日、諸衛府甲冑之餝、不ㇾ在ㇾ制限、

○蠱毒厭魅、及巫覡等事（附出、合藥不ㇾ如ㇾ本方ㇾ事、大房小房情、見ㇾ此中ㇾ、）

賊盜律云、造ㇾ畜蠱毒ㇾ、謂ㇾ造ㇾ合成ㇾ蠱堪ㇾ害ㇾ人者、及敎令者絞、造畜者同居家口、雖ㇾ不ㇾ知ㇾ情者遠流、若里（〔律〕長）者坊令、（長亦同、）坊知而不ㇾ糺者、徒三年、造畜者雖ㇾ會ㇾ赦、亦同居家口、及敎令人亦遠流、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无ㇾ家口同流ㇾ者放免、即以ㇾ蠱毒、毒ㇾ同居ㇾ者、被ㇾ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ㇾ知ㇾ造ㇾ蠱情ㇾ者不ㇾ坐、（依ㇾ律、被ㇾ毒之人父母、不ㇾ知ㇾ情者、父母合ㇾ原、蠱毒家口、會ㇾ赦猶流、恐ㇾ其洩ㇾ於知ㇾ情、假有ㇾ親兄弟、大房造ㇾ蠱以毒ㇾ小房、既同父母、不ㇾ知ㇾ情者放免、知ㇾ情、所ㇾ以「仍」（例〔律〕）不ㇾ聽ㇾ住、若以ㇾ蠱毒ㇾ毒ㇾ同居、被ㇾ毒之人父母妻妾子孫、不ㇾ知ㇾ情者不ㇾ坐、雖ㇾ復兄弟相毒、終是被ㇾ毒人父母、既無ㇾ不ㇾ免之制、不ㇾ知ㇾ情者不ㇾ坐、又依ㇾ律、犯罪未ㇾ發、自首合ㇾ原、造ㇾ畜蠱毒之家、良賤一人先首、雖ㇾ餘首訖、不得ㇾ免ㇾ罪、犯罪（罪首〔律〕）訖（免〔律〕）本許ㇾ自新、蠱毒已成、自新雖ㇾ雪、雖ㇾ會ㇾ大赦、仍並從「依之」（流〔律〕）物記云、親兄弟者、自兄弟之、大房小房並住之房耳、然依ㇾ父兄住ㇾ大房、弟住ㇾ小房〔耳、師云、注云、大房小房者、是一端耳、然則住ㇾ同房ㇾ而毒亦同、（也カ）（春同、）

又云、以ㇾ毒藥ㇾ毒ㇾ人、及賣者絞、即賣買而未ㇾ用者近流、（謂、鴆毒（猶〔律〕）（治〔律〕）葛烏頭附子之類、）雖ㇾ毒藥可ㇾ以療ㇾ病、買者將ㇾ毒ㇾ人、賣人不ㇾ知ㇾ情不ㇾ坐、（者、）魚肉有ㇾ毒、曾經ㇾ病ㇾ人餘者、速焚ㇾ之、違者杖九十、故與ㇾ人食、幷出賣、令ㇾ人病ㇾ者徒一年、以故致ㇾ死者絞、即人自食致ㇾ死者、從ㇾ過失敎人法、（雖ㇾ不ㇾ與ㇾ人、其人自食、因即致ㇾ死者、從ㇾ過失敎人法、徵ㇾ銅入ㇾ死家、）

盜而食者不ㇾ坐、

又云、有ㇾ所ㇾ憎惡ㇾ而造ㇾ厭魅ㇾ及造ㇾ符書ㇾ咒咀、欲ㇾ以敎ㇾ人者、各以ㇾ謀殺ㇾ論、減ㇾ二等、（厭事多方、罕ㇾ能詳悉ㇾ、或剋ㇾ作人身ㇾ、繫ㇾ手縛ㇾ足、如ㇾ此厭勝事非ㇾ一緒、魅者或假ㇾ借託鬼神ㇾ、或妄行ㇾ左道之類ㇾ、或咒ㇾ或咀、欲ㇾ以敎ㇾ人者、於二二等尊長ㇾ、及外祖父母ㇾ、夫之祖父母ㇾ、各不ㇾ減、以ㇾ故致ㇾ死者、各依ㇾ本敎法ㇾ、欲ㇾ以ㇾ疾苦ㇾ人者、又減ㇾ二等ㇾ、「又」（〔律〕无）子孫「爲」（〔律〕无）於ㇾ祖父母父母ㇾ、家人奴婢於ㇾ主

□條又在□次諸蘇

「人」者、各不ㇾ減、即於ニ祖父母父母及主一、直求ニ愛媚一、而厭咒者徒二年、
（醫〔律〕）
職制律云、合ニ和御藥一、誤（〔律〕）不ㇾ如ニ本方一、及封題誤者、旨徒三年、合ニ和御藥一、須ニ先處ㇾ方依ㇾ力合和一、不ㇾ得ニ差誤一、若有ニ錯誤一、不ㇾ如ニ本方一、謂ニ分兩多少一、不ㇾ如ニ方法一之類、合成仍題ニ封其上一、注ニ藥選缺冷熱之類一、并寫ニ本方一、但進、若有ニ錯誤一、不ㇾ如ニ本方一、及封題有ニ誤等一、但一事有ニ誤者一、醫即合ニ徒三年一、料理簡擇不ㇾ精者、杖六十、（〔律〕无）料理、謂ニ應ニ熬煎洗漬一之類一、簡擇、謂ニ去ニ惡留ニ善、皆須ニ精細一之類、有ニ不ㇾ末ニ進御一者、各減ニ一等一、謂、應ニ徒者從ニ徒上減一、應ニ杖者從ニ杖上減一、是各減ニ一等一、監當「之」官司、各減ニ醫一等一、（少）輔「狀」（无）以上一人、共ニ內藥正等監視一、除ㇾ醫以外、皆是監當官司、並於ニ已進未進上一、各減ニ醫罪一等一、餘條未ㇾ進御一、及監當之官司並准ㇾ此、（乘）舟船乘輿服御物、但應ニ供奉之物一、未ニ進御一者、各隨ニ輕重一減ニ一等一、監當官司、又各減ニ一等一、故云ニ並准ㇾ之一、
伏〔律〕
法曹至要抄ノ上廿八左
雜律云、醫爲ㇾ人合ニ藥一、及題ニ疏針刺一、誤不ㇾ如ニ本方一、故ㇾ人者、徒一年、醫師爲ㇾ人、「和合」（合和〔唐〕）湯藥、其藥「即」（〔唐〕无、法ナシ）有ニ君臣分兩一、題ニ疏藥名一、○（或〔唐〕）注ニ冷熱遲（ナシ）并針刺等一、錯誤不ㇾ如ニ今古藥方及本草法一、以故ㇾ人者、醫合ニ徒一年一、若故ニ親屬尊長一、得ニ罪輕ニ於過失一者、各依ニ過失故ㇾ人法一、謂ニ本方一、於ニ人無ニ損者一、（〔唐〕杖六十）雖ㇾ不ㇾ傷ㇾ人笞卅、（謂、不ㇾ如ニ本方一、於ニ人無ニ損者一、尊卑○（貴ナシ）賤一同ニ科一、不ㇾ論ニ尊卑一、）減ニ一等一、（无〔唐〕）尊卑長幼貴賤、並依ニ故ㇾ人傷本法一、減ニ一等一、故ㇾ人者、其傷重者、減ニ一等一、謂、非ニ○（指〔唐〕）的爲ニ人療ニ患一、尋常賣藥、故不ㇾ如ニ本方一、雖未ㇾ有ニ故傷一者、亦依ニ故ㇾ人傷法一、減ニ一等一、故ㇾ人、合笞卅、（卅ナシ）已有ニ故傷一者、亦依ニ故ㇾ人傷法一、減ニ一等一、故ㇾ人者、徒一年、（三十ナシ）即賣買不ㇾ如ニ本方一、故ㇾ人者、亦如ㇾ之、
臣脫カ
新修本草第一云、藥有ニ君一、佐使一、以相宣攝合和者、宜ㇾ用ニ一君二臣五佐一、又可ニ一君三臣九佐一、本說如ㇾ此、
凡カ
今案、猶ニ如立令制一、若多ㇾ君少ㇾ臣、多ㇾ臣少ㇾ佐、則氣力不ㇾ同故也、而撿ニ仙俗諸方一、亦不ニ必皆爾一、養命之藥則多ㇾ君、養性之藥則多ㇾ臣、療病之藥則多ㇾ佐、猶ニ依本性所ㇾ主、而兼復斟酌、詳用ニ此者一、益當ㇾ爲ㇾ善、又恐上品君臣中、復各有ニ貴賤一、譬如ニ列國諸侯一、並雖ㇾ稱ㇾ制、而猶歸ニ宗周一、臣佐之中、亦當ㇾ如ㇾ此、所ㇾ以門冬遠志、別有ニ君目一、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ニ其優劣一、不ニ皆同一ㇾ
臣カ
秩、自ㇾ非ニ農岐之徒一、敢詮ニ正正應領一、略輕重、爲ニ其分劑一也、
賊盜律云、有ㇾ所ニ憎惡一、而造ニ厭魅一、及造ニ符書呪詛一、欲ㇾ以ㇾ致ㇾ死者、各依ニ本故法一、謂、以ニ厭魅符書呪詛之故一、但因ニ一事一、欲ㇾ以疾ニ苦人一者、又減ニ二等一、（謀故得ニ減二等一者、謂、從ニ謀故上減四等一、）子孫於ニ祖父母父母一、家人奴婢於ニ主者一、各不ㇾ減、（即是二等尊長、外祖父母等、）子孫於ニ祖父母父母及主一、直求ニ愛媚一、而厭呪者徒二年、（謂、子孫於ニ祖父母父母及家人奴婢於ニ主者一、若涉ニ乘輿一者皆絞、謂、雖ニ直求ニ愛媚一、便得ニ罪一、重於ニ盜一、服御之物、准ニ例亦入一、）
虐罪、無首從、
古老云、太皇大后、（邑上母后、）於ニ東五條殿一、（四條大路南洞院東大路東、）有ニ御產事一、（先々坊歟）產難之間、占云、御產之下、有ニ厭者一歟、搜求之處、無ニ有ニ其物一、見ニ御板敷之下一、白頭嫗取ニ梓弓之折一、（之ナシ）齧立齒居、逐ニ出件嫗一、即時御產已了、人申云、此嫗可ニ何爲一哉、貞信公命云、御產已平、可ニ早追却一者、不ㇾ問ニ由緣一、忽以追却、仁化之美、世傳稱歎、妖不ㇾ勝ニ德一、可ㇾ知有ニ驗矣一、
（上東門院）（紀畧二月五日）
爰奉ニ呪咀皇后一之事、寬弘六年二月、發覺拷訊、陰陽師斷ニ定罪名等一、遠祖先公之行、當時相（道長）

左大臣家以左衛門尉甘南備保資右衛門尉豊原爲時等於清和院令問也無德

府不ㇾ歎歟、但呪咀之起、事依ニ皇后結斷之文一、可ㇾ謂ニ難義一、爲ㇾ後學一、載注ニ于左一、（高階光子源氏）

勘ニ申散位源朝臣爲文、民部大輔同方理、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妻、及方理朝臣妻、僧圓能等

罪名一事

右主稅頭兼大外記播磨權介滋野朝臣善言仰僧、大納言兼皇太子傅藤原朝臣道綱宣、奉ㇾ勅、散位源朝臣爲文、民部大輔源朝臣方理、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妻、及方理朝臣妻等、奉ㇾ令ニ僧圓能一呪ニ咀皇后一、幷厭ニ魅敦成親王（道長ヵ）左大臣一也、件等人所ㇾ當罪名、宜ㇾ令ニ明法博士勘申一者、今年二月五日、勘ニ問僧圓能等一日記云、問ニ圓能一云、作ニ厭式一、奉ㇾ呪ニ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之由、依ㇾ實辨申、如何、圓能申云、依ニ伊豫守公行朝臣妻宣旨一云、人語ニ奉ニ呪咀之由一、昨日被ニ勘問一之次、依ㇾ實辨申先了（高二位女中關白家宣旨也）（伊周ヵ）止申、復問云、奉ニ呪咀之趣一、依ㇾ實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彼趣者、中宮、若宮幷左大臣、御座之給間、帥殿無德爾御座之給布、世間爾此三箇所、不ㇾ可ニ御座一之由、可ㇾ奉ニ厭魅之趣也一止申、復問云、此事相語之人、宣旨只一人歟、重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先者民部大輔源朝臣方理奈半相ニ語侍之一、去年十二月中旬比也、宣旨者同月下旬許爾奈半語侍之、厭符者二枚也、一枚者度ニ宣旨一侍支、一枚者爲ㇾ度ニ方理朝臣一、持向ニ彼宅一、而方理朝臣他行、妻爾奈半具ニ依知一、其事天預侍利之、祿爾者紅花染袴一領奈半分得天侍之、宣旨祿者給ニ志絹一疋也一止申、復問云、圓能加外、相ニ知此事一之陰陽師幾侍之、又有ㇾ驗之寺社及可ㇾ然之所々爾成ニ此厭法一乎、重辨申、如何、圓能申云、寺社所々爾更不ㇾ成ニ件事一、但宣旨宅爾

侍藤原吉道奈半、案內者知天侍耳半彼宅出納春正者爲ㇾ使雖ㇾ來ニ圓能許一、案內者不ㇾ知也侍耳半、元來僧道滿奈半、年來召ニ仕彼宅一之陰陽師者、侍已止（曾）春正申侍禮、厭符之事者相語毛也侍爾「出」（之カサ）申、復問云、方理朝臣宣旨、同比爾件事遠相語止辨申、彼二人共相ニ（前）議件事一天分爲歟、又僧源心止圓能止常相ニ語件事一之由、圓能加弟子妙延所ニ指申一也、又前越後守源朝臣爲文親昵召ニ仕圓能一之間、有ニ其緣一天受ニ方理朝臣夫妻之語一也止昨辨申世利、若爲文毛知ニ此事一歟、一々慥辨申、如何、圓能申云、方理宣旨住所各異侍禮者、所々爾志天受ニ此語一侍利支、相議天也所ニ厭符一事乎者分ニ爲侍介無一、不ニ知侍、然圓能毛互不ㇾ分ニ知一、又源心者本自不ニ隔ニ雜事一之間、雖ㇾ有ニ親昵之語一、非ニ如（知カサ）此厭符之事一、又爲文朝臣爾者雖ニ語雜事一、件厭符事者不ㇾ示、圓能依ニ罷ニ通彼宅一天、方理朝臣者招取天相ニ語此厭符之事一侍之也止申、拷畢、

問ニ妙延一云、師僧圓能依ニ方理朝臣夫妻幷宣旨等語一天、奉ニ呪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一之由、及厭符等乎理ニ置所々一辨申、如何、妙延申云、師弟子間爾侍禮毛止不ㇾ知ニ何事一、去年冬童子物部糸丸爾絹一疋令ニ持天來天侍之者見侍支、又圓能、源心相語事者見侍支、不ㇾ知ニ何事一止申、拷畢、

問ニ糸丸一云、師僧圓能作ニ厭符一天、奉ニ呪咀中宮若宮幷左大臣一之由、汝爲ニ彼童子一天可ㇾ知ニ件事一、不ㇾ知給、申祓祿天、從ニ宣旨一宅絹一疋者持來侍支、又紅花染衣女乃持來天侍志者見侍支、不ㇾ知ニ何所之物一、但去年十二月之間也止申、拷畢、」者先是同四日內

問日記、依事情同、更不注載、謹撿盜賊律云、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咀、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若涉乘輿、皆絞、疏云、謂、雖直求愛媚、便得罪、重於盜服御之物、准例亦入、八虐、罪無首從、栗書云、三后不減至尊、名例律云、稱乘輿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並同、又云、八虐、一曰謀反、注云、謂謀危國家、唐儒張云、謀殺三后、並不得輕於宮闕、若未行其三后、此求愛媚、涉乘輿、五曰不道、注云、謂厭魅、又賊盜律云、謀殺人者（律）徒三年、已傷者近流、從而加（功者）加役流、造意者、雖不行仍爲首、注云、雇人殺者亦同、唐儒宋云、謀殺皇親及議貴等、口無異文、令依凡斷、又名例律云、六議、一曰謀親、注云、謂皇親及皇帝、五等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三等以上親、六曰議貴、注云、謂三位以上、又條云、犯八虐、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注云、獄成、謂賊狀露驗者、又云、除名者、官位勳位悉除、課役從本色、疏云、謂出身以來官位勳位悉除、又云、二罪以上俱發者、以重者論、又云、五位以上犯死罪者、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者、不用此律、僧尼令、義解云、依律雜犯死罪者除名、即知僧尼犯死罪者、亦先還俗、然後處死者、今件爲文朝臣、方理朝臣妻等、趣厭咒謀在殺害、或擬奉危　皇后、或似可害皇親、兼含惡心、思損議貴、此等罪戾之中、以涉乘輿爲重、即從二罪之例、入八虐之條、不論男女、不辨首從、須各除名皆處絞刑、至于圓能、尤是加功之者也、依无差別之法、又同上件之輩、更令還俗、全以可坐、就日記撿案內、爲文不知之由、圓能

辨申、已耳而被下宣旨之旨、猶加犯人之列也、絲綸可有其由、結斷何任其意、仍法條所指、勘申如件、

寬弘六年二月八日

從五位上守大判事兼明法博士美濃那朝臣直節

從五位上行勘解由次官兼明法博士令宗朝臣元正

寬弘六年二月廿日

公季
內大臣宣、奉勅、源方理奉令僧圓能呪咀皇后、尋其由緒、寄事前太宰權帥藤原朝臣伊周也、事之根元在藤原朝臣、自有指召、不可令朝參者、

寬弘六年二月廿日

主稅頭兼大外記播磨權介滋野朝臣善言（日本紀署）

右中辨源朝臣道方傳宣、內大臣宣、奉勅、奉呪咀中宮、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妾、從者藤原吉道、出納不知姓春正、宜仰撿非違使、慥尋在處、令捕進、但捕獲之輩、隨其品秩、將加勸賞者、

左少史竹田宣理奉

防鴨河判官右衛門志杜重親奉

寬弘六年二月廿日

太政官符左右京職

應慥尋在所、捕進伊豫守佐伯朝臣公行妾從。藤原吉道、出納不知姓春正等事

右內大臣宣、奉勅、件吉道等、爲勸糺奉呪咀皇后之事、宜仰彼職慥尋在所、令捕進、但捕獲之輩、隨其品秩、將加勸賞者、職宜承知、依宣行之、所犯已重、不得疎略、符到奉

行、

正四位上行宮内卿兼左中辨備中權守源朝臣道方　正六位上左少史竹田宿禰宣理

寛弘六年二月廿日

左府於二里第一被レ修二仁王百講願文一咒願、顧文、大内紀菅原宣義作、口口釋迦如來白衣弟子、左大臣正二位藤原朝臣道長、凝二丹誠之誠一、仰二青蓮之眼一、身力不退、敬白而言、夫應身化身、莫レ辨二去來之跡一、眞諦俗諦、孰明二權實之機一、故能圓融之月、遍臨二三千法界一、无相之波、遠潤二百億恒沙一、般若之理、不レ可二思量一、弟子身、是磽田、性荒圃、唯以二愚謹一而事レ君、專以二篤誠一而報レ國、理二陰陽於殷風一、傳二巖之雲遙隔一、用二舟檝於漢水一、泗川之隈已枯、偏思二依二三寶之擁護一、以不レ案二庶務之紀綱一、弟子之誠、一日无レ靜、於レ是去月有二雷風一、司天奏二咎徵一、告二謎於北闕之主一、卅試於東閣之臣一、聞レ之先懼二訓道之失一、其中、見レ之更驚二變理之忘一、其道、不レ然何故煙霞可レ樂之天、忽以二晦冥一、草木漸萌之地、卅此灾異一、方。寵愛無雙之皇后者、弟子之外孫也、榮耀之照二於一家一、光華可レ傳二於萬代一、是以豫二參魏象之朝一、々々拜二覲漢龍之日一、々先入二椒房一、長思董二於芳氣一、忝弄二金卵一、寵待二於恩輝一、蓬山不死之藥、易二我命一、則欲レ得、葛洪長生之方、賣二我身一、則可二賣取一、每思二兩宮之久視一、不レ顧二弟子之一生一、豈憶傍有二鼠感之心一、竊挾二巫蠱之道一、彼謀難二隱匿一、其事自發覺、蒼天不レ能二覆載一、赤地不レ能二持載一、則知二社禝之助一、多是佛天之力也、然猶諂邪之氣已積、疑是咒厭之術之殘、非レ仰二三寶一、何滅二七難一、仍奉レ圖二繪百部仁王經一、廼掃二蓮府之臺榭一、移二鷲峰之儀式一、立二百獅子座一、延二百龍象衆一、一日二時、講演供養矣、九色粧外、合二掌花一而擎、百和煙中、運二心香一而供、所レ生功德、如來捨諸、南无仁王般若經、南无五大力菩薩、所レ說不レ誑、利益勿レ疑、慧風暗吹、天異之妖雲盡散、法雨普灑、人恙之邪霞早消、以二此妙業一、先獻二宸儀一、轉輪運レ遠、山車呈レ瑞、垂衣化レ長、天袖撫レ磐、長信宮前、石芝數レ葉、少陽殿下、紅蕖吐レ芳、梁園之月鎭明、台閣之花長綻、子竹累レ葉而茂、孫桐連レ枝而鮮、冠蓋如レ雲、珮履鳴レ玉、彼獲レ罪之輩、還悔二積惡於天一、座レ法之人、更懃二餘殃於地一、請振二神劒一、盡截二禍胎一、請懸二寶劒一、暗明二「送」逆心一、講席以後、餘孽長斷、天下靡靜、海波平、老少盡住二壽城一、道俗併遊二樂土一、凡厥具縛二群類一、乃至常沒衆生、離二妄倒之心一、丈眞覺之敬白、

寛弘六年二月廿三日【紀署廿五日臨時仁王會】

同前呪願

仁王般若　波羅蜜經　說是釋迦　號謂二佛母一　弟子歸命　至心抽レ誠　敬拂二樹臺一　專企二齋會一　百鋪佛像　百部經王　新課二丹青一　刻寫二翰墨一　伸二春美景一　已首良辰　請二百法師一　轉二百高座一　如說供養　如法修行　幡蓋高飜　燈燭新挑　偏仰二佛日一　欲レ滅二七難一　宜扇二慧風一　將レ生二七福一　皇宿告レ罷　風雷呈レ妖　李氏之占　棘位多懼　積惡之輩　獲二罪于天一　處科之人　遁レ法無レ地　諂送二自過一　媚訴二邪神一　不レ知二己罪一　搆二造厭式一　共仕二朝廷一　變作二仇讎一　偷妬二官榮一　更爭二寵章一

往二反路巷一出二入門庭一靈邪祠中驗佛堂下若男若女或僧或尼厭魅成レ謀咒禁思レ害丹筆所レ論絞斬設レ刑皇憲所レ優流徒有レ法朝恩如レ忘野心未レ悛奉レ厭二后宮一奉レ厭二皇子一周公大聖宣文至賢管氏捧レ邪匡人謀レ難弟子暗陋官貴職嚴澆季自交薄命盡慎鸞臺鳳闕踐二露戴一星十有五年傳レ綸敷レ政天之與レ善陰謀漸彰神之應レ眞咒咀自發般若智劒願抛二禍胎一無相神符願追二怨敵一功德風底天衆添レ威廻向雨中地祇覺レ睡擎二此慧業一奉レ翊二皇基一金輪德長玉床化久中圖之月千秩彌清東園之風萬歲鎭靜外孫帝子天遙皇明繼二堯雲光一傳二舜海波一連枝累葉開二次第花一蓮府槐門爲二長劣路一不レ隔二內外一不レ論二親疎一妙力功德悉地圓滿鐵圍沙界六趣三途善根所レ覃遍以引導

寬弘六年二月廿三日

停二帥朝參一宣旨以下、爲レ見二事情一載レ之、但願文咒願、不レ可二必加一、然而明述二厭魅之與一、不レ秘二怨敵之詞一、仍爲レ亦後代爲レ載レ之、

賊盜律云、凡造二妖書及妖言一遠流、（注）造、謂、自造二休咎及鬼神之言一、妖言、謂、撰二成妖異之書一、詐爲二鬼神之語一、休、謂、妄說二他人及己身有一休徵一、咎、謂、妄言二國家有一咎惡一、（紀養）、覩、天盡（靈ヵ）地、跛說二災祥一、妄陳二吉凶一、並涉二於不順一者、（說ヵ）傳用以惑レ衆者亦如レ之、傳、謂レ傳レ言、用、謂レ用レ盡、其不レ滿レ衆者減二一等一、謂レ不レ滿二三人一、言理无レ害者杖六十、謂、雖レ說二變異一、無レ損二於時一、若二頭言一、（定ヵ）水旱之類、即私有二妖書一、雖レ不二行用一杖八十、言理无レ害者笞四十、

弘京格云、勅、比來無知百姓、構二合巫覡一、妄崇二淫祀一、蠱狗之設、符書之類、百方作レ恠、塡二溢街路一、託レ事求レ福、還涉二厭魅一、非唯不レ畏二朝憲一、誠亦長益二妖妄一、（養〔紀〕）自今以後宜二嚴禁斷一、如有二違犯者一、五位已上錄レ名奏聞、六位已下所司科決、但有二患禱祀一者、宜二於京外一祓除、

寶龜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　（格十二）

弘京格云、太政官符、應レ禁二斷兩京巫覡一事、右被二右大臣宣一偁、奉レ勅、巫覡之徒、好託二說一禍福一、庶民之愚、仰信二妖言一、淫祀斯繁、厭咒亦多、積習成レ俗、虧二損淳風一、宜自今以後一切禁斷、若深崇二此術一、猶不二懲革一、事覺之日、移二配遠國一、所司知レ之不レ糺、隣保匿而相容、並准二法科一罪、

大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吉備大臣、私教類聚云、莫用二詐巫一事

右詐巫之徒、里人所用耳也、眞之巫覡、官之所レ知、神驗分明、不二敢所一レ謂者也、但子孫汝等、好用二詐巫一、其聞二巫言一、何費若レ此、又生老病死、理之所レ然、天下含レ生、何物不レ死、詐巫邪道、豈得二更生一、何者巫之子孫、何爲二夭折一、巫之家道、何至二貧窮一、未レ得二我身一、何與二他願一、宜レ知二此意一、莫レ信二詐巫一、又常經二他家一、詐說二恠異一、教以二解潔一、即脫二衣裳一、損失過多、絕而无レ益、凡僞巫覡、莫レ入二私家一、巫覡每來、詐行不レ絕、

巫覡見レ鬼有二徵驗一記　善家異記

氏神

小字

先君、貞觀二年、出爲二淡路守一、至二于四年一、忽疾病危篤、時有二一老嫗一、自二阿波國一來云、能見二鬼知一人死生一、時先妣、引二嫗侍一（特推ヲ）病、嫗云、有二裸鬼一（持ヲ）椎、向二府君臥處一、於レ是丈夫一人怒、追二却此鬼一、如レ此一日一夜五六度、此丈夫即似二府君代神一（氏歟以ヲ）、須二能祈一氏神一、於レ是先考如レ言、祈二禱氏神一、嫗忽云、丈夫追二裸鬼一、令レ過二阿波鳴渡一、既畢、此日先考平復安和、其後六年春正月又疾病、即忽招二嫗侍一、病、嫗云、前年所レ見丈夫、又於二府君枕上一悲泣云、此人運命已盡、無二復生理一、悲哉、垂水古社、當レ成二丘藪一、其後數日、先考遂卒、寬平五年、余出爲二備中介一、到數十日、疫病大發、人民死沒者、顚仆道路、舘中忽有二此染注一、舍弟清風男兒、小字長者、及門人源敦等、數日之內、相次殞沒、時有二一優婆塞一、自二小田郡一來、自云、能見レ鬼、即招喚坐二左右一、於レ是優婆塞云、有二一鬼一（持ヲ）椎、打二府君侍兒之首一、時帶刀源敦爲二兒童一、在二余臥內一、今指二名者此童也一、須臾此兒熱、頭痛毒惱尤甚、又大驚高聲云、有二二鬼一奪二奉侍人菅野清高之首一、清高大懼、狼狽起レ座走出、未レ出二數十步一、卒然倒仆、疾病號呼、其後七箇日、優婆塞云、前日鬼着二菅清高一者、今日出去、一人云、可レ往二大和國葛城郡一、一人云、可レ行二京下一、是日清高平愈如レ常、又云、鬼着二源兒一者、得レ祭之後、歡喜無レ極、即赴二賀夜郡大領賀陽豐仲之家一、是日源兒病愈積二二日一、豐仲家疫癘大發、此事雖二迂誕一、自所レ視、聊以記レ之、恐後代以レ余爲二鬼之董狐一焉、

詐巫之輩、雖二其制一、神驗之者、爲レ亦二其徵一、載二此記一耳、

○出二弃病人及小兒一事（病死者、「弃」（更ヲ）安諸門」事、在二諸門部一）

弘京格云、太政官符、應レ禁二斷京畿內百姓出二弃病人一事

右右大臣奏�host、念二舊酬一レ勞、賢哲遺訓、重二生愛一レ命、貴賤無レ殊、今天下之人、各有二僕隷一、平生之日、既（之格）役二其力一、病患。時、即出二路邊一、無二人看養一、遂致二餓死一、此之爲レ弊、不レ可二勝言一、伏望、仰二告京畿一、早從（停格）下レ身格）禁正、庶令二路傍無一レ屍、天枉之鬼、天下多レ終、命之人者、被二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繩主宣一�host、奉レ勅、宜二早下知令一レ加二禁制一、如不レ遵改、猶違犯者、五位已上注二名申送一、六位已下不レ論二蔭贖一、決二杖一百一、臺及職。知而不レ糺、及條令、坊長、（國格）（國郡格）「郡」司、隣保、相隱不レ告、並與同罪、自レ今以後、永加二禁斷一、仍牓二示要路一、分明告知、

弘仁四年六月一日（格十二）

私案、名例律云、稱二與同罪一者、止坐二其罪一、並不レ在二除免一（贖ヒ）倍一（贓ヒ）加二役流一之例者、依レ是案レ之、於（正ヲ）出弃人一、不レ論二蔭贖一、決二杖一百一、而於レ不レ糺不レ告之人一、可二蔭贖一之、

（五右京職式云、京中路邊、病者孤子、仰二九箇條一令、其所レ見所レ遇、隨レ便必令二取送一施藥院及東西悲田院一、廿一右彈正式云、部內百姓、出二弃病人一者、五位以上取二名奏聞一、六位以下不レ論二蔭贖一、決二杖一百一、其職司知而不レ糺、及條令、坊長、隣保、相隱不レ告、並與同罪、案此條、六位以下、不レ論二蔭贖一、決杖者、有位之者可二見決一歟、頗違二律條一、可レ案レ之、）

貞觀九年三月七日、右少辨藤原朝臣千葉傳宣、右大臣宣、京中諸人、捨二

條領町長　澤醫

男兒於道路頭、遂爲犬馬見害喫、是即職吏之不治、人民之不仁、宜檢非違使每見此事、召當條領（令歟）町長等、重加勅當、當停（无）送居施藥院、淮其狀必申官者、

延臨格云、應令左右看督近衛等、每旬巡檢施藥院幷東西悲田病者、孤子多少有無安否（委）等事、右施藥院奏狀偁、院幷東西悲田三町、收（所）養病者孤子、其數不少、病者差宛預及雜使等、令勞治孤子、亦差宛預及雜使乳母養母等、令視（乳）養院司、常加巡檢、然預以下人等未必其人屢加勸戒、猶多懈怠、恐徒費衣食、存活者寡、望請、令看督近衛等、每旬分番、巡檢三所、察其多少、問其安否、預以下之人、若有闕怠、重令勘當、其巡檢之日、錄病者孤子數、付院司、令知之、亦其塞温不適、衣食无給者、令責院司、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事須看督近衛等、巡檢京中之日、有見路邊病者（人孤子）、隨便令取（丙）送乙院幷東西悲田、又大藏、宮內兩省、所宛綿及古弊帖疊（幣幅）等、施藥院司、請納之後、與彼院司、共相知頒、給三所病者孤子等、莫致疎略、

寛平八年閏正月十七日【格七ノ六十五】

應收養路頭爲病者事

右左大臣宣、奉勅、如聞、頃者京中病者、多臥路頭、無人收養、誰救其命、宜仰左右京職官人分預、幸坊令等、每條巡檢、取置便所、及隨檢非違使看督等、取送者、兩職承知、依宣行之、其食法、大男大女、日各米一升、鹽一勺、滓醬一合、小男小女、日各米六合、鹽五撮、滓醬五勺、但

（ヘシ歟カ）鶴（和名抄十八ノ三左）兼名苑云鶻一名鶻

米用以義倉料、鹽滓醬請大膳職、鋪設自掃部寮、衣服古幔、請自大藏省、事緣濟民、不得疎略、

左中辨紀朝臣

延長八年二月十三日　　左大史錦部宿禰

○鷹鶻（鶻ヵ）事　付餌取事　擯衣事、在男女衣服部

弘刑格云、太政官符、應禁○鷹鶻事　右被案内、太政官去寛龜四年正月十六日、下彈正臺、左右京職、五畿内、七道諸國、騰勅符偁、養鷹者先既禁斷、頃年以來、無事棄日、時暫遊覽、特聽一二陪侍者（得【格】）令養、欲送無事之餘景、實非凡庶之通務、如聞京畿諸國、郡司百姓、及王臣子弟、或詐稱特聽、或假勢侍臣、爭養鷹鶻、競馳郊野、公違禁制、理須懲肅、所司承知、嚴加禁斷（斷ヵ）、莫令更然、若猶不改者、六位已上錄名言上者、被右大臣宣偁、奉勅、私飼鷹鶻、已經禁制、今一切欲制、事不獲已、宜聽親王及觀察使已上、幷六衛府次官以上、特令得飼、但馳逐田畝、損傷民産之類、令所司錄名言上、其所聽人等、太政官給隨身驗、所司加檢校、然後聽飼、若無官驗輒飼鷹者、六位已下禁身、副鷹進上、五位已上錄名言上、阿容不言上者、同科違勅罪、

大同二年九月廿三日【格】

又云、太政官符、春宮坊鷹、令隨坊驗事、右太政官去九月廿三日、下臺幷兩職符偁、親王及觀察

使已上、六衛府次官已上、特聽養鷹、仍太政官給隨身驗、所司加撿挍、然後聽之者、今右大臣宣、奉勅、件鷹宜便〔逸史〕使令隨坊驗〔格妨〕、但雖有其驗、於民致擾者、隨事勘當、一依先符、

大同三年十一月二日〔格十二〕

流跪跌上至要抄有見血不限傷處多少但見血即坐十三字

法曹至要抄

弘仁八年九月廿三日、中納言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私飼鷹者、頃年禁斷已久、而今諸人、无有畏忌、公驗乖制恣養、宜仰看督。嚴令禁察、其五位已上錄名奏聞、六位已下禁身、申送所持之鷹、皆進內裏者、

撿非違使式云、請鷹官符、家家行餌取者、三位以上各二人、四位以下一人、

唐律四ノ廿二左

○馬牛及雜畜事

名例下、「小」（故カ）斂匿條云、鷹犬之屬、同畜產、

唐律十五（九左）

厩庫律云、凡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一年半〔唐〕）、贓重及殺餘畜產、若傷者、計減價准盜論、贓重、謂計贓得罪、重於一年徒、假（令〔至〕）有殺馬、直布十端、准盜合徒一年半、此名贓重、餘畜、謂除馬牛之外、並爲餘畜、直布兩端、即減八端價、或傷止直九端、是減一端價、殺減八端、傷減二端、償一端之類、（若傷、謂雖不死而有損傷、自牛馬及餘畜、各計所減價、准盜論至、〔要抄〕）減價、謂畜產直布十端、殺訖〔准〕（唯〔唐〕）爲傷（重ナ）跛跌、謂雖不見血、若傷重五日內致死者、從殺罪論、其誤殺傷者不坐、但償其減價、主自殺（不償〔唐〕）跛跌、公然即爲傷、

馬牛「杖一百」（誤殺者「者徒一年〔唐〕」不坐）

釋云、未知六日致死者計死減價、爲當計傷減價、答、六日致死者科傷罪、然則計傷減價科罪耳、

倩字鞏云假借使人也

又云、凡官私畜產、毀食官私之物、登時殺傷者、各減故殺傷三等、毀、謂有所唐突或觸「踏」（觝蹋〔唐〕）之類、償所減價、畜主備所毀「唐律注ヤ」、「臨」時專制者、必爲主、餘條准此、假如甲有牛馬、借乙乘用、有所毀裂、即乙合（合〔唐〕）償、其畜產欲觝齧人、而不償〔唐〕殺傷者不坐、○亦謂、登時殺傷者、即絕時皆爲故殺傷、朱カヤ

宗云、家畜毀食、主登時殺傷无罪也、釋、從之、釋云、若緣傷重、五日內致死者、亦依故法、

登時者、時絕者科故殺罪故、然則五日內致死、

唐律十五（十二）

又云、殺五等以上親馬牛者、與主自殺同、殺餘畜者、坐贓論減、止杖六十、各償其減價、

唐律十五（十二）

又云、犬自殺傷他人畜產者、犬主償其減價、發「踏」（觝蹋〔唐〕）人者、主亦如之、

畜產者、各以故殺傷論、

雜令云、畜產觝人者截兩角、踏〔令〕蹋人者絆之、齧〔唐〕

唐律十五（十三左）

厩庫律云、畜產及蹙犬、有觝齧〔唐〕人而標繩羈絆不知法、若狂犬不殺者笞卅、依雜令、畜產觝人者、截兩角、蹋人者絆之、

唐律十五（十二）

又云、犬自殺傷他人畜產者、犬主償其減價、餘畜自相殺傷者、償減價之半、即故放令殺傷他人畜產者、各以故殺傷論、

雜令云、畜產觝人者截兩角、其有狂犬所在聽殺之、

唐律十五（十二）

又云、殺五等以上親馬牛者、與主自殺同、殺餘畜者、坐贓論減、止杖六十、各償其減價

其車船至計借車船唐律作疏文接下

公廨

借用、若轉借他人、及借之者、或一計庸重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或借數少、（而日多、或借數多、而日少、〔唐〕）而計庸重於借罪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累贓爲坐、〔唐〕）其車船碾磑邸店之類、有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碾磑邸店〔律〕　借奴婢〔律〕　私役使〔律〕　借〔唐〕）各計庸賃、以受所監臨、及。牛馬車船「邸店碾磑」、各計庸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計借車船、（碾磑之類、理與借畜產不殊、故附此條、准例爲坐、）庸重者從上法、〔唐律十五ノ十六〕

又云、放官私畜產、損食官私物者、笞「廿」（三十〔唐律〕）損食□□卽贓重者坐、（贓論、若准贓得二布二端一尺、得此坐、）贓論、失者減二等、（謂、非故放、因七各償所損、（謂、各償所損之直、既云損食官私之物、或損或食、各合笞廿、是名計贓重者、坐而不償、若公廨畜產、損食當司公廨、既不同私物、不坐而不償、若損食餘司公廨、並得罪仍備、一准上文、）

賊盜律云、凡盜官私馬牛、（馬牛軍國所用〔欲坂〕、故〔律〕）而殺者、徒二年半、（馬牛與餘畜不同之、〔律无〕）

弘刑格云、詔、馬牛代人、勤勞養之人、因茲先有明制、不許屠敨、（問〔格十二ノ十七〕）今聞、國郡未能禁止、百姓猶有屠敨、宜有犯者不因蔭贖、先決杖一百、然後科罪、又聞、國郡司等、非緣公事、聚人田獵、妨民產業、損害實多、自今已後、宜令禁斷、更有犯者、必擬重科、

天平十三年二月七日〔格十二〕

又云、太政官符、應禁制敨牛用祭漢神事、右。（被〔格〕）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諸國百姓、（爲敨〔格〕）敨牛用祭、宜嚴加禁制、莫令爲然、若有違犯、科故敨馬牛罪、

延曆十年九月十六日〔格十二〕

牧長及帳唐律作監及牧尉

續紀八（廿八右）養老五年

卷廿二

廐牧令云、因公事乘官私馬牛、以理致死、證見分明者、並免徵、其宍皮、所在官司、出賣送價納本司、（謂、雖是私畜、其皮宍皆納若非理死失者徵陪、〔唐律十二左〕）官司以本畜酬替故、（畜產〔唐〕）

廐庫律云、凡乘駕官馬牛、（唐律注云、謂、圍繞爲寸者、）而脊破領穿、創三寸、（謂乘騎者脊破、唐律作疏文接答五十、）駕用者領穿、（瘡〔唐〕）圍三寸、經一寸、五寸以上笞五十、（唐〔唐〕）雖稱以上者、（創〔唐〕）雖更大、罪亦不加、若是傷非乘駕所損、（自從傷官畜產之罪、）不當此坐、

注云、謂、圍繞爲寸者、（瘡〔唐〕）圍三寸、經一寸、圍五寸一分、圍繞爲寸、）若放飼瘦者、計十分爲坐、一分笞廿、一分加一等、（謂、牧「方」（子〔唐〕）以上令瘦者、計十分爲坐、（假令一群、放百匹馬、十匹瘦、或百匹皆瘦、合杖一百、）即不滿十者、一笞卅、一加一等、（謂、止故八匹、二匹瘦笞卅、八匹並瘦、更加七等、合杖一百、）各罪止杖一百、（故云、各罪止杖一百、牧長及帳皆以所當通計爲罪、已上、）

格文可尋入、

弘刑格云、應禁制敨牛用祭漢神事、右。（被〔格〕）右大臣宣偁、奉勅、如聞、諸國百姓、敨牛用祭、宜嚴加禁制、莫令爲然、若有違犯、科故敨馬牛罪、

延曆十年九月十六日

六右

廐牧令云、牧牝馬四歲遊牝、五歲責課、一百每年課駒六十、（義解云、此條稱一百者、准數母畜、）

立責課法、（唐律四ノ十二右）

名例律云、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下文六百七十五頁參看）注云、生產蕃息、皆爲見在、疏云、生產蕃息者、謂馬生

駒可依母之由見之

此勘文又在八月七日甲斐國【沽】（御カサ）馬部

ン駒之類、

今私牧牝馬、到ニ官牧ニ遊牝、即牝馬歸ニ來本牧ニ産ニ子、件駒若依ニ母可ニ爲ニ私馬ニ歟、將依ニ父可ニ爲ニ官馬ニ歟者、責課之法、只計ニ母不ニ求ニ父、徵贓之條、忽依ニ牝不ニ謂ニ牡、乃知生益之駒、須ニ隨ニ生産之母、以ニ彼溪奔之難ニ禁、雖ニ有ニ零駕之相通、存爲ニ私馬之理、可ニ無ニ官畜之疑、

右一駒之爭、三章存ニ理、公私之論、是非可ニ知、仍勘申、

長保四年八月廿二日左衛門權佐令宗朝臣元亮（藤原實資）依ニ右將軍教ニ勘ニ之、在ニ信濃國牧ニ事云々、

播磨豐忠、問、寛弘二年二月九日、明法博士令宗朝臣元正、答、

假令、隨近人々之牛、相ニ當草干ニ之時、不ニ令ニ繫立ニ放ニ飼山野ニ、然間二月十六日、依ニ例燒掃野、爰件人々牛幷豐忠牛、都合四頭慮外燒死、仍彼牛主等、責ニ可ニ辨之由ニ、償不之理、謹請ニ明判ニ、謹問、

答、厩庫律云、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其誤殺傷不ニ坐、但償ニ其減價ニ、疏云、減價、謂、畜産直布十端、殺訖、唯直布兩端、即減ニ八端ニ、償殺減ニ八端ニ償ニ之類、既牧令云、牧地恒以ニ正月以後ニ、從ニ一面ニ以ニ次漸燒ニ、至ニ草生ニ使ニ遍、義解云、謂ニ二月以前ニ、雜律云、失ニ火及非ニ時燒ニ田野ニ者、笞五十、注云、非ニ時ニ、謂ニ三月一日以後ニ、十月卅日以前ニ、又條云、水火有ニ所ニ損敗ニ、故犯者徵ニ償ニ、誤失者不ニ償ニ、舊說云、如有ニ殺傷畜産ニ、雖ニ非ニ故犯ニ、必可ニ償ニ其減價者、畜産之類、殺傷之時、各隨ニ所爲之趣ニ、皆判ニ可ニ償之法ニ、但燒野之處、自致ニ燒牛之過ニ、仍尋ニ損害之狀ニ、雖ニ無ニ故犯之由ニ、只免ニ本罪ニ、宜ニ辨ニ減價ニ、主稅式云、驛馬直法、此法又在ニ驛馬部ニ、

畿內國、上馬二百五十束、中馬二百束、下馬一百五十束、伊賀　志摩　近江　飛驒　若狹　丹波　丹後　但馬　因幡　伯耆　備前　備後（式）　備中　。阿波等十四國、上馬三百束、中馬二百五十束、下馬二百束、其傳馬直者、各遞減五十束、餘國准ニ此、

伊勢　美濃二國、上馬三百五十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束、

尾張　出雲二國、上馬三百五十束、中馬五（本ヽ）十束、下馬二百束、

參河　遠江　駿河　播磨　安藝　周防　長門等七國、上馬三百五十「五」（式无）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五十束、

甲斐　相摸　武藏　安房　上總　下總　上野　越前　加賀　能登　越中　越後　筑前　筑後　豐前　豐後　肥前　肥後等十八國、上馬四百束、中馬三百五十束、下馬三百束、

常陸　下野二國、上馬五百束、中馬四百束、下馬三百五十束、

信濃（國、式）出羽二國、上馬五百束、中馬四百束、下馬三百束、

陸奥。上馬六百束、中馬五百束、下馬三百束、

佐渡國、上馬二百束、中馬一百五十束、下馬一百廿束、

石見　紀伊　淡路等三國、上馬三百束、中馬二百束、下馬百五十束、

大隅　薩摩　日向等三國、上馬四百束、中馬三百束、下馬二百束、

壹岐島　不レ論二上下一、但一百束、

又云脫カ。凡驛馬不レ用レ直、疋別稻卅束、死皮直張別五束、

又云、課欠駒直者、疋別徵二七十束一、

又云、諸國牧馬皮直、五尺已上稻五束、四尺已上三束、三尺已上一束、已上二條、又在二年申行事八月二日駒牽部一、爲レ准二量馬直一、戴二件主稅式牛直、可レ尋、

○闌遺亡失物事　付闌畜事、

禁二兵器一闌遺事、在二雜部上一、

十一左

厩牧令云、國郡所レ得闌畜、謂、闌與レ闕同、闕妄也、言皆仰二當界内訪主一、若經二一季一无二主識認一者、先充二傳馬一、若有レ餘者出賣、得レ價入レ官、謂、得レ價充二當所四徒衣糧一、即餘財「貲」（物「令」）也、其在京經二一季一、無二主識認一者亦准二此法一、其在京者先申レ官、下二贓贖司一也、

集解三十八ノ廿右

出賣、得レ價送二贓贖司一、後有二主識認一。「者「令」」勘當知レ實、還二其本價一、

釋云、馬還二本主一、價還二買人一、或說、馬給二買人一、價還二馬主一者非、欲答同、私案不レ安、何者、

胡癸「及」（反レ）毛詩箋云、遺妄也、左氏傳杜預、遺失也、禮記鄭玄云、遺猶レ脫也、亡也、廣雅、遺「隨」（墮歟）也、傳馬還二於本主一之故、

又云、闌遺之物、五日内申二所司一、其贓畜事未二分決一、在二京者付一京職一、斷定之日、若合二沒官出賣一、謂、出賣得

價、納二贓贖司一也、在レ外者准二前條一、謂二先充一傳馬之類一、

唐律廿七ノ二十

雜律云、得二闌遺物一、滿五日不レ送レ官者、各以二亡失一坐レ贓論、謂、計レ贓、重二於亡失之罪一、即從二坐贓一科レ之、私物坐レ贓論、減二二等一、官主、其物各還、

唐律廿七ノ十二左

雜律云、亡失、謂不レ覺二遺落及被一レ盜是也、

捕亡令云、得二闌遺物一。皆送二隨近官司一、在レ市得者送二本司一、其衛府巡行得者各送二本衛一、所レ得之物、

十六左

捕亡令云、亡二失家人奴婢雜畜貨物一、皆申二官司一、案記、謂、其雖レ未レ有二案記一、而券契及證據、若獲レ物之日、券足可レ驗者亦還、故云二券證分明一者還二本主一、

春記云、不レ滿二五日一者無レ罪也、無二亡失之罪一也、至二六日以上一、從二違令之罪一、

證分明、皆還二本主一、

唐律廿七ノ十二左

雜律云、亡失、謂不レ覺二遺落及被一レ盜是也、

捕亡令云、得二闌遺物一。皆送二隨近官司一、在レ市得者送二本司一、其衛府巡行得者各送二本衛一、所レ得之物、

懸二於門外一、有レ主「令」識認者驗記責保、謂、記者案記也、保者保證也、驗記責保、不レ必相「保」（須「義解」）也、還レ之、雖レ未レ有二記案一、但證據灼然可レ驗者亦准レ此、其經二三十日一、無二主認者一收掌、仍錄二物色一牓二門、經一周無二人認者一沒官、錄レ帳申レ官聽二處分一、沒入之後、物猶見在、謂、雖二賣買在一他處一、其物見在者、亦是卽與、律正贓義同、

釋云、賣買雖レ在二他處一、其物見在。猶還耳、物无者證驗雖レ實、不レ可二酬還一、穴云、同物尚見在者、轉易得二他物一、及生產蕃息皆爲二見在一、師云、已費用盡者、其主雖レ來認、而不レ給二其代一耳、厩牧令、闌畜條令注加也、朱云、未二識認一證據分明者、申二官還一、不レ分二隨一便先還一、後申二還狀一耳者、

可レ禁二制宮城以北山野一事

四至東限二園池司東大道一　西限二野寺東一　南限二宮城以北一　北限二靈嚴寺一

右右近衛大將藤原朝臣、侍二殿上一宣、闌二入件山野内一人等、及放二飼牛馬之類一、嚴立二牓示一、一切禁斷、若有二强犯一、固捉二其身一奏聞者、又六衛府營二粟畠一、每年換レ地令レ營、而令レ採二其實一、勿レ令二苅草一、以爲二恒例一者、

弘仁五年十月十日

佐安倍朝臣雄能麿奉

齊衡三年六月二日宣旨云、典侍當麻眞人浦虫宣、北野闌遺馬牛犯二一度一、其牧人決笞五十、犯二度加一等一、經二十日一不レ來、其主又犯二三度一者、作二小印一燒レ額、以爲二官馬牛一、若返二給其主一、及斃死者、度別錄二年月日一奏聞、但且行且奏、立爲二恒例一者、

檢非違使式云、闌二入宮中及北野一馬牛、總送二馬寮一令レ充二公用一、但彼主申者決レ笞、其園牧者五十、然後給了、

寬平三年十二月十日宣旨云、典侍春澄朝臣給子宣、奉レ勅、宮中闌遺牛馬、隨二檢非違使一、取送二於寮一檢納、若有二其主一請申者、一度者決二笞五十一免レ之、犯二二度一者、准二北野闌遺馬牛一、作二小印一燒レ額、爲二官馬牛一充用雜役、立爲二恒例一者、

四右京職式云、朱雀大路、放二飼馬牛一、繫宛二職中雜事一、隨二其主來一、即加二決罰一放免、

典侍從三位藤原朝臣灌子宣、奉レ勅、神泉苑築垣破損、放二飼馬牛一、准二宮中闌遺一、取送二左右馬寮一、立爲二恒例一者、實仰二藏人藤原時清一、

康保三年八月廿八日

左看督長津守忠連奉

今件宣旨、雖二奉勅宣旨一、依二看督使奉一、檢非違使不レ可二依行一哉、抑神泉苑是無二止所一也、若有二放牧一可レ加二禁遏一歟、爲レ聽二來哲之定一、偷載二宣旨之文一、私案、放牧之地、立限之内、朱雀大路、猶加二禁遏一訖、神泉苑置二衛士一令レ守之處也、已可レ謂二禁苑一、何轍放二牛馬一乎、若有二闌畜一無レ疑取送、

典侍從三位藤原朝臣灌子宣、奉レ勅、檢非違使今日奏云、宮中闌遺畜、時而不絶、放牧之輩、已以主カ數多、使等任二式文一決二罰牧人一、免二行其畜一、至レ無二牧人一、取送二馬寮一、寮須下守二式文一、候以勤行上、而畜至屬託之日、不レ辨二度數之重疊一、妄以免行、徒有二取之一名一、曾無二徵肅之實一、又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牧人、及主カ須レ免二行其當一依レ法徵贖一、而只從二教喩一、立以勸免、故實時反不レ能二改行一、于レ時追二取闌畜之日一、畜至存似二申出一、幼稚之兒、稱二放牧之豎一、不レ加二見次一、忽以原免、闌畜難レ絶、莫レ不二由レ斯、非一蒙二勅裁一、何行將來者、所レ申可レ然、自レ今以後、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牧人、依レ法徵贖、至レ無二牧人一、令二馬寮差一申其主、但以二同畜一免行者、慥銘二其驗一、若及二三度一、奏聞其由、實仰二藏人左近將監藤原信輔一、

左衛門權佐大江朝臣澄景奉

政事要略第八十一　糺彈雜事廿一

○斷罪事下（折中法不理狀）　反經制宜（即俚之人不閑法式）　畫（書ヤ）指爲記（「絕」（弛ム）義）　方寸（參「對」「封ヤ」）　盜賊義（非常斷「故」（出ム）入人罪在此中）

考課令云、官人犯罪、勅斷有輕重者、皆依勅斷附殿、謂、官人犯罪、本罪成殿、而勅斷或輕或重者、皆依勅斷計殿降考、假令官人犯私罪杖一百、贖銅十斤是成一殿、而勅斷杖九十者、即依贖銅二十斤附之也、若本犯不成殿、勅令附殿考者、依本犯附考、謂本犯不至殿者也、假令官人犯罪、應杖九十、而勅決杖一百者、猶依贖銅九斤附、若應杖七十、而勅決杖六十者、仍依贖銅六斤附也、即別勅放免、及會恩降者、並不入殿限、謂、恩降者、恩赦及降也、不入殿限者、依律若贖銅輸訖後、會「降」（赦ヤ）本犯私罪斷徒以上者、唯除所降、餘准殿降也、文云、斷徒以上、即未斷者、從恩免、蒙恩免、謂恩赦及別勅放免、其降亦同也、明、其比徒之色者、不在稱徒以上之限、

唯不得降至下第、謂、中下、其計贖銅、降考、不限已輸若本犯免官以上、及贓賄入己、恩前獄成者、謂別敕及降、並同恩例、其監主犯奸盜、而獄成會常赦者、免所居官、此常赦所不免、亦不在考校之限、即如此之類、會非常赦者、仍以景迹論、謂、依上條、居官詿詐、及貪濁有狀爲下々、即贓賄入己、是貪濁有狀、即雖會恩赦、猶爲下々、又依上條、官人有犯私罪下中、公罪下々、奪祿、並依常法也、貶考奪祿、並依常法、即非除免者不解官、依上條、私罪下中、公罪下々、並解見任、其贓賄入己者、縱雖至下々、不故云、非除免者、不解官也、

獄令云、犯罪未發、及已發未斷決、逢格改者、謂、依律官當収贖、未斷死、及笞杖未決是也、文云、未斷決、若已斷決者、自合依格前、若格重聽依犯時、若格輕聽從輕法、

又云、國斷罪應申覆者、謂、申猶重也、下條云、盜發及徒以上、○（四ヤ）太政官量差使人、取強明解法律者、附朝集使申太政官、是皆遣使申覆也、以下本注也

分道巡覆見囚、謂、徒以上囚、情盡未斷者也、下文云、徒罪國斷得伏辨、故杖罪以下不入此條也、事盡未斷者、催斷即覆、覆訖錄申、「若國司枉斷使人推覆无罪、國司欺狀灼然、謂、欺誠也、服罪輸誠之書、是爲欺伏、即伏辨亦同也、令免者、任使判放、仍錄狀申、其使人與國執見有別者、各以狀申、若理狀已盡可斷決、而使人不斷、妄生節目、盤退者、國司以狀錄申官、附使人考、」其徒罪國斷得伏辨（執ヤ）、謂、結斷已訖、得四及贓狀露驗者即役、不須待使、以外待使、其使人仍總按覆、々訖同國。見者、仍附國配役、

唐律三十ノ四右、下文

斷獄律云、官司入人罪者、謂、故增減情狀、足以動事者、若聞知有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官司入人罪者、謂、恩赦而故論決、及示導令失實辭之類、若入全罪以全罪論、官司入人罪者、若聞知有恩赦而故論決、及示導令失實辭之類、或虛立證據、或妄搆異「論」端「唐」拾法用情、鍛練成罪、若知（國家「唐」將有恩赦、而故論決囚罪、及示導教令而使詞狀乖異、稱之類者、或雖非恩赦、而有格式改動、或非示導而恐喝改詞、情狀既多、（故云之類「唐」）若入全罪、謂、前人本无貢犯、虛搆成罪、還以虛搆枉入全罪、科之、雖入罪、但本應收贖及加杖者、止從收贖加杖者、即入全罪、謂、前人合贖入者、亦以贖論、或入官戶、「家人」（部曲「唐」）奴婢并「皁」（單ヤ）丁之人、前人合加杖者、亦依加杖之法、収贖、不用官當及配流役身之例、此是官司入人「之」（唐无）罪、與誤告之法不同也、

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刑名易者、從笞入杖、從徒入流、亦以所剩論、從徒入流者、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若入加役流者、各計加役年爲剩、若入全（金ヤ）罪論、其出罪者各如（之「唐」）從輕入重以所剩論、假令入罪者、在此中、

從笞入杖、亦得所剩之罪、從徒入流者、注云、三流同比徒一年、千五百里或流三千里「唐」遠近雖異、俱曰流刑、至於配所役身、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即從「近流」（二千里「唐」）入至「中流」（二千五百里「唐」）或入至「中流」（二千五百里「唐」）加役流者、加常流役二年、將加役二年、以爲剩罪、從笞廿（卅「唐」）加役流者、加常流役二年、將加役二年、以爲剩罪、從笞廿及半年徒之類、刑名易者、謂、從一年徒以上、至「遠流」（三千里「唐」）而入死刑者、亦依全入死罪之法、故云、亦以全入全罪論、其出罪者、謂、增減情狀之徒、足以動事之類、或從重出輕、依所減之罪、科斷、從死出至徒流、從徒流出至笞杖、各同出全罪之法、故云、出罪者各如之、假有四犯一年徒坐、官司故入至加役流、即「從」（徒ヤ）一年、至三年是剩入二年、二年徒罪、從徒三年入至三流、同比徒一年爲剩、加役流復加役流出至徒一年、亦准此、即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若未決放及放而

餘官案省不覺

唐律疏議問曰有人本犯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得何罪答曰全出加役流官司合得全罪云々

還獲、若四自死、各聽減一等、（斷罪失於入者、上文故入者、各以全罪論、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假有從省失入等、合徒一年之類、若未決放。（者、（唐）謂、故入及失入至徒一年、即同入全罪之法、於徒上減三等、四自死、但使四死、不問死由、各聽減一等、即別使推事、通狀失情者、各又減二等、所司已承誤斷訖者、（唐）

即從失出入法、雖有出入、於決罰不異。勿論、（謂（言ヲ）、別使推事、謂、充使別推覆者、通狀失情、謂、不得本情、或出或入、各又減二等、失入者於失入減三等、上又減二等、若失出者、於失出減五等、上又各減二等、所司已承誤斷訖、謂、曹司承誤通之狀、已依斷訖、即從失出入法、謂、皆從在曹司出入法、科之、並同減五等三等之例、若未決放、及放而還獲、若囚自死、各聽減二等、其所司承誤、已斷訖者、曹司同餘官案省不覺法、雖有出入、於決罪不異、假有官戶「家人」（部曲（唐）官私奴婢、本犯合徒三年、斷入流罪、或從三流之法、科徒三年、各止加杖二百、刑名雖有出入、加杖數即不殊者无罪、故云、於決罰不異者勿論、若有人本犯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放而還獲減一等、合徒三（五（律）年、全出加役流、亦准此、三流同爲一減、減五等、合徒一年半、失出加役流、出爲一年徒坐、計有五年剩罪、放而還獲減一等、若依徒法減一等、仍合四年半徒、既是剩罪、不可重於全出之坐、擧重以明輕、止合三年徒罪、

公式令云、官人判事、案成自覺不盡者、聽擧牒追改、

獄令云、犯罪資財入官者、若緣坐得免、（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各計分法還之、（謂、依律、准戶內應分入多少、人別得准一子分法留還、假有一人年八十、有三男十孫、一孫反逆、或一男見在者、依令作三男分法、添老者一人、即爲四分、若三男俱死、唯有十孫者、依令諸律不坐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或依律不坐、（謂、兄弟之子、依律不坐也、）若有別勅不及緣坐者、亦同也、）即別勅降、罪從輕、（謂、緣坐之人、降從輕法、假有勅云、謀反及大逆者斬、父子配遠流、祖孫兄弟、配徒之類也、）物見在者亦還之、（謂、未經分配、若已經分異者、不在還限、也、其本罪不合緣坐而別勅破家者、（謂、假有犯謀大逆者、准律絞、即不合緣坐、而特科眞大逆之類也、破家者、資財田宅、並皆沒入也、）罪止及一房、（謂、爲其罪惡元非眞犯故、唯破沒罪主一家、而不及緣座之人、其有財異居者、唯沒別房之物、若同居共財者、亦得准諸子分法留還也、）若受人寄借、及質物之屬、當時即有言請、券證分明者、此（皆ヲ）不在錄限、其有競財、官司未決者、依法撿校、（謂、假有競財、判決之日、應罪人得

町宜（見定注）之遭時遭水餘則屬法則伯

者、隨即沒入、若應入他人者、依法還之、

執憲履繩、務從折中法、（賊盜律文、件文出此律初條疏文也、典言云、執憲之司乎直（平カ）爲本、藝文類聚云、風俗通曰、云漢書云云、當先自正、然後可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承憲履繩、動不失律令也、玉篇、履力指反、履踐也、履猶行也、律疏骨骾錄云、務從折中、漢書、貢禹傳曰、四海之內、天下之君（若ヵ）、微孔子之言、无所折中、註云、微无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无以爲中也、中音竹中反、

眞（量ダ）質玉帶、燒亡之間、騷動尤盛、何以非常之事、准尋常之法乎、然則不可謂不持守而所失之帶、夫罪疑從輕、古今通典、執憲履繩、務從折中、以此論之、不可報償者、爲顯折中之義、載勘答之文、

反經制宜、動不爲（爲之謂屬者帶以上獨勝以下也（此條書ヵ本无））已者、將從寬恕、无（无ヵ）拘權反經而合道、女合乎巽順、而後□□□□□可以行權、又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注云、隨隨時宜也、服牛乘馬、隨物所之、各得其宜、正義云、巽以行權者、巽順也、既能順時合宜、故可以行權也、若不能順時變不可以行權、又云、服牛乘馬、至取諸隨、此九章之第三也、隨時宜（事ヵ）今服用其牛、乘駕其馬、服牛以引重、乘馬以致遠、是人之所用、各得宜故取諸隨也、（案、此事類有九、故後漢書傳第十八桓譚馮衍云、九事之第三、

劉文一睦足曰時制宜矣　私云此文不見朱邑傳而襲遂傳云無拘於臣以文法一切云云疑若此文歟

此行可見令他本不審之事不書之

功者、權之所ニ貴也、注云、於ニ正道一雖ニ違逆一、而事有ニ成功一者謂之權、所レ謂反レ經合レ義者、在ニ衛傳、新論明權

劉子曰、權者反ニ於經一而合ニ於道一、反ニ於義一而合ニ於理一、注曰、經常也、漢書、江充曰、因レ變制レ宜、後有善

文選長楊賦云、聖主之養ニ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レ爲レ身、漢書循吏傳云、每レ拘ニ臣以ニ文法一、朱邑傳云、

三代格七一右

件格文、出ニ天長元年八月廿日、擇ニ良吏一格一也、或國司依ニ便宜一百姓地立ニ郡院一、爰法家判云、國司所レ行、專爲ニ公家一也、所レ謂反經制レ宜、動不レ爲ニ已之類也、又父之所レ負、徵不レ知レ情妻子、一切禁斷、而負ニ官物一之人、身死去之代、寄勘具ニ在所由之處一判云、依ニ反レ經出レ宜之格文一、於レ令寄レ勘不レ見ニ其妨一者、爲レ令見ニ格意一、載ニ此文等一、自餘之事、准而可レ知、

二字无

義絶、卽離、名例律云、婦人犯レ夫、及與ニ夫家一義絶、不レ拘ニ此令一者、義絶之文、出ニ於此條一、戶婚律云、夫妻義令ニ義絶一上弃ニ妻條下文云、妻雖有ニ弃狀一、有ニ三不去一、卽犯ニ義絶一、不レ拘ニ此令一者、義絶之文、出ニ於此條一、戶婚律云、夫妻義令ニ義絶一

法、而人或以爲ニ父子之事一也、可レ謂ニ非間一、在ニ嫁娶部一、

娶部

不理狀公式令云、訴訟皆從ニ下始一、斷訴訴人不レ服欲ニ上訴一者、請ニ不理狀一、以ニ次上陳者一、不理狀文且也爲ニ訴訟一也、而又爲ニ父子間事一、未レ（求サ）レ得ニ其意一耳、具可レ見ニ訴訟部一、

不理日本紀二十五讀云、已

不理「爾」（登和カサ）ラ爪

方寸

究說文云姦也　外爲盜內爲究

方寸鬪訟律云、拔ニ髮方寸一、以上杖八十者、方寸之文、出ニ於此律一、俗人以ニ傷損一稱ニ方寸一者「說」（誤カサ）也、在ニ鬪亂部一、

參對獄令云、應ニ議請減一者、犯ニ公座流私罪徒一、責ニ保參對一者、「隨」人位隆有ニ參對法一、而世之或人、以爲ニ犯過之輩一、寬恕之時、總令一參對一也、時之行事、又爲ニ犯人一「被」下ニ參對宣旨一所レ謂臨時之斷、不レ可レ爲ニ比之者一、但事情准ニ此法一歟、在ニ禁

法部

盜賊義

捕亡令云、有ニ盜賊及被ニ傷殺一者、即告ニ隨近官司一坊里、若賊在ニ甲界一、而傷ニ盜乙界一、官司對共追捕、

義解云、謂、依ニ律、盜賊者猶ニ云盜一、以ニ其有一レ所ニ賊害一、故曰ニ盜賊一、即强竊等也、說者云、盜賊、强盜、竊盜之賊也、

右盜之賊爲ニ一事文、

賊盜

賊盜、疏云、賊盜律者、魏文侯時、李悝集ニ諸國並門一、寇玉侯反、尙書、寇賊姦宄、鄭玄解曰、寇謂ニ行攻劫者一也、又八改云、「圖」（囚サ）司寇、孔安國曰、主ニ姦盜一、使レ无レ從也、說文、寇暴也、從レ支從レ完、在ニ支部一、支返甬赴卜二反、從レ又從レ卜、唐律十六ノ一右

幷蕃國「唐」、十擅興律云、擅發ニ兵廿人以上一、杖一百、其寇賊卒來、欲レ有ニ攻襲一、即○反叛、若賊有ニ內應一、急須ニ兵者得一便調發、

鬪訟律云、强盜及殺ニ人、賊發ニ被一害之家、及同伍卽告ニ其主司一、說者云、殺ニ人賊者殺、家人奴等者、

案賊殘仁義者稱賊盜者殺者殺人却□之賊幷盜賊也

比竊盜減二等、見張之、十二右
獄令云、告二人罪一、非二謀叛一以上者、皆令二三審一、若事有二切害一者、不レ在二此例一注云、切害、謂二殺人、賊盜、逃亡之類一、義解云、賊者刼囚之類、

一賊一　盜一　逃亡一

說者云、殺人、

右賊與レ盜爲二二事一文、

私案、或盜之賊、或賊與レ盜、各隨二文體一、當レ知二義理一、格條所レ謂行二大盜賊一、是犯盜之輩、放決之者也、如レ此之類、爲レ辨二其情一、聊載二上件本條一、又海上犯盜謂二之海賊一、「是也、」凡厥犯法、通以稱レ賊、強竊盜之賊、反叛等之賊是也、賊字、東宮切韻、陸法言云、昨賊反、曹憲之敗也、案、賊殘敗二仁義一也、釋氏曰、竊也、殘害也、韓知十云、羅敗、武玄之云、偷也、薛峋云、蝗名、麻果云、害二物曰一レ賊、爾雅云、蟲食二苗節一曰レ賊、王仁的云、大盜竊、尚丘之、殺人不レ忌也、孫細云、從二力從一戈具一、孔注尚書、殺レ人曰レ賊、韓詩、賊仁者謂二之賊一、賊義者謂二之殘一、沙門淸制云、盜刼、今案論語、慢令レ致レ期謂二之賊一、孔氏曰、與二民无一レ信而虛劇一期也、庄子析交離レ親々謂二之賊一、盜字、玉、徒到反、毛詩、君子信レ盜、傳曰、盜逃也、或云、盜謂二小人一也、春秋傳曰、賊者窮諸盜是也、韓詩、盜讒也、左氏傳、竊賄爲レ盜也、穀梁傳、春秋有二三盜一、徵二大夫一謂二之盜一、非二所取而取一之謂二之盜一、辟二中國之正道一、以二襲利一

非常赦人主專之事

謂二之盜一也、國語、返末專刻、猶謂二之盜一、說文、私、利賊、物也、從以欲、得、

四者盜也、在二四部一、

非常之斷、人主專レ之、名例律、除名條、疏文云、如特奉二鴻恩一、總蒙二原放一、非常之斷、人主專レ之、獄令、犯流以下條、義解文、引二件疏文一、私問、罪輕重從二勅斷一乎、答、考課令云、官人犯レ罪、勅斷有二輕重一者、皆依二勅斷一、附レ殿、義解云、謂、官人犯レ罪、本罪成レ殿、而勅斷或輕或重者、皆依二勅斷一、計レ殿降レ考者、輕重任二叡慮一、問、刑疑附二輕重一、聖人所レ誡、而何輕重任レ意乎、若可レ諫諍一哉、答、職員令、太政官條云、大納言三人掌二獻替一、義解云、謂、納言王者喉舌之官也、君所レ謂可而有二否焉一、臣獻二其否一、以成二其可一、君所レ謂否而有二可焉一、臣獻二其可一、以替二其否一也者、顯二輕重任一意之文、表二帝皇恣一法之理一也、然而置二喉舌之官一、設二獻替之職一、王者縱雖レ好二重罰一、臣不レ讀可一、從二輕科一、近則式部史生山邊履道、摺二損擬文章生及第詩一進二過狀一、爰雖レ尋二問其摺損本意一、而經二三度拷一、遂申二非實犯一之由一、依二拷滿不一レ承、伏可二原免一乎、爲レ當レ就二彼未拷以前一、可レ進二過狀一、猶可二罪者一乎、法家斷云、拷滿不レ承レ伏、取レ保可レ放者、而醍醐帝推而欲レ斷、貞信公事爭不レ令レ斷、忠臣之諫、聖從之、事具二拷訊部一、

納言職掌事

過狀

故入二人罪一、

鬪訟律云、以二赦前事一相告言者、以二其罪一罪之、官司受而爲理者、以レ故入二人罪一論、唐律廿五ノ廿六
詐僞律、有二詐病條一云、若實病死及傷、不レ以二實驗一者、以レ故入二人罪一論、

唐律十九ノ十三右
斷獄律、須依所告狀鞫條云、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唐]犯罪者、以故入人罪論、已上文、一部律之中所見、
問、以何條爲故入人罪本條乎、答、斷獄律云、官司入人罪者、若[唐]入全罪以全罪論、問、此
條只稱入人罪、已无故字、如何、答、入字之上、雖无故字、即注文云、故增減情狀云々、又疏文
云、故從徒入流、之故入至加役流之下、疏云、故入者各以全罪論之、故入及失入死罪及杖
罪、此等故入文也、又鞫獄者、條釋宗云、故入全罪、依全罪科之、「人之」同下條、官司入人罪
之罪、入者斷罪舉乃科、未知此條不待斷罪而得入人罪論、答、此當條之義耳、私思文之以
故入人罪論者、然則未決者減一等科之、案、官「符」(衍カ)司入人罪「條」(各カ)未釋之設
決放聽減一等之、取彼義「可」(所カ)

出入人罪
唐律廿六ノ廿左二
雜律市司評物價條云、其爲罪人評贓、不實致罪、有出入人罪論、
唐律三十ノ十八左
斷獄律縱死罪囚條之、若稽留使不得減者、以入人罪、
右二條入罪之文、司以官司入人罪條、可爲本條、何者、彼文云、即斷罪失於入、各減三等、
失於出者、各減五等、所司已承設斷訖者、即從失出入、法雖有出入、於決罪不異者、勿
論之故也、
折中以下文等、爲顯損意所抄入也、凡斷罪之道、尋情爲本、犯過難決之色爲疑罪、徵贖
銅、爭訟難定之類、依折中均損益、若夫可存公益之事、又異尋常手懷之法、所謂以贓入罪

之輩、負物无辨之者、尋流死之犯人、非可徵其贓物、就不知之所申、非可責其借物、至于
私物、雖用此法、准於官物、別有其議、或立免死逢赦之例、或設反經制宜之條、能存此
意、即可決斷、世俗說設之案、略示大概耳、
弘刑格云、應改申死罪期限事、右太政官去延曆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不可下刑部省符偁、得
省解偁、斷決囚徒令有正文、順時肅敎不可虧違、今撿承前行事、或過秋分節延入立春、或輕
罪之、徒禁經歲月、是既乖法式、都无准的、望請依令條、流罪者不待時以且斷申、其死罪者
悉[格十二廿五]亦待年終斷申、謹請處分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者、今被右大臣宣偁、奉勅、於行大辟、秋
冬无妨、而頃年有司、必至于年終乃奏、刑書施行之後、計其行程、合入春月、以到遠國、宜自
今以後十月初斷奏訖、但始自十一月一日至于十二月十日、常行祭事、不得令京官此限
內決斃刑、

弘仁六年十一月廿日[格十二、本書廿五]

貞彈格云、應錄犯罪人貫屬移送事、右得刑部省解偁、案公式令、奏彈式云、親王及五位以上有
犯、應須糺彈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栲、委知事由、大者奏彈、訖留臺爲案非應奏、
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義解曰、糺移所司推判、謂應斷罪之司也、案獄令云、衛府糺
捉罪人、非貫屬京者、皆送刑部省、明貫屬京者、送於京職、其彈正糺送罪人、必須推此、故

延喜廿年橘澄清爲參議左大辨見補任

云、糺移所司者、今案之、犯罪人須依彼本貫、京人送京職、外國人送刑部省、而彈正臺所移、違犯人、不明其貫屬、同稱有臺式、彼此執論、既致延引、望請蒙官裁、以爲長例者、今案、彈例云、彈官人及雜色人者、具錄犯狀、移刑部省、令斷罪者、右大臣宣、京人。罪、依法移京職可令斷、然而彈正臺、元來移刑部省、行來年久、何輒改悛、仍須仰下彼省據舊例令斷者、自今以後記貫屬移定

嘉祥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格十二〕

應令左右檢非違使府生、將領罪人移送刑部省事、

右左大辨橘朝臣澄清傳宣、右大臣宣、彼省去七月五日解(下文六百九十六頁)由、檢非違使率罪人等問省之例、其來尚矣、近則延喜十八年六月廿日、左府生國恒世、右府生竹田貞主、率罪人林勝共等、就牒版進之、而去年十月廿五日、差看督長送罪人等、因茲停止彼日之務、其後于今未有還向、望請、彼召仰檢非違使、依例令進者、今依彼省貞觀七年之例行、不得違越者、延喜廿年十月二日、右大史秦貞興奉、別當宣�found、依盜竊之犯、入徒役之輩、貞觀以往移刑部省、任法斷定、乃是先定罪名、次及決配者也、爰貞觀以後、別當直着鉄配役所、須條犯狀同存、恒規而頃年至于着鉄之日、只注服辨之由、雖顯本贓、无捐役限、臨于役限、畢之期、欲從原放之時、追准彼贓、更明其限、非只招先後倒錯之謗、兼亦致憲法乖謬之咎、縱有行來、何无改張、自今

而後、全守朝章、着鉄之前、慥注犯贓徒年之數、原免之處、偏載限滿役畢之狀、然則長書(著)一孔之理、將叶三典之義者、

長德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進過狀事

牒、今月十日、刑部使仕丁、檜前國總來仰云、依權佐藤原朝臣清澄不令向、追蒙府司者、于時尉不在、而綾雄猶進諸國養物、令百姓等件國總梏禁、并皆成庇二處、聊變多、事是最實也、更无避罪、仍進過狀以牒、

天長七年二月廿五日

少志從七位上秋篠朝臣綾雄牒

右衛門府移刑部省

過狀一枚

右省今月廿五日仰云、少志秋篠綾雄犯罪之由、早勘申者、仍推問彼身、申云、事此實者、府責過狀脫移送以移、

天長七年二月廿五日

官人出本司過狀作牒例、

問、依犯被問之者、雖有辨申之旨、强被責過狀、若理可然哉、

左衛門權佐惟宗朝臣允亮奉

少志從八位上大春日朝臣亮庭

答、考課令云、官人有レ犯二私罪一事中、公罪下々、並解二見任一、奪二當年祿一、注云、本犯不レ至二除解一、而特除解者不レ徵、又云、官人犯罪、勅斷有二輕重一者、皆依二勅（「下令」）斷（「令」）一。附レ考、義解云、謂、本犯不レ至レ殿者也、假令官人犯レ罪、應二杖九十一、而勅決二杖一百一者、猶依二贖銅九斤一附レ考、非常之斷、人主尊レ之、輕重之科難レ避、問、刑疑附レ輕、先哲所レ誡、似レ可レ有レ事議一、何推二讎責一哉、

答、彈正式云、臺糺彈不レ當者、即有二得レ彈之官一、（其（式）臺强不レ論）合不レ愼須受二彈者一、彼彈正之彈、準レ不レ論二合不一、況人主之斷何論二輕重一、

問、然者依レ不レ進二過狀一、可レ當二何罪一哉、或云、違勅之科、是徒二一年也、職制律、所レ謂被レ（階（唐）君カサ）進二過狀一、頗涉不レ恭二詔命一、无二人臣禮一、罪當レ絞刑一、然入唐被レ問之犯、若可二輕罪一、量以可レ進二過狀一、更不レ可レ招二重科一、如レ此之事須レ隨二形勢一、律疏表云、輕重失レ序、則繫之以二存亡寬猛一、乖レ方則諧之以得レ喪者、聖明之居、何行二非法一、喉舌之官、（臣親サ須カサ）公式令卅五左（盡カサ）問、上符理有レ不レ書、亦聽二執申一者、猶可レ奏二聞所一レ執之宜一歟、

答、至二于稱一上符理不一レ書、公式令、下司申解條、說者云、問、詔勅皆約不、答、（私（集））於詔勅一、可レ依二上條一、（詔勅宣行）條也、彼上條者、詔勅文字脫誤之類、此當條者、上符事理不レ盡之類、彼等誤失之事、有レ便執奏、此偏非常之斷、无二方對捍一、

寬弘二年九月六日勘二問右衛門志林重親一之場有二此事一、仍成二問答一、論二決其理一、（事見二追捕部一或）

彈正臺問（齊衡二年閏四月十四日）

一巡撿重中曰、職司觸事有レ怠、即加（解カサ）勘當、服辨已了、（下（彈正式十八左）一臺式云、辨官有レ犯、舉二辨官名一喚レ之者、假令辨官軍事有レ怠、加二勘當一、承服耳、

以前有司等隨レ怠、須レ責二過狀一、未レ書二其式一、「（乞カサ）尤」也、依二條件書之樣一謹問、

明法博士讃岐朝臣永直答

答、公式令移式云、刑部省移二刑部省一、其事云云、故移、「相移式內外諸司、非二相管隸一者皆爲レ移、若（年月日錄位姓名卿位姓右八省カサ）以上十九字衍カサ）因レ事管レ隸者、皆爲レ移、若因レ事管隸者、以レ（衍カサ）以代レ故者、據撿二此文一、彈正臺職、非二相管隸一、須レ依二公事一、進二臺過狀一、「以」皆爲二移文一、（但依二糺彈事一所レ進過狀、可レ依レ以レ移爲レ例、謂因レ事管隸者故也、）其於二辨官一進二臺過狀一、未レ見二樣式一、但同式云、其僧綱與二諸司一相報、亦准二此式一、以レ移代レ牒、署二名准レ省、注（三行令作注文）云、僧。綱亦同者、凡內外諸司、應二相報答一、法令无レ文者、准二此爲一レ牒、理得二適中一、以レ此而言、辨官依（官歟）犯、進二臺過狀一、亦宜レ爲レ牒、與二舊記一云、省與二判事一相報之事、爲レ牒同義也、

謀反罪發覺、斷二其罪一之間、犯人忽入二道統一、可レ科二本罪一否、

右撿二僧尼令一云、僧尼有レ犯、准二格律令一、徒年以上者還俗、許レ以二告牒一當レ徒一年、義解云、徒年以上（十二右）者、死罪以下也、告牒者、僧尼得度公驗也、依レ律、雜犯死罪者除レ名、即知僧尼犯二死罪一者、亦先還俗、（名例十一右）

故移下公式令有年日月錄位姓名卿位姓十字

內外諸司報答

朝野群載十一 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注云謂非應累者唯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

然後處死者、據此文、未犯罪前入道之人、犯死罪者、先令還俗可科其罪、況謀反罪發覺之後、斷其罪間、入道之人、至于還俗可无疑似、但科罪之事可有處分、

安和二年四月四日、依左大丞（相脫カ）消息、勘送、外帥被入道之間事也、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師尹）（高明）（義サノイ）登美直名問（承和七年五月三日大判事讀岐永直答）

一甲、承和元年犯罪。當罪、又二年犯罪解官、依格宜（不ノ奪官）位、但恩勅本官事、而元年犯罪、至三年事發、今疑依後元年罪可官當（官歟）解任哉、

一名例律云、二罪以上但發以重者論。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唐）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據此文、後發之罪輕於前罪、及等者不可更論、若後罪重者、通計前罪、以所剩（カ）論科、

勘申證曰清海吉則罪之人雀部三枝九、秦有世等、令可爲證人乎、又雖不指實事、依云云放（无）々決人罪以否由事

右被別當宣�hh、候人清海吉則、指申欵害刑部時永也、其指申人、省部三枝九、秦有世、菅野（下文）小山女丸、朝原基相等中、小女丸、基相、其身逃亡、三枝九、有世、是時永之主、小野春樹舅、熊野春主之後者也、以件三枝九等可爲證人乎、又雖不指事實、依言敎々次人罪、以否宜勘申其由者、檢唐律廿九ノ六右請應讖請減、若年七十（唐）斷獄律云、「七位」以上。者、並不令拷訊（唐）皆據衆證、「々」定罪。其於律得相容隱、即。八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唐）

十歲以下及篤疾、「々」皆不得令其爲證、違者減罪人罪二等、注云、其於律得相容隱、謂同居大功（唐名例）「（唐）无」若「二等」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及家人奴婢、得爲主隱、其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以其不堪（唐律廿四ノ十一右許（唐））加刑、故並不計爲證、鬪訟律云、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五十（唐律）反（唐道））指陳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卅。即被殺被盜者、勿不得稱疑、雖虛皆不及坐者、據此等文、於避證人、明立其限、除此之外、无妨取用、今三枝九等、既非可避之色、然則於爲證人、不見其疑、但定罪之道、慥得實事、然後可決、依云々放々、難可決人罪、仍勘申如件、

延喜廿一年七月四日　左衛門少尉伴高成（公方）草奧

檢非違使移刑部省

禁送犯罪人事　（貫屬年紀具前奏狀）

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

右檢案内、件峰良幷津守連梶取、酒井乙麿、下村主白子等犯狀、使局、以去貞觀二年閏十月八日勘奏已畢、即具奏給辨官、下省亦畢、而有稱事、不盡返上、遂依无失錯、亦更返下、仍禁送峰良身如件、但白子以同三年正月廿七日、其身死亡、梶取乙麿等、其犯會於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恩詔、仍從放免、不勞禁送、今錄事狀、移送如件、移到准狀、故移、

正六位下行左衛門少志讃岐朝臣時人

貞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從者可爲證分見此依云々可決罪事

物受

件移文、爲レ見二移送之例一所レ載也、或進勘奏、或直移送、共无レ難、何者、式云、盜人停二移刑部省一者、可レ移之由、見二此式一也、

撿非違使

合犯罪人肆人

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年參拾貳 河內國澁河郡人從六位下同春山男

中宮職舍人大初位下津守連梶取年參拾參 攝津國西城（成カ）郡人從七位下春繼男

酒井乙麻呂年參拾一 大隅國桑原郡人

下村主白子年參拾肆 山城國綴喜郡人

右目錄

一織部司物受滋生宿禰峰良犯狀事

犯用米陸拾斛參斗

充直長年錢捌拾肆貫佰貳拾文

准贓布壹佰參拾陸端貳丈 以五丈二尺爲レ端、

右織部司今年二月七日移書偁、件峰良、新稱レ司、天安三年大粮米之內、度々受二盜民部廩院米六拾斛三斗一、仍責二過狀一、制二日記一移送者、使等熟加二覆問一、峰良移受取犯用之過、承伏已畢、

一中宮職舍人大初位下津守連梶取犯狀事

鬪以二他物一打傷妃（本マヽ）永峰狀

右酒部家子、今年八月十四日愁狀云、以二今日酉尅許一、東市油隱（厘カ）間、件梶取執二永峰髮一打伏、以二他物一打損者、使等熟加二勘問一、梶取與二永峰一相鬪、即以二他物一打損、永峰之怠、承伏已畢、

一酒井乙麻呂犯狀事

一本云此間落丁古本卷物ニテ如此ライ紙有リ

右時實亭子院御厩舍人也、而今年三月十九日、主馬署舍人秦吉繼、爲二彼院御厩舍人等一、以二他物一被打損（損カ）傷也者、使等撿二吉繼疵一、左頰二分、幷脣三分、被打傷見レ血、又左腋下八分、被傷（皮カ）見レ血、自餘處々有二被打腫（傷歟）一而間同月廿日、自二彼院一被出二件時實一、仍使等勘二問事由一、時實鬪以二他物一打二傷吉繼一之由、進二伏辨過狀一已畢、

白丁縣犬養永基年三十三 左京二條二坊（房カ）戶主正六位下縣犬養宿禰房實男者

右今年三月七日、左兵衛道吉常進二愁狀一云、吉常去年十月廿六日、被二府使一、罷二向伯耆國一而間无カ「件」永基婚二吉常妻國仁町者一、仁町進二申文一云、己夫吉常被レ差二府使一、罷二去伯耆國一之間、今年正月三日夜半、件永基切二破板垣一入二來寢所一、強婚實也者、使等勘二問永基一強ト通イ辭吉常妻仁町一之由、

進二伏辨過狀一已畢、
以前獄囚等罪狀、勘申如レ件、
延喜十六年七月三日

右衛門府生竹田貞主通(道ヵ)守峯成 上文六百八十八頁
權少志錦春蔭
少尉藤原忠見
權佐橘朝臣公佐 上文六百八十八頁
左衛門府生國恒世
高志常直
大志伴高成(仲ヵ)
權少尉源中正
東市正兼大尉當世基宗
權佐兼春宮大進平朝臣伊宗
別當參議右衛門督兼近江守源朝臣當時

日月无レ乖度　和風常應レ節　甘雨順時行

王法論謂金光明最勝王經王法正法論品

天衆皆歡喜　共護二於人王一　衆星依二位行一

苗實比善成　人无二飢饉一者　一切諸天衆　充二滿於自宮一　見故汝人王　已身弘二正法一」
余業學二章條一、職居二廷尉一、明以二愚昧之質一、恐レ乖二糺彈之方一、仍爲二備忘一、聊抄二管見一、即載二王法論之教一、更爲二弄法舞文之誡一、願依二釋尊最勝之理一、令二法獄吏一生二善之緣一、
白氏文集策林、也獄措レ刑、臣聞、仲尼之訓。既矣而後富レ之、既富矣而後教レ之、管子亦云、倉廩實知二禮節一、衣食足知二榮辱一、然後食足財豐、而後禮教所二由興一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二申措一也、
盖前事之不レ忘、後事之无レ鑒、臣請、以二前事一明二之、當二周成康之時一、天下當壽人知二恥格一、故囹圄空虛、
四十餘年、當二漢文景之時一、節レ用勸レ農、海內殷實、人云愛不レ犯二刑法一、故每歲決レ獄、漢至二四百一歲一、
及二我太宗之朝一、勤儉化レ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致二于昇平一、故一歲斷刑不レ滿二三十一、雖二則明聖慎一、然亦由二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レ過也一。レ刑、賢良恤レ獄之所レ致也、。當二桀紂之時一、暴征讎斂、萬姓窮苦、有レ恐无レ恥、姦宄並興、故是時也、比屋可レ戮、及二秦之時一、原賊以竭二人財一、遠役以殫二人力一、力殫財竭、盡爲二竊賊一、群盜滿レ山、赭衣塞レ路、故每歲斷罪數至二十萬一、黥二則暴君淫亂、吏姦弄レ法之所レ致也、。欲二端影於表一、澄二流於源一、則在二乎當其人一、崇二其教一、開二其廉恥之路一、塞二其窮濫之內一、使レ人內樂二其生一、外畏二其罪一、則必「犯」過犯自省、刑罰自橫、(以下白紙文集有三十六字)

政事要略卷八十一

政事要畧第八十二 糺彈雜事二

罪名幷贖銅八虐六議事 議貴通貴見二此中一、
議請減贖事 有ㇾ職應備事在二此中一、付出、殘疾廢疾篤疾等事、過失疑罪意在二贖中一、
用蔭事
等親事 付出、僧尼師弟准等親幷相盜事、
堂兄親兄事、

式目抄

日本紀暴疏上（百七十右）引疏議

古答

○罪名幷贖銀八虐六議事 議貴通貴（貴タサ）見二此中一、

名例律

笞罪五 笞十贖銅一斤、笞廿贖銅二斤、笞卅贖銅三斤、笞卌贖銅四斤、笞五十贖銅五斤、（唐律）

疏云、笞者擊也、笞訓爲ㇾ恥言、人有二小愆一法須ㇾ懲誡一、故（唐）徵加二捶撻一以恥ㇾ之、漢時笞則用ㇾ竹、今（唐）時則用ㇾ楚、（唐）

故書曰、朴作ㇾ敎刑、（云唐）即其義也、笞擊之刑、刑之薄者也、隨ㇾ時沿革、輕重不ㇾ同、俱期二無刑一、義准二（唯唐）必（云唐）

曆、孝經援神契曰、聖人制二五刑一以法二五行一、禮曰、刑者侀也、一成。不ㇾ可ㇾ變、故君子盡ㇾ心焉、孝經（而唐）

鉤命決曰、（刑者侀也、貲ㇾ罪示二終、然一、唐）○敎ㇾ人者死、傷ㇾ人者刑、百王之所（慣ㇾ）同、（云タサ）

曰笞刑五、從ㇾ杖之數、亦准ㇾ此、古答云、情子書曰、斬二人支躰一毀二人肌膚一、名之曰ㇾ刑、凡生二天地之（云タサ）

間一、莫ㇾ不（放ㇾタ）效二陰陽一以爲ㇾ法、故在ㇾ天爲二五星一、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鎭星、

和名抄肺布久不久之肝岐毛腎無良止脾與古之膽伊

說文上恐脫疏云二字下徒罪流罪下並同

是也、在ㇾ地爲二五岳一也、東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垣山、中岳嵩山是也、在二陰陽一爲ㇾ
五行一也、金木火水土是也、在ㇾ世爲二五禮一也、王、公、侯、伯、子、男是也、在ㇾ人爲二五臟一也、肺不久之肝支之
腎牟良止脾與已膽伊是也、故禮曰、喪多而服五、罪多而刑五、生長政罪不ㇾ失二於五一、故以ㇾ五爲ㇾ數、
又云、五刑、各刑配二五方一、笞者屬二東方一、春者蠢動爲ㇾ議、萬物蠢動、荊楚新成、所以細弱、其笞厶
細、故配二東方一、又云、東主ㇾ木、木主ㇾ青、
楚朴三禮圖悕云、楚朴長三尺、刋（刑ㇾ其本一謂ㇾ握ㇾ中也、書云、朴作二敎刑一爲ㇾ見二朴蚡一載ㇾ之、（云唐）
杖罪五 杖六十贖銅六斤、杖七十贖銅七斤、杖八十贖銅八斤、杖九十贖銅九斤、杖一百贖銅十斤、（云唐）
說文。杖者持也、而可二以擊一ㇾ人者歟、家語曰、舜之事ㇾ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唐无）「是」國語曰、薄刑（云唐）
用ㇾ鞭、朴書曰、鞭爲二官刑一「馬融曰、爲ㇾ辨二治官事一者爲ㇾ刑也、」猶二今之杖刑一。也、又蚩尤作二五虐（唐）（唐）（曩无）
之刑一、亦用二鞭朴一、源（原歟）其濫觴所（發ㇾ）。來遠矣、漢景帝以二笞者之死而笞未一ㇾ畢、改二三百一曰二二百、二百（已唐）（笞杖唐）
曰二一百一、奕代沿流、曾微二增損一、受ㇾ洎二隋室一、以ㇾ杖易ㇾ鞭、今律云、累決杖笞者、不ㇾ得ㇾ過二二百一、蓋循（早ㇾ）
漢制一也、古答、杖者屬二南方一、夏、荊楚長大、其杖亦大、故配二南方一、南方主ㇾ火、火主ㇾ赤、
徒罪五、徒一年贖銅廿斤、徒一年半贖銅卅斤、徒二年贖銅（罪唐）
徒者奴也蓋奴辱ㇾ之（唐）
○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二于皐隸一、又任ㇾ之以ㇾ事、實以二圜土一而收敎ㇾ之。上罪三年而捨、中罪二年而（圜唐）（圜ㇾ）

土牢

捨、下罪一年而捨、此並徒刑也、蓋始於周、古答云、徒者奴也、役同奴隸也、徒者屬西方、秋霜一降、百草萎黃、徒人役使辛苦、面目憔悴（焦カサ）黃、象於（金）。秋草、故配西方、西方主金、金色白、日役之野、夜乃收之、入土牢之中、名爲徒也、

流者上恐脫古答云三字　金玉掌中抄廿三流配北方壬癸水取水流爲義

〔律〕三流罪。近流贖銅一百斤、中流贖銅一百廿斤、遠流贖銅一百卅斤、唐无

金玉掌中抄（廿四右）死屬中央戊巳土人之既死魂氣上於天骨肉下於地形容消燕謂之曰死中央是土葬於土故配中央

書曰、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也、寬宥也、（幕同）（式目抄二ノ十一右）于遠也、又曰、五流有宅、五宅立居、大罪投之四裔、或（唐）之（唐）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骸カサ）蓋唐虞（唐）（三（唐））始「於唐」。今之三流即其義也、」流者配鄉（カサ）之紀、更无還邦之理、抄云、以三爲數者、效於三才也、天能施於三光、地能生長萬物、人能運（雖已紀）行、有種才智、故謂三才也、日本紀云、天地初判、陽神陰神共合生蛭兒、已（三歲、脚猶不立、故載。於天磐櫲樟船、而順風放弃、此象流刑、

死罪二絞斬二死、贖銅各二百斤、

疏云、古先哲王、則天垂法、輔政助化、禁暴防姦、本欲生之、義期於殺、絞斬之坐、刑之極也、唐无死者魂氣皈於天、形魄歸於地、與萬化冥然、故鄭「玄」注禮云、死者澌也、消盡爲澌「也、」春秋元命苞云、黃帝斬蚩尤。涿鹿之野、禮云、公族有死罪、磬之于甸人、故知斬自軒轅（唐）始「於唐」。今之三流即其義也、」流者配鄉（カサ）之紀、更无還邦之理、抄云、以三爲數者、效於三才也、天能施於三光、地能生長萬物、人能運

銅、而傳或言「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鐵耳、此既。疑而取「贖、案之、以「銅爲「金、明見「此文、
私問、笞十贖銅一斤者、今所「疑者、若「笞五六分「兩數「贖乎、答、犯罪時雖未老疾條疏云、計「徒
一年三百六十日、應「贖者徵銅廿斤、即是一斤銅、折役一十八日、計餘役不「滿「十八日、徵銅不
滿「一斤、數既不「滿、並宜「從「放、又問、絞斬二死、贖銅各二百斤者、斬。絞輕、而何贖銅一同乎、
答、說者云、絞斬之。刑之極也、鄭玄注「禮云、死者澌也、消盡爲「澌也者、死然之道何重何輕、贖銅
无「別、自以可「知、問、獄令云、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若犯「惡逆以上。者不「拘「此分「云
者、待「時是輕、不「待是重、輕重之別、於「是揭焉也、答、名例律云、近流贖銅一百斤中流一百廿斤遠流一
无「別、明見「此文「贖銅之法、隨亦可「知、問、彼名例律云、近流贖銅一百斤中流一百廿斤遠流一
百卅斤者、二流之贖、每「近中遠皆有「等差。死異「科、若依「此文「贖銅之法、絞斬可「異、答、同律
云、以「贖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已費用「入「身」死及配流勿徵者、科條之中流尤重、贖銅
之法雖「有「分別「哀矜之恩已是一同、沒死是陰罪、以「二爲「數、彼一之數、專無「輕重、仍則減罪之
處、同爲「一減、徵贖之時、又不「差別「級、同、今以「一
「同、而流隨「遠近「異「贖、死无「等差「同「贖、未「得「其情、欲「聞「其理、答、贖銅无「差別「之疑、又是在
杖笞之所、古答云、杖笞大小各別、至「贖銅一等、所「謂不天之大律、不消鹿也者、法制大概欲「子
細、依「此可「習、强不「可「疑、

以贓入罪本書五十九令集解二十二（七左）同（十右）二十三（八右）三十一（十五右）金玉掌中抄（十八左）

八虐

古答云、虐兼却反、廣雅、虐惡也。逆也、甘「金澤律」也、何者蚩尤作「五虐之制、刑歟則是五刑及作「五
虐也、五惡五逆也、五刑之中八虐尤切、虧「損名教歟「唐无」、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爲「物議「明誡「唐」其數「八者」
甚虐者、事類有「八、故稱「八虐、「疏云」漢制九章、然「唐」雖「並湮沒、其不道不「敬之目見存源「原「唐」夫厥初、
蓋起「諸漢、案、梁陳之往、已「唐」略有「其條、周齊雖「具「十條之名、而无「十惡之目、開皇創「制、始備「此科、
酌「於舊典、數存「於十、大業有「造、復更刋除、十條之內、唯有「其八、自「武德「以來、仍尊開皇无「所「
損益、今案、唐律有「十惡之目、增「本朝八虐二條、八曰「不睦、本朝不義（敬タ）
已上親、「歐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者、此條、是第九也、注云、「謀「殺「及賣緦麻
也、十曰「內亂、注云。姦「小功。親、父祖妾及與和者、此條約「不道條「也、何者歐「告夫、已在「彼條「之故
條之故也、

一曰、謀反、　謂「謀「危「國家、謂臣下將「圖「逆節、而有「無「君之心、
「國家」
不「敢指「斥尊號、故託云「國家」
疏云、左傳云、天反「時爲「災、人反「德。亂、然王者「居「宸極之。尊、奉「上天之寶命、同「仁儀之覆載、
作「兆庶之父母、爲「子爲「臣、惟忠惟孝、乃敢苞「藏凶慝、將「起「逆心、規「反「天常「悖「逆「人理、故
曰「謀反、
二曰、謀大逆、　謂「謀「毀「山陵及宮闕、謂、有「人獲「罪於「天、不「知「紀極、潛思「釋「慮、金澤本律裏書
將「圖「不逞、遂起「惡心、「謀「毀「山陵及宮闕「疏云、此條之人干「紀犯」

五刑之中至無所損益載在唐律唯八虐作十惡爲異耳

苞包古作苞

背國從僞金澤本律引釋物記

不道金澤本律裏書引附釋楊書物記釋蠱毒金澤本律裏書引律疏及張說厭魅引古答

此所引賊盜律文與本律異唐鬬訟律諸毆傷妻者減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論

○違道悖德、逆亂大焉、故曰大逆、

順【唐】

三曰、謀叛、【律】无「曰大逆」謂謀背國從僞謂有人謀背本朝將投蕃國或欲翻城從僞或欲以地外奔

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毆謂毆擊、謀謂計謀、自伯叔以下、部據殺訖、若謀而未殺、自當不道、○（之條【唐】）惡逆者常赦不免、決不待時、不道者會赦合原、唯止除名而已、以此爲別、故立制不同、疏云、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因金澤】闕絕妣祖、承奉不輕、梟獍其心、愛敬同盡、五服至親、自相屠戮、窮惡盡逆、絕棄人理、故曰惡逆、穴記【金澤】○云、梟食已母、鳥也、獍食父母、獸也、其名曰【唐金澤】主【金澤】

五曰、不道、謂丙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唐】○支乙解人、甲死及於數家各殺二人唯合死刑不入八虐或殺二家三人、本條罪不至死亦不入八虐支解造畜蠱毒厭魅謂造合成蠱雖非造合乃傳畜之堪以害人者皆是即本人者謂殺人支解亦據本罪合死者成者不入八虐厭魅者其事多端不可具述皆謂邪俗陰行不軌欲令及供養有闕者【唐】前人疾苦及死者、若毆告及謀殺伯叔父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謀殺伯叔等殺訖即入惡逆今直言謀殺不言故鬬殺若○故【律】鬬殺訖亦入不道謀殺未傷是輕殺四等以上尊長依令從祖伯叔父姑勇嫗再從兄弟等是及妻【金澤本律裏書】附釋云安忍殘背違正道故曰不道、

律三右

賊盜律云、謀殺伯叔父姑兄姊者遠流、外祖父母夫【婦之祖父母】○父母【五】殺四等以上尊長者皆斬、殺妻者以凡人論鬬訟律云、妻毆夫【從一年【唐】者杖一百、】八虐之中可有答罪、何者、賊盜律云、造厭魅欲以殺人者、以謀殺論、減二等、又條云、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罪減四等、即案注文、從者減一等、鬬訟律云、子孫【非】違犯教令而殺徒二年、案之、造厭魅殺欲以疾苦已

情理切害金澤本律裏書引古答

子孫者、惣從故殺、減八等、合笞卅一也、若爲他從、減一等、合笞卅一端、如之耳、自餘案而至杖笞物者多歟、今師同之、

六曰、大不敬、謂毀大社及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神御物者、謂大幣者、大社神寶亦同、乘輿服御物者、謂主上服御之物、人主以天下爲家、乘輿巡幸不敢指斥尊號、故託乘輿以言之、本條註云、服通衮冕之屬、直副等皆須監當之官、部分擬進、乃爲神【御【律】）物、璽之鏡劔、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謂合和御藥雖湏正方、中間錯謬、誤違本法者、及封題誤、謂依方合訖、封題有誤、若以若造御膳、誤犯食禁、營造御膳、須湏食經、而所御幸舟船、誤不牢固、帝王所之莫不慶幸、舟船既擬供御、故曰御幸舟船、工匠造船備盡心力、誤不牢固、卽入此條、但御幸舟船、以上三事、皆爲因誤得罪、設未進御、亦同八虐、其故爲者、卽從謀反科罪、其監當官司、准法減科、不入不敬、指斥乘輿、情理切害、此謂情有缺望、發言謗毀、指斥乘輿、情理切害者、若使無心怨天、唯欲誣搆人罪、自依反坐之法、不入八虐之條、及對捍詔使、而無人臣之禮者、○謂奉詔出使、宣布四方、有人對捍、不恭詔命、而無人臣之禮者【律】詔使者奉詔定差遣者是、

附釋云、禮者敬之本、敬者禮之輿、故禮運云、禮者君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考制度、別仁義、責其所犯既大、皆无肅雨敬之心、故曰大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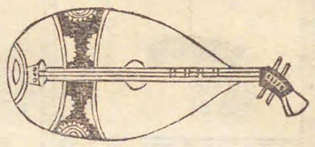
七曰、不孝、謂告言詛咒言祖父母【律】父母、本條、直云告祖父母、猶如兇也、詈猶罵也、依本條、詛欲令死及疾苦○（者【律】）皆以謀殺論、自當惡逆、唯詛求愛媚、始入此條、依賊○（盜）律、子孫於祖父母輕厭重、但厭魅凡人、則入不道、若咒詛者不入八虐、○（名【唐】）入此條、及祖父母、（父母【律】）在、別籍異財、謂祖父母父母在、子孫就養无方、出告反面、无自專之道、而有異財別籍情、無至孝之心、名義以之俱淪、情節於事既不相須、違者並當八虐、

拉幷奔、禮之典禮、罪惡難容二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者、謂首從得罪者、若其獨坐主婚、男女卽非不孝、所以稱身自嫁娶者、以顯主婚不同八虐、故也、其男夫居喪娶妾、合免所居一宜、女子居喪爲妾、得減妻罪二等、並不入不孝、若作樂者、自作遣人等、樂者、謂擊鐘鼓、奏絲竹匏嚮塤篪、歌儛散樂之類、釋服從吉、謂裹制未終、

而在十三月之內、釋去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喪ヲ）詐稱祖父母父母死、（依禮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而問故、父母之喪、創巨尤切、聞即崩殞、擗踴號天、今乃匿不舉哀、或簡擇時日者並是、其父祖妾、附釋云、善事父母曰孝、既有違犯、是名不孝、）詐稱祖父母父母死、謂祖父母父母見在、而詐稱死者、若先死而詐稱始死者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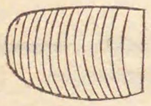
初學記云、五經通義曰、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革皮也、）金爲鐘、石爲磬、絲爲絃（カヲ）、竹爲笙、土爲壎、皮爲鼓、木爲柷敔、（柷音祝、敔音語、又釋智近樂錄曰、金爲鐘鎛鍚鐿鐸、石爲磬、絲爲瑟琴箜篌（クヲ）箏（サ）筑琵琶、竹爲簫笛簻簫管、匏爲笙簧、土爲笛缶、革爲鼓、木爲柷敔、

國語曰、金羽、石徵、絲角、瓦絲徵、匏、土徵、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サ）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替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聲、聲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錦帶書云、八音、（周禮云、播之以八音、）金（鐘也、漢書云、兌之音、）石（磬也、漢書云、乾之音、）絲（琴瑟也、漢書云、離之音、）竹（簫笛也、漢書云、震之音也、）匏（竽笙也、漢書（坤（ノサ）之音、）土（塤也、漢書云、艮坤之音也、）革（鼓也、漢書云、巽之音也、）木（柷敔也、漢書



論語圖云絲（今案圖琵琶注絲

論語圖號簫此圖錦帶書竹注簫笛今件簫簫、三禮圖爲見躰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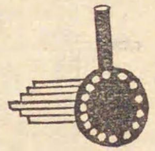


三禮圖云、簫長尺四寸十四孔、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孔、弘治格云、簫師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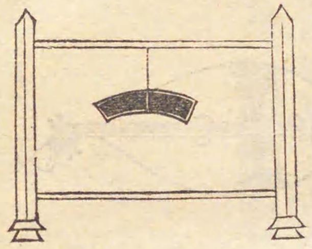
簫音軫小竹也三禮圖

弘治格

雖ㇾ无ニ本圖一、依ニ文選錦帶書等注稱一ㇾ竹之中圖一、近俗之笛、



三禮圖第五云、笙十二管、論語圖注云ㇾ匏、五經通義注云、匏爲ㇾ笙者、便知匏是笙之類、矣、



又云、磬特縣　隻之士、磬(擊ヵ)无ニ鐘下一、天子之臣也、鄉飲酒曰、笙入ニ堂下一、磬(聲ヵ)南北一而論曰、子擊(擊ヵ)ニ磬於衛一、皆無ニ鐘正一、謂ニ但有ㇾ磬者、非ㇾ謂ニ都无ㇾ正、謂ㇾ編ニ十六枚一者、取ㇾ上有ㇾ堵而已、言不ㇾ成ㇾ肆也、樂經曰、黃鐘磬ニ律ニ尺七寸、後長ニ律即謂ニ此大磬一、

雅塤

又云、塤燒ㇾ土爲ニ之雅塤一、其大々(本ママ)如ニ鴈子一、

頌塤

又云、頌塤大如ニ鷄子一、銑上平凡六孔、上一前二後二、周禮、笙師掌ニ吹塤一、

篪

又云、雅篪長尺四寸、翹長寸三分、圍自稱、凡九孔、頌篪尺二寸、周禮、笙師掌ニ吹篪一、爲ニ知ニ樂器之躰一圖ㇾ之、

散樂　散樂、野人之爲ㇾ樂之善者也、見ニ周禮一、注疏云、以ニ其不ㇾ在ニ官之員內一ㇾ謂、

八曰、不義、　謂殺本主、本國守、見受業師、本主者、依令、親王及五位以上、得帳內資人、於所事之主、名爲本主、見受業師、謂見受經業大學國學者、私學名同、若已成業者、雖先去學、並同見受業師之例、吏卒殺本部五位已上官長、吏、謂史生使部、卒、謂防人衛士之類、其有殺本部五位以上官長、並入此條、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夫者、妻之天也、恩義既隆、聞喪卽須號慟、而有匿哀不舉、居喪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忘心憂、皆是背禮違義、故俱爲八虐、其改嫁爲妾者非、　疏云、謂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此條元非血屬、本止以義相從、背義乖仁、故曰不義、「也、」

六議、古答云、謂應議之人則在六色、或分夜天黃（唐）須（唐）、或宿侍旒宸（曹唐）、或多才多藝、或立事立功、簡在常心、動勤書王府、若犯死罪、議定奏裁、皆。取決宸衷、官司不敢與奪、此「所」謂重、親賢敦故舊（唐）无）貴（唐）以（唐）尚功「好」能也、次此六議之人、犯死罪、皆先奏請。其所犯、故曰六議。今案、唐律有入議之目、增本朝六議二條、七曰議勤、注云、謂有大勤勞、疏云、謂大將吏恪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此條約議功條也、何者遠使絕域、經涉險難、在彼條之故也、八曰議賓、注云、謂承先代之後爲國賓者、疏云、書云、虞賓在位、群后德讓、詩曰、有客亦白其馬、禮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昔武王討商、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若今周後介公隋後鄭公、並爲國賓者、此條也、本朝律除此條也、是依本朝無公侯之號歟、周禮所謂八辟、則比八議也、且彼禮注也、

一曰、議親、謂皇親及皇帝五等以上親及太皇太后「宮」皇太后四等以上親、太皇太后者皇帝祖母也、皇太后者皇帝母也、后三等以上親、疏云、內睦九族、外叶萬邦、布雨露之恩、篤親々之理、故曰議。故、議賢、議能、

金澤本律裏書引釋私記古答疏

以三位爲貳家

議功、議貴、此等色明注及疏也、仍更不抄、

二曰、議故、謂故舊、謂宿得侍見、特蒙接遇、歷久者、

三曰、議賢、謂有大德行、謂賢人君子、言行可爲法則者、

四曰、議能、謂大才藝、謂能整軍旅、莅政事、鑒［唐律同］勳功

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謂能斬將搴旗、鋒萬里、或率衆歸化、寧濟時難、若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

六曰、議貴、謂三位以上、戶令云、棄妻須有七出之狀、條義解云、謂、依律稱貴者、皆據三位以上、卽爲以上身貴、朱紫事殊、士庶又以三位爲貳家之由、見至要雜事、准雜、

○議請減贖事　有贓應備、在此部中、付出、殘疾、廢疾、篤疾等事、○（過失疑罪意在贖中、上文）

名例律云、六議者、犯死罪、皆條所生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律］）定奏裁、此名議章、依令、於官集議、々定奏裁、「々」［律］无）

「議。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合死、不敢正言、絞斬、故云不正決之、流罪以下減一等、

等、其犯八虐者不用此律、流罪以下、犯狀既輕、所司減訖、自依常斷、其犯八虐者、又云、應議者、祖父母父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妻子姪孫、此名請章、六議之人、及姪孫以上入請、「請謂」若五位及勳位四等以上、犯死罪者上請、四位以下及勳四等以上、此等「請謂條」其所犯及應請之狀、正其刑名奏請、「謂條錄其請人所犯應死之人犯死罪者並爲上請、

者祖父母等、若五位及勳四等以上、應請之狀、正（其［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殺人。（監守內姦他妻妾、盜詐人［律］）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流罪以下減一等者、減訖各依本法、若犯八虐及殺人者、謂故殺、鬪殺、謀殺等、殺訖不問首從、其監守內姦他妻妾、盜詐人、受財枉法者、此等

請人、死罪不合上請流罪以下不合減罪、故云、不用此律、其盜不得財、及對暑未得、並從減法、

釋云、其盜不得財、謂竊盜不得財、是但會赦不免、盜者雖強盜、而不得財者所原、

又云、應議請減、及八位勳十二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減者之父母妻子、犯流罪以下、聽贖、此名贖章、

應議請減者、謂議請減三章內人、亦有无官而入議請減者、故不云官、若應以官當者、自從官當法、議請○（減〔唐〕）以下人、身有官者、自從其加官當法、除免、不合留官取贖、

役流、反逆緣坐流、謂緣○（反〔律〕）逆得流罪者、子孫犯過失流、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之類、而殺祖父母父母者、不孝流、謂告言祖父母父母者絞、從者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除名配流如法、

注也

无蔭緣丁者、依下條加「除名者、免居作、犯五流之人、本法不合配（除名配流、免居作）如法、男夫犯此五流、假有一品以下及取蔭者、並不得減贖、除名、仍〔唐无〕配流如法、三流俱役一年、稱加役流者○（役〔律〕）三年、家杖免役、故云如法、

○（居〔律〕）作、謂有人本犯徒以下、及有蔭之人、有官者、即本罪不應流配、而特配者、雖无官亦免居作、

流、而貴情特配者、雖是无官之人、亦特免居作、其於二等以上及妻妾犯奸者、亦不得減贖、

注也

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男夫犯盜、謂徒以上、其於等親尊長〔律〕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及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已入五流、若傷○（卽合徒罪、故云二等以上、強盜不得財亦同、及妻妾犯奸○（者〔律〕）故毆人至廢疾、應流、謂特隆合贖、故毆傷應合徒者、故毆人至廢疾、准犯應流者、男夫犯○（盜〔律〕）徒以上、謂計盜罪至徒以上、強盜不得財亦同、及妻妾犯奸○（者〔律〕）並亦不得減贖、言亦者亦如五流不得減贖之義、

「有官者各從除免官當法、」謂、男夫於盜守及八虐內盜者、並合官當、其五流徒以上、及妻妾犯奸者、並合免官、其於二等以上尊長等、犯過失殺傷應徒、及故毆凡人至廢疾應流、並合官當、其五流除名配流、會降至徒已下、上ヤ有蔭應贖之色、更無配役之文、卽有聽贖者、有不聽贖者、止如加役流、返逆緣座流、不孝流、此三流會降並聽收贖、其子孫犯過失流、雖會降亦不得贖、何者文云、於二等以上尊長、犯過失○（殺傷〔唐〕）應徒、不得減贖、此雖會降猶是過失應徒、故不合贖、其有官者自准除免官當之例、本法既不合例減、降後亦不合減科、其會赦猶流者、會降灼然不免、

古答云、問、八虐何色得贖、何色不得贖、答、案文云、有官者除名而已、唯有蔭者卽有聽贖

者不聽贖者、其謀大逆謀叛、及僞造內印、若殺本主及見受業師、本國守、本部五位以上官長、此ヵヤ式等從坐、本條言、皆仍位者合遠流云、若厭魅凡人、或求愛媚、指斥乘輿ヵヤ、法於乖興、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者、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舩、誤不牢固、卽被子孫蔭者、詛謂咒求愛媚者、厭魅求愛者亦是、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斬父「母」衍ヵヤ祖妾、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令ヤ此等合贖、其毆祖父母父母夫、及謀殺曾祖父母伯叔姑「叔姑」衍ヵヤ兄姊者爲重於過失傷應徒、故不合贖、自外條具有文、其於祖父母父母、伯叔母姑兄姊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父ヤ祖妾、伯叔以下、過失殺傷本條合徒、並是也、過失殺傷應徒、故毆人至廢疾應流、犯盜斬他妻者、必不得減贖、案云、過失殺傷應徒、故毆人至廢疾應流者、假有一品以下及有蔭者、並不得減之故、注云、有官位者、雖子得減、各從除免當贖法、從犯過失以下斬他妻以上者、議請以下並不得贖、此不ヤ勲无ヤ條言不得減者、獨就故毆人至廢疾、應流之外得減、

又云、婦人有官位犯罪者、各依其位從議請減贖當免之律、又云、五位以上妄ヤ犯非八虐流罪以下、聽用贖論、其贖條。（內八虐、若犯非八虐流罪以下、聽用贖論、其贖條。）不可決配、若妾自有子孫、及取餘親蔭者、假犯八虐、聽依贖例、又云、一

人兼有議請減、各應得減者、唯得以一高者減之、不得累減、若從坐減、自首減、故失減、公坐相承減者、又以議請減之類、得累減、又云、无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聽以贖論、「謂從初（本注「罪」ヲ）位及庶人、而得八位以上位記者、不以官當除免、犯八虐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其除名及當免在身、見无八位以上位記者、亦同无官例、其於贖章內、合除免官當者、亦應収贖、故云不以官當除免、若犯八虐五流、各依本犯除名及配流、不用此贖法、故云不用此律、若有七位以上、應例減者、並從減例、據下此條亦不合減、自餘雜犯、應「犯」「律无」減者、並從減例、據下文、无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故法、故知得依減例、）

（律）即是、非獨進品始名遷官、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並謂私罪皆據律科、雖復遷官去任、並不免罪、公坐流罪、亦從免法、若事關宿衛、情狀重者、緣奏聽勅、其有官犯罪、无官事發、謂、若「私罪」（律无）有八位、犯流罪、合除名、其事未發、又犯徒一年、亦合除名、若罪當免官者、亦准此當贖法、仍依例免官、此名罪若重、仍依當贖法、（本注下文）

又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収贖、「犯加役流、反逆縁坐流、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其婦人流法、與男子不同、雖是老少、加役流會赦猶流、亦合収贖、唯造畜蠱毒、幷同居家口仍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歳以下、及篤疾、

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此等年雖老少、情狀難原、官司不斷、依上請之式、奏聽勅裁、盜及傷人亦収贖、盜既不言強竊、傷人不顯親疎、設令強盜傷親合死、據文並許収贖、又既稱傷人収贖、即似不傷者无罪、若毆者乃爲惡逆、或愚癡而犯、或情惡故爲、於律雖得勿論、准禮仍成不孝、老少（小「律」）及疾可矜、傷「有官者各從官當除免法、」餘皆勿論、除反逆殺人應死、盜及傷人之外、悉皆不坐、故云餘皆勿論、

（本注流ヲ）加刑「縁坐應配沒（本注歿ヲ）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物云、若年六十九、及殘疾時犯罪斷畢、及七十廢疾時者、亦可收贖不、眞決、何者徒役內老疾者、依疾法故、允亮案、徒役內老疾者、見徒外遣徒者徵贖銅可原免乎、

私案、疾者新舊何者、名例律云、犯罪時雖未老疾、（而「律」）○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之故也、此條在斷罪部中、

戶令云、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ムヒサ）足無三指、（ムヒサ）手足无大拇指、謂拇大指也、或手或足、无大拇指者是无髮、謂、頭上生瘡、有白虫痂其瘡甚瘡、久漏、謂、身成孔穴、膿汁潰漏「也、」（令无）故其上髮（癹ヒ）悉落不生也、下重、謂、蔭（陰ヤ）頹也、陰「極」（核ヤ）腹腫、得陰卽發、其大如斗（升「令」）沉重、大癭瘤、謂、癭者頸腫也、瘤者足腫也、癰「其小者、亦入此限、故加大字、以別之、」（也「令」）如此之類、皆爲殘疾、癡瘂、謂、不慧爲癡、不語爲瘂也、侏儒、謂短人也、腰脊折、謂痾（痾ヵ）疾也、廢疾也、惡疾、謂、白癩也、或支節解落也、亦能注染於傍人、故不可與人同床也、癲狂、謂癲者發時亂走地吐涎沫、无所覺也、狂者或時妄觸欲走、自高賢也云稱聖神者也、二支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爲篤疾、

據律不不免罪下脫九十六字

據律无罪若下有脫文九十一字

此文亦載在卷五十七

腰脊折下据令有脫文

釋云、案手无二一指一、謂二一手无一指一者、不レ可レ爲二殘疾一、跡云、片足无二一指一、手无二一指一者、殘疾「穴云、令（衍カ）【集解】」爲二殘疾一、左右手各无二一指一者、殘疾爲二廢疾一、二廢疾爲二篤疾一、今臨二取捨一、不二必膠柱一、假左右手各无二一指一、豈爲二廢疾一乎、但一手无二四指一、手〇レ足各无二大拇指等一、量心合レ爲二廢疾一、凡如レ此之類、皆臨時處分（奉カ）、今粗擧二躰例一、朱云、手足无二大指一、謂二无一无二一（動カ）。並同也、爲レ不レ云レ數也、古記云、支廢、謂既支有而不動一種基、按漢書東方朔傳曰、〇儒（侏カ）長三尺餘、愚案、樂府云、道州民多二侏儒一、長者不レ過二四尺一（云カ）、名例律云、犯罪時雖レ未二老疾一、條疏文、十六時偷盜、十七事發、仍以レ贖論事、在二斷罪部中一、又犯罪共亡條、應二加レ杖及贖例一事在二自首部一弘八雜【格】雜【二】弘兵【格】云、彈正臺所レ彈諸司官人事、右得二式部省解一�政事要畧第八十二　七百十七

納、逐レ年彌多、迫徵之吏、徒疲二催勘一、負贖之人、无二心進納一、既狎二前科一、不レ畏二後科一、望請、在京官人、抑【逸】留二位祿季祿一、雜色人等、令二檢非違使一催徵、在外諸人、抑二留朝集使返抄一（斷カ）、令レ濟二其事一、謹請二官裁一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依レ請、宜レ令二刑部省一移二式部省一、抑【逸】未二輸贖銅一、諸國朝集使返抄、移二大藏省一、折【逸史】留二位祿季祿一事、右得二刑部省一解偁、謹案二獄令一云、凡贖二死刑一限二八十日一、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无レ故過レ限、不レ輸者、會レ赦不レ免、雖レ有二披訴一、據レ理不レ移二前斷一者、亦不レ在二免限一者、今犯罪之輩、相續不レ絕、贓贖未レ納、逐レ年彌多、望請、抑二留祿物一、令二塡贖贓【格】一、謹請二官裁一者、宜レ令二刑部省一移二大藏省一、其祿物。准二贖銅數一、便即抑留、令レ充二刑部省一者、順符。行來多レ妨、何者彼省、所レ移犯罪之人、或遷任解官、或任中卒死、如レ此等類、不レ預二賜【格】一。即。式兵兩省所レ掌、匪二此省之所一レ知、折留之色臨レ事難辨、隨レ移强留、喧嘩寔繁、謹請二官裁一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峰朝臣安世宣、宜レ停レ移二大藏省一、令レ移二式兵兩省一、仍（及解任【格】）兩省【格下文】須。仰二死人之本司一、折二留其祿一、令レ送二刑部一、其遷二降外任一。卒死等類者、兩省。實錄、報二移刑部一、民（依カ）【格三】刑【格三】

部。依兩省移、准例申官、但見在之人、猶有延怠者、重移兩省「者、」〔格无〕

即〔格〕天長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格十二〕

貞觀格云

一應停貶奪〔格十二ノ八十九〕舊職吏考祿依法贖銅事

右得左京職解�something、太政官去天長四年九月廿一日符偁、彈正臺解。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
四日符偁、職解偁、不掃請當路諸司諸家、幷內外主典已上、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錄名奏聞者、
而起請之後、曾無遵行准之法條、實是同罪、望請、同亦移省貶奪職吏考祿者、依請者、今檢
案內、京中總五百八十餘町、橋梁三百七十餘處、雖勤脩造、道橋多數、往還不絕、不能無損、
年中巡檢十有二度、。貶奪、徒有俸祿之名、曾無代耕之賞、職吏之患無甚於斯、望請、停奪考
祿、依法贖銅者、所請可停、何者掃清當路、於人非難、怠而不掃、過在當家、理須重責其人、
職司爲政、京國相兼、所掌多事、回辨難堪、而以道橋之一失、奪一年之考祿、賞罰之理、良近
偏頗、宜依請贖銅、

一應皇親准主典奪祿事

右同前解偁、祿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符偁、當路不掃清、穿垣引水、壅水浸途等、諸司
諸家、幷內外主典已上、移式部兵部、貶考奪祿、四位五位錄名奏聞、無品親王家、及所々院家、

以其別當官、准諸家司、亦移省貶奪、其雜色番上已下、不論。贖決笞五十者、今案符旨、皇
親此雜色之內、須不論蔭贖決笞、謹案律條、。便、望請、准主典移省奪祿者、其前符踈、而不
勞皇親、今如請。當奏議之、但皇親蕃多、事惟輕碎、宜依請、
以前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良峰朝臣。宣、奉勅、宜依件行之、

天長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格十二〕

貞刑格云、應納雜色。贖物事、右太政官去弘仁十一年「十月」廿五日、下刑部省符偁、大納言正
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陸奧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多嗣宣、雜色人贖物、可令檢非違使催徵之、
宣旨下彼使了、宜移之者、今得使解偁、使所行之事、非唯巡檢京中拷決犯盜、臨時勘事、觸
類繁多、又去弘仁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宣旨偁、檢違使所掌之事、與彈正同臨時宣旨、亦糺彈
之者、加。看督長左右各二人、。科差非一、無有暫暇、今預徵贖物、誰用濟使事、謹請官裁者、大
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民部卿清原眞人夏野宣、「旨」停。檢非違使、同亦實錄申官、「官」隨
即下知本貫令徵納、

天長九年七月九日〔格十二〕

貞京格云、應勘決坊令事、右得。京職解偁、謹檢案令「格」坊令、是職事之官、若有怠過、須據
贖法而承前之例、屢經改。或彈正勘決、或。職科罪、今依太政官去天長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符、責

過狀滿三度、則彈正移刑部令決、自爾以來、「并(奔)〔格〕波勸」事、不遑寧處、雖然所管條中、怠慢難絶、何者有勢之家、不遵催課、无主之地、經年不掃(拂)〔逸史〕、巡撿之責靡月不臻、方今進臺過狀三度已滿、非〔格〕罪。自犯受罰市獄、今令等、或稱病不上、或遁去未歸、因茲。坊邑(京)〔格〕蕪、道橋不修、有職无人、何以懲肅、夫眞(直)〔格〕決之科、自昔不免。送(但)〔格〕省令決、事乖穩便、望請、停送刑部、依太政官去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符、職司勘決者、右大臣宣、奉勅依請、右京(左)〔格〕職亦准此、

天長九年十一月廿九日〔格十二〕

延彈格云

一應停京職官人贖銅復舊貶奪考祿事

右彈正臺奏狀。撿案。太政官去天長四年九月廿日符(傍)〔格十二ノ九十二〕、弘仁十年十一月五日格偁、左右京職解偁、太政官去弘仁六年二月九日、下兩職符偁、右大臣宣、奉勅、如聞、頃者京中諸家、或穿垣引水或壅水浸(侵)〔格〕途、宜仰所司(由)咸俾脩營、不責引流水於家內、唯禁露汚穢(於壖)〔格〕「壚」外者、今案符旨、有壅浸(侵)〔格〕之禁、无掃清之誡、因之有勢之家、都无掃清、如此之類、諸家司幷內外主典已上、移式部「兵部」貶考奪祿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右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冬嗣宣、奉勅、依請者、而起請之後、曾无遵行、量其意況、實是同罪、望請、同亦移省、貶考奪祿者、正三位行中納言兼右近衛大將春宮大夫良峰朝臣安世宣、奉勅、依請者、彼時職司无息、路橋有全、而依天長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格、停貶「考」奪科行贖銅法、厥後職吏不勤、諸人更緩、遂使京條荒蕪、既失華美、橋梁破絶、屢妨往還、是因輕科踈網之所致也、望請、復舊移送、貶奪考祿、

一應諸司三度以上不參臺喚、幷不辨申勘事者、停給季祿事

右同前奏狀偁、謹案公式令云、親王及五位以上、有犯應須糺勃、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栲、委知事由。大者奏彈者、然則奏聞之理、必在推問之後、非經糺勃、何敢上奏、而令〔格〕或一司、若公罪若私罪、或爲臺所記錄、或爲人所告言、因茲爲糺彈其由、即召官人、而空。詐不曾參。今將錄罪狀以上奏、則全乖令文、亦欲對其身定罪。于未經推彈、則首從難辨、如此之類、品目猥多、非張新制、何爲懲革、望請、自今以後、諸司三度以上、不參臺喚、幷不辨申勘事者、並移二省以奪季祿、以前事條如件、右大臣宣、奉勅依奏、

貞親十八年七月廿三日〔格十二〕

太政官符撿非違使

應納刑部省徵送贖銅代物事

右得彼省去閏五月十日解偁、謹撿案內、徵納贖元是司之最也、大同三年、以贓贖司依併此

贓贖司併刑部省見類史百七大同三年正月壬寅詔

省、偏嘗此事、其後依弘仁十一年十〇月廿五日格、使レ檢非違使ニ徵送勘納ス者、家隨「家」官符「上文」宣旨、充ニ行色ニ々雜用、依ニ天長九年七月九日格ニ、停レ隷ニ檢非違使ニ、被レ付ニ省家ニ、又貞觀式ニ「延喜刑部式」凡「銅錢者、收ニ納獄司ニ、省相其出納者、然則省徵司納、充ニ公用ニ之色也、而今囚獄司官舍顚倒、无レ實年久、此者亦復始レ自レ廳、造ニ于門屋ニ、頻年顚倒、四面露レ形、殆无ニ宿直之居ニ、漸爲ニ狐兎之棲ニ、因レ之年來所レ徵贖物、計レ便宿納、數盜失、公用之時、轉治官人已下要劇田直、常以補塡、如レ此之漸、作料虛耗、事之爲レ煩、莫レ過ニ於斯ニ、伏檢ニ「刑部五左」式條ニ、獄囚應レ給ニ衣粮薦席醫藥ニ、及修ニ理獄舍ニ之類、用ニ贓贖物ニ、又延長四年五月廿七日宣旨僻、以ニ贖銅代物ニ、充ニ給左右獄囚ニ、冬時衣服臨時食料ニ、幷修ニ理獄舍ニ等粮、是罪人被レ下ニ囚獄司ニ之時事也、宣旨所レ稱、左右獄囚衣服粮等、今檢非違使之所レ職也、今件贖銅粮、既无レ處ニ於檢納ニ、議獄決罪、非ニ省之職掌ニ、商ニ量事情ニ、專不ニ穩便ニ、名實相違、不レ可レ不レ申、望請、官裁、贖銅申進未レ依レ舊、省將レ對ニ濟納物ニ、實放ニ返抄ニ、使令ニ檢非違使ニ行者、左大臣宣、依レ請者、使宣承知、依レ宣行レ之、符到奉行、右少辨藤原朝臣右少史山直、

天曆四年十月十三日

刑部式云、贖罪無レ銅、准レ價徵レ錢、

太政官符刑部省

應レ徵ニ納右衛門府贖銅拾貳斤事

參議從三位兼行督讃岐守源朝臣高明贖銅貳斤

權佐從五位上橘朝臣好古　贖銅貳斤

佐從五位上小野朝臣道風　贖銅貳斤

大尉從五位下藤原朝臣守人　贖銅壹斤

權少尉正六位上源朝臣忠光　贖銅壹斤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倫寧　贖銅壹斤

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忠用　贖銅壹斤

權少尉正六位上藤原朝臣助信　贖銅壹斤

右得ニ大判事兼行民部少輔明法博士惟宗朝臣公方等勘申狀ニ僻、右少史御立維宗仰云、少辨源朝臣々俊傳宣、大納言藤原朝臣師輔宣、奉レ勅、去四月廿八日、「御位」右衛門、早不レ開ニ會昌門ニ、依レ之進ニ過狀ニ畢、宜レ仰ニ明法博士等ニ令レ勘ニ申其罪狀ニ者、檢ニ彼府ニ、去五月十一日、所レ進過狀僻、去月廿八日早不レ開ニ會昌門ニ狀、右會昌門、須レ任ニ式差ニ遣府門部ニ令ニ開、而依ニ延長七年正月一日朝拜日記誤ニ、一度執ニ申以ニ府門部ニ不レ開之由ニ、而尚可レ開之由、依レ有ニ上官仰ニ、令ニ開已畢、而今違レ式早不レ開之由被ニ勘當ニ、無ニ所ニ避申ニ者、謹請ニ檢ニ弘仁ニ。云、左衛門府、注之、右衛門府亦准レ此、大儀其日寅二剋云々、「大」伴氏五位「又」注云、右佐伯氏、率ニ門部三人ニ、自レ掖門ニ、居ニ會昌門内左廂ニ、貞觀式云、左

承伏狀

衛門府、注。右衛門府亦准」此、尉一人率」門部（延喜式）无（云カ）三人（式）无「尉」居」門下、「今案」開門畢、還」本下、雜律云、違」令者笞五十、別式減」一等、名例律云、同司（職唐）犯」公坐」者、長官（唐）爲」一等、「次」官（唐）爲」一等（唐）。主典爲」一等（判官爲一等通判唐）。其闕无」所」承之官、亦依」此四等。爲」注「云、」坐謂」无」私曲」（疏云公カ）又條云、六議者、犯」流（罪カ）以下」減」一等、又云、五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又云、七位以上犯」流罪以下」減」一等」之例、又條云應」議請減者、犯」流（罪カ）以下」聽」贖、又云、笞卅、贖銅三斤者、據」此等文」於」會昌門」左右衛門率」門（門カ）部等」可」開之由、式條已存、而件府官人、執」申（申カ）以」府部不」開之由、然而依」上官仰」、遂以開」門」、早不」開之由、進」承伏狀」畢、是尤犯」違式罪」者也、但事无（元カ）須」依（連脫カ）。坐法」爲」等、連督爲」首、笞卅、身帶」三位」、議減」一等、笞卅、合」贖銅三斤、佐二人爲」第二從」減」一等、笞卅、各帶」五位」、請（減カ）一等、笞廿、合」贖銅二斤、尉五人爲」第三從」、減」一等、笞廿、或是五位或帶」六位」、至」五位」者、請」減一等、於」六位」者、例減」一等、各笞十、合」贖銅一斤、「尉一人假可」除」（无カ）志五人爲」第四從」、減」一等、笞十、帶」六位」、例減」一等」可」无」其罪」、仍勘申者、從二位行大納言兼右近衛大將陸奥出羽按察使藤原朝臣師輔宣、奉」勅、宣」依」件徵納」（小カ）省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天慶九年八月七日

正六位上行右少史御立維宗

勘」申未斷囚日置宮主丸可」會赦」哉否」事（雖」會赦否勘文大意、恩十六以下脫カ）○（下脫カ）者、収」殊□贖之文、

右宮主丸、依」盜」取師物、被」捕禁」者也、其贓物等依」數辨進、但生年十五、可」會赦」哉否者、檢」名例律」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歳以下、盜及傷」人亦收」贖、疏云、傷」人及盜、既侵」損於人、故不」許」全（計律）免、令」其收贖、又條云、犯罪時幼少（小律）、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小律）、疏云、十六時偷盜、七十事發、仍以」贖論、此名」幼少時犯罪、長大事發、依」幼小」論、今年八月十一日詔書云、今日昧爽以前、罪无」輕重、悉皆赦除、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不」免者、不」在」此限」者、盜竊之犯、科斷之中、支干長大之輩、全可」配決、但於」幼小之者、亦用」贖法、今宮主丸之年、既是十六以下也、受収（愛カ）其贖之後、特免」身之間、已霑」恩詔、盖從」赦原、仍勘申、

正暦四年九月十六日允亮草

勘」申奉童子丸可」着鈦」哉否」事

右童子丸、强盜之犯承伏、進」過狀」、而生年十三、猶可」着鈦」哉者、名例律云、年七十以上、十六以下、犯」流罪」以下」決贖（収律）、八十以上。歳（十律）以下、盜亦收贖、疏云、盜既侵」損於人」、故不」許」全免」、令」其收贖、又云、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少」論、疏云、十六時偷盜、十七事發、仍以」贖論、此名」幼小時犯罪、長大事發、依」幼小」論者、偷盜犯之輩、雖」有」猷。科條、十六以下之者、須」用」贖法」、童子丸尋」勘所」稱之年、未」過」所」指之限、唯令」徵」銅、非」可」着鈦」、仍勘申、

弘仁式部格

問注

長德三年四月廿九日允亮草

問、十七之人犯ㇾ盜者、猶徒役哉、將可ㇾ聽ㇾ收贖ㇾ乎、答、名例律云、年十六以下犯ㇾ流罪以下ㇾ收贖、衍カサ「云」爲ㇾ其老小ㇾ時被ㇾ哀矜ㇾ、並許ㇾ收贖ㇾ、戶令云、男女十六以下爲ㇾ小、廿以下爲ㇾ中、弘仁民部格云、以ㇾ十八ㇾ爲ㇾ中男ㇾ者、令以ㇾ十六ㇾ爲ㇾ小、格加ㇾ一年ㇾ爲ㇾ中、便知十七既是小男也、夫擧ㇾ輕明ㇾ重、金玉斷ヵサ通例、課役此輕、尙增ㇾ年禮役、罪科惟重、須ㇾ加ㇾ年科ㇾ罪、依ㇾ律准ㇾ格、可ㇾ聽ㇾ收贖ㇾ、

寬弘二年三月廿七日、改ㇾ强盜類多治大九、承伏進ㇾ過狀ㇾ已畢、問ㇾ注年ㇾ之處、稱ㇾ十七ㇾ、仍爲ㇾ視ㇾ後學ㇾ、作ㇾ此問答ㇾ、

鬪訟律云、戲殺傷人者、減ㇾ鬪殺傷二等ㇾ、即无官應ㇾ贖、而犯ㇾ者依ㇾ過失法ㇾ收ㇾ贖ㇾ、又云、過ㇾ失殺ㇾ人者、各依ㇾ其狀ㇾ以ㇾ贖論ㇾ、斷獄律云、疑罪各ㇾ以ㇾ贖論ㇾ、「疑」謂ㇾ虛實之證等、是之非理均、或涉ㇾ疑似ㇾ、旁无ㇾ證見ㇾ、或旁有ㇾ聞證ㇾ、事非ㇾ疑似ㇾ之類ㇾ、

僧尼令、格律條、義解云、問、今依ㇾ此條ㇾ、徒以上還俗、杖以下苦使、未ㇾ知ㇾ過失疑罪ㇾ、若爲ㇾ科斷ㇾ、答、歷ㇾ檢律令ㇾ、過失疑罪不ㇾ同ㇾ正犯ㇾ、聽ㇾ收贖ㇾ、但僧尼者、私無ㇾ財物ㇾ、理難ㇾ可ㇾ贖、量ㇾ事議ㇾ罪、誠合ㇾ放免ㇾ、獄令云、除免官當條、犯ㇾ罪雖ㇾ非ㇾ官當除免ㇾ、徒以上不ㇾ得ㇾ入ㇾ內、義解云、其過失疑罪、元非ㇾ正刑ㇾ、不ㇾ在ㇾ制限ㇾ也、

獄令云、傷ㇾ損於人ㇾ、及誣告得ㇾ罪、其人應合ㇾ贖者、銅入ㇾ被ㇾ告及傷損之家ㇾ、即兩人相犯俱得ㇾ罪ㇾ、謂依ㇾ律疑罪者、兩人各徵贖、故亦准ㇾ此、其殺ㇾ一家非ㇾ死罪ㇾ三人ㇾ、(之ㇾ令ㇾ)緣坐、若應ㇾ贖者、其銅亦入ㇾ官也、一及同居相犯者、謂、同居共ㇾ財者、不ㇾ限ㇾ親疎ㇾ、銅入ㇾ官ㇾ、」過失殺ㇾ人之時、徵銅二百斤、入ㇾ死家ㇾ、先儒判、此、餘准而可ㇾ知ㇾ、朱云、嘗ㇾ入ㇾ人可ㇾ贖者、其銅可ㇾ入ㇾ被ㇾ罰人ㇾ、

考課令云、官人犯ㇾ罪附ㇾ殿者、皆據ㇾ案成ㇾ乃附ㇾ、謂、殿者、殿ㇾ其贖選數ㇾ也、案成者、斷罪案成、不ㇾ待ㇾ贖銅納訖ㇾ也、私罪計ㇾ贖銅一斤ㇾ爲ㇾ一負ㇾ、謂ㇾ貢者、貢ㇾ罪名ㇾ也、依ㇾ下條ㇾ、官人犯ㇾ罪、勅斷有ㇾ輕重ㇾ者、皆依ㇾ勅斷ㇾ附ㇾ殿、徵贖、皆悉附ㇾ殿、然則收贖是輕、尙亦附ㇾ殿、眞決惟重、理自須ㇾ知、其分番計ㇾ殿、亦皆准ㇾ此也、公罪二斤爲ㇾ一負ㇾ、各十負爲ㇾ一殿ㇾ、其犯過失殺傷人、(及サ)疑罪徵贖者、並不ㇾ入ㇾ殿限ㇾ、

獄令云、凡贖ㇾ死刑ㇾ、(限ニ)八十日、謂、入ㇾ公入ㇾ私、並同ㇾ此法、其一人更犯ㇾ數罪者、亦各立ㇾ限、假如二犯ㇾ流罪者、惣限ㇾ百廿日ㇾ之類也、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無ㇾ故過ㇾ限不ㇾ輸者、會ㇾ赦不ㇾ免、謂、雖ㇾ會ㇾ非常恩ㇾ、而非ㇾ勅捐ㇾ「赦」ㇾ雖ㇾ有ㇾ披訴ㇾ、據ㇾ理不ㇾ移ㇾ前斷者、亦不ㇾ在ㇾ免限ㇾ也、(放ㇾ令ㇾ)者、亦不ㇾ在ㇾ免限ㇾ也、(雖ㇾ會ㇾ非ㇾ赦ㇾ、官司重復實竅、无故不ㇾ上、誠是廿八日、仍歎辨訖、還更准ㇾ律、)經ㇾ卅日ㇾ、(准律合ㇾ杖一百ㇾ、官司斷訖、徵銅十斤、罪人申訴、无故不ㇾ上廿八日、猶亦合ㇾ杖一百ㇾ、所乘二日者、於ㇾ法若應ㇾ徵ㇾ官物ㇾ者、准直五十端以上一百日、卅端以上五十日、廿端以上卅日、不ㇾ滿ㇾ廿端ㇾ以下二十日、若欠ㇾ負官物ㇾ、應ㇾ徵ㇾ正贓及贖物、无ㇾ財以備者、官役折庸、謂役ㇾ力受ㇾ直曰ㇾ庸、若雖ㇾ有ㇾ位之輩、无ㇾ財以備者、亦役ㇾ身折酬、其五位以上資俸稍寬、故不ㇾ入ㇾ无ㇾ財之限ㇾ也、其物雖ㇾ多、限止ㇾ五年ㇾ、(謂、此據ㇾ入ㇾ公、其入ㇾ私者、自合ㇾ依ㇾ雜令ㇾ、假令(如ㇾ令ㇾ)證告之人、應ㇾ贖入ㇾ前人ㇾ、若單貧无ㇾ財者、雖ㇾ經ㇾ七八年ㇾ、猶須ㇾ折酬滿ㇾ數、不ㇾ限ㇾ年遠近之類、)「一人一日折ㇾ布二尺六寸ㇾ、」(本注也)

太政官式。諸國稅帳、「大帳、」(云ヵ)朝集等使、向ㇾ京在ㇾ路、事故延緩過ㇾ期。非ㇾ有ㇾ當(者サ)。驗(國ヵ)、即依ㇾ法科處、其所ㇾ輸贖物、收ㇾ刑部省、但貢調使者、不ㇾ得ㇾ追(附サ)。在京諸使、若有ㇾ違ㇾ越ㇾ勘當如ㇾ法、

可徵贖官符

以錢代銅法例

刑部式云、贖罪無銅、准價徵錢、

刑部式云、贖銅錢者收囚獄司、省相共出納、寬和二年、沽價官符云、銅一斤百「五」（六「下文」）十文、

太政官符刑部省

應徵贖銅訴人、上野國吾妻郡擬領外正六位上毛野坂本朝臣眞道事、

副過狀壹紙、

右眞道所進訴狀之內、不指陳實事、省宜承（衍カ）知、依件徵贖、符到奉行、

從五位上守右中辨兼行中宮亮藤原朝臣宇（字カ）合

從六位上行右少史宍人朝臣永繼

貞觀四年四月十日

徵贖銅、給官符於刑部徵之、近代之例、官符裁斷罪文、若法家勘文等、事旨頗悞也、又贖銅代錢、刑部省贖銅所去天慶三年用途勘文、兩別十文也、寬和沽價法、銅一斤「直六」十文者、隨時可徵代、又長德二年、看督長幷囚人等、可徵贖銅之輩、令勘申罪狀、廳便徵納、隨時之議、亦沽隨形勢耳、撿非違使移、令催徵雜色人贖銅之由、見文書印部、

勘申不輸贖銅人、科違期罪、後重亦不進之罪狀事

右被官宣偁、可輸贖銅之人、違期「不」（衍カ）科罪之後、重亦違期不進之罪、宜勘申者、謹撿獄令、

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無故過限不輸者、〔令〕

在免限、若無財以備者、官役折庸、義解云、役力受直曰庸、若雖有位之輩、无財以備者、亦不身折酬、其五位以上資俸。寬、故不入無財之限。斷獄律云、應輸「贖物」違期不送者、一日笞十、五日加一等、罪上杖一百、注云、贖謂犯法之人應徵銅贖、名例律云、犯罪已發、及已配而更爲罪者、各重其事、天長四年十一月十七日格云、應移式兵兩省、仍須兩省仰犯人之本司折留、其祿令送刑部者、據撿此等文、輸贖之法、既立其法至等違期、隨即有罪、而科罪之後、重亦違期、准犯依律、是犯罪之後、更爲罪者也、抑無財可備、而遲留者、明尋其由、役身折酬、有財可輸、而違期者、計後犯日、可科其罪。於五位以上及職事官者、位祿季祿、既以折留、然則依格可折其祿、仍勘申、

延長六年九月十九日

勘申不例減亦聽贖之罪事

右謹撿名例律云、六議者犯所罪、皆條所座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々定奏裁、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者、不用此律、又條云、應議者、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弟姊妹妻子姪「子」孫、若五位及勳四等以上、犯死罪者上請、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八虐及人、監守內姦他妻妾、盜略人、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又條云、七位勳六等以上及官位勳位、得請者之祖父母。妻子孫、犯流罪以

下、各從減一等之例、又條云、應議請減、及八位勳十二等已上、若官位勳位、得減者。父母妻子、（律）无犯流罪以下聽贖、若應以「下」（律）无當者、自從官當「除免」法、其加役流、反逆緣座流、子孫犯過失。（律）流不孝流、及會赦猶流者、各不得減贖、除名配。（律）流如法、其於二等以上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父母、犯過失殺傷應徒、若故殿人至廢疾應流、男夫犯盜、及妻妾犯奸者、亦不得減贖者、捡此等文、六議者、以下七位勳六等以上、及官位勳位得請減者之父母子孫等、犯流罪以下之日、至有位者、先減一等、從官當除免之法、於无位者、同減一等、然後有徵贖之科、但至于八位勳十二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減、人之父母妻子等者、无有減法、是亦有位者、從官當除免法、无位者可在後贖輕科、但六議者、犯八虐、「七位」（衍）七位勳六等以上、若官位勳位、得議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八虐、（故脱カ）殺人、監守內奸他妻妾、盜略人受財狂法者、无有減法、雖。位者、從除免官當法、至无位者、亦可聽贖仍勘申、

延長六年九月廿五日

勘申徵贖人、會赦後不可徵不事

右獄令云、贖死刑限八十日、流六十日、徒五十日、杖卅日、笞卅日、若无故過限不輸者、會赦不免、義解云、雖會非常恩、而非勅指赦者、不在免限。（令也）名例律云、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疏云、犯贖徵銅、依令節級、各有期限。（令）（唐）降內未送、並從赦。原、過限不送、不在免限者、

明法博士惟宗公方

據此等文、犯罪之人、隨犯輕重、徵贖之法各有期、若限內未送、會赦降者、所徵之贖、可原從免、但過限後有恩詔者、雖非常恩、不可赦免、仍勘申、

承平三年七月十九日

勘申於稱與同罪可減贖哉否事

右被官宣�something於違勅罪、稱與同罪、若可有減贖哉、宜勘申者、撿名例律云、稱與同罪者、只（唐）止坐其罪、並不在除免（倍贓監主加罪（唐）罪脫カ）「法贖」加役之流例者、據撿此文、至稱與同罪、只可准其。若有位蔭者、无妨減贖、仍勘申、

延長六年十二月四日

○用蔭事　用蔭事又在至要雜部、

明法博士惟宗公方

陸法言云、於禁反部知云々、蔭覆草木蔭、官爵蔭子孫、（本注）

名例律云、贖位及外位與正位同、職事初位與八位同、「外六位以下不在蔭親之例」用蔭者存亡同、准蔭應議請減贖者、親雖七亦同存日故云存亡同若藉尊長蔭、而犯所蔭尊長、（尊長謂祖父母父母伯叔姑兄姊是）及藉所親蔭、犯所親祖父母父母者、並不得爲蔭、（所親謂傍親非祖父母父母及子孫、但傍蔭已身者、尊長卑幼皆是、假如藉伯叔之祖父母父母藉姪蔭而犯姪之父母之類、並不得以蔭論「又」（文【律】）稱犯夫及義絕。（者【律】）得以子蔭婦犯夫既得。（用【唐】）子蔭、明夫犯婦亦取子蔭可知其子孫例別生文、又（文ヵ）不入所親之限、即取子孫蔭者、違犯父祖教令、及供養有闕、亦得以蔭贖論。若取父蔭而犯祖者、不得爲蔭、若犯父者得以祖蔭即歐告三等尊長四等尊屬者、亦不得以蔭論。三等尊者、依令、會祖父母、伯叔婦、夫之祖父母、「夫」之伯叔姑、繼父同居長者從兄姊異父兄姊、四等尊屬

者、高祖父母、從祖祖父姑、從祖伯叔父姑、外祖父母、舅姨、其婦人犯レ夫、及義絶者、得レ以二子蔭一、「雖レ出亦同、」婦人犯レ夫、及與二夫家一義絶、并夫在被レ出、並得レ以二子蔭一者、本注

爲二母子無一レ絶道一故、

集解釋云、問、郡司主帳以上同二職事一以不、又郡司同職者无位君爲、答、女八位以上、以二一官一當二一位一、但郡司初位者與二職事一同、无位貞配徒流耳、一云、郡司既非二職事官一、若初位者、與二散位一同、問、職事初位解官之後者、同二八位以上例一、以二所一レ遺位記一當二眞配一、答、合二眞配一、何者初位人帶二職事一時爲レ貴、去レ職之後不レ可レ貴、又輕二於八位一故、又八位有二歷任一、初位者不レ當レ免、直追毀耳、爲レ无二初位當法一故、但職事人、兼帶二初位一者、如二八位一耳、名例律「云、」贈位條云、若藉二尊長蔭一而犯二所蔭尊長一者、不レ得レ爲レ蔭、朱云、於二祖父母一々々、恐喝詐「歇」(欺カサ)別レ藉異レ財、供養有レ闕、違二犯教令一、頓吉居、忌日作レ樂等、是死レ(犯カサ)曹云、毀二「廣」(廣カサ)主碑墳一耕二墓田一、亦是死犯也、嫁娶、詛詈等釋也、是生犯、其遷レ哀釋レ服從レ吉作レ樂雜戲、參

弘式格云、太政官謹奏、內外五位不レ合二同等一事「格五」

右外名之輿者、因二正五位上階一、訖從五位下階、自「格」

事「格」

蔭其子。

右外。正「格」五位嫡子從八位上、庶子大初位上、外從五位嫡子從八位下、庶子太初位。下「格」即有二犯罪一者、准レ犯配決、不レ須二蔭贖一、

以前奉レ勅刪二定內外五位貴賤、差二別臣等一、商量具件如レ前、謹以申聞、謹奏、

神龜五年三月廿八日「格五有全文」

件格、立二考限一、位祿、位田、贖物、位分、資人等之法、然而依二多不一レ取、爲レ見二配決之理一、亦取二蔭贖之文一、抑如レ此格者、外位子孫就レ令、雖二唯カサ父祖之蔭一、就レ律、不レ在二減贖之限一而已、

問、買二五位之者、子孫可一レ蒙二蔭乎、

答、輸財助國用位就狀云、肆勤二南畝一、盡二力東「口」陂終「朝野群載十二」條一、傾二家資一、以助二國用一、不レ有二褒賞一、何能勸レ人、宜レ降二及世之榮一、俾二申務農之勞一者、既謂二及世之榮一、何無二蔭親之法一、子孫蒙レ蔭、似レ存二朝章一、此間答、又在二至要雜事雜部一、

○等親事　付出、僧尼師弟准二等親一、并相「資」

儀制令云、五等親者、父母、養父母、夫子爲二一等一、謂、養子亦同也、祖父母、嫡母、繼母、伯叔父、姑、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妻妾、姪孫、子婦爲二二等一、謂、今妻妾子亦同也、夫姪爲二三等一、夫兄弟爲二四等一、謂、伯叔之妻爲レ母、夫之姪爲レ子、又兄弟之子猶レ子、義解也、子妾尚爲二二等一、父妾入二二等一、明二其養子之父母及妻妹「令」之父母、伯叔婦、夫姪、從父兄弟、姊妹、異父兄弟姊。夫之者、不レ得レ復爲二夫「令」之父母及子婦也一、」曾祖父母、祖父母。之伯叔、姑姪婦、繼父母、同居夫前妻妾子爲二三等一、謂、伯叔之妻爲レ母、夫之姪爲レ子、又兄弟之子猶レ子、引レ之而進、卽此義也、從父兄弟、謂、兄弟之子相呼爲二從父一長者曰レ兄、少者曰レ弟也、高祖父母、從祖祖父母、從祖祖父姑、謂二祖父之兄弟姊妹一也、從祖伯叔父姑、謂二祖父之兄弟子、卽父之從父兄弟姊妹也、姊妹、外祖父母、舅姨、謂、母之兄弟曰レ舅、姊妹曰レ姨、兄弟、孫、從父兄弟子、外甥、曾孫、孫婦妾、妻妾父母、姑子、舅子、姨子、玄孫、外孫、女聟爲二五

小野宮年中行事下卅七

等、名例律云、「僧尼」若於「其師、與伯叔父」（唐）母、同、師、謂於寺内親受經教、合爲師主者若、有所犯、同伯叔父之罪、依鬪訟律、詈伯叔父母者、杖九十、若詈師主、亦杖九十、餘條犯師主、悉同伯叔父、（凡（小）抄）諸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唐）於其弟子、與兄弟之子同、謂、（部）（唐）法、依鬪訟律、毆殺兄弟之子、徒二年、（唐无）上文所解、師主於其弟子有犯、同伯叔父、已下卑幼者絞、兄弟之子是二等卑幼、若師主因嗔竊毆殺弟子、徒二年、如有規求而故殺者、合當絞坐、寺家人奴婢於三綱、與主之二等親同、上座、寺主、都維那是爲三綱、其當寺家人奴婢、於三綱有犯、與俗人二等親家人奴婢同、依鬪訟律、奴婢有罪而殺者、杖一百、（徒一年（唐鬪））家人者、各加一等、注云、二等親殺者、與主殺同、○（下條部曲准此、（唐））又條、家人奴婢有罪、不請官司而殺、○（者（唐））徒二年、若三綱毆殺寺家人、合徒一年、餘僧尼與主之五等親同、（三（小））年、（者（唐））杖八十、其家人奴婢毆三綱者絞、詈者徒二年、（三（小））年、餘僧尼與主之五等親、（等（小））家人奴婢、毆主之五等親徒一年、傷重者、（（小无）各加凡人一等、又條、毆五等親家人奴婢（家人（小））奴婢二等、又條、毆傷殺他人（家人）（部曲者（唐鬪））減毆當寺餘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傷重各加凡法曹上、金玉、僧重尼令婢折傷以上、各減殺傷凡人○（家人（小））凡人一等、奴婢又減一等、（即是等）（是即寺（小））家人、毆當寺餘僧尼等、折一齒、即徒二年、又加一等、徒二年半、是名於餘僧尼等、各合徒一年、傷重各加凡法曹上、金玉、僧重尼令人、（得罪、弟子若盜師（主）（唐无）物及師主盜弟子物等、亦同凡盜（人（唐小无））之法、其有同財弟子私取用者、即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五端答十、（五端（十匹（唐））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若不滿五端（者、（小无）不坐、

釋云、未知五等以上諸親、明定尊長卑幼之色、答、父母養父母、（爲二等尊、）子養子、（爲一等卑、）夫、（別生父、）祖父母嫡、（繼脱カサ）伯叔母父姑、夫之父母、（已上五色、爲二等尊、）姪孫子婦、（已上三色、爲二等卑、）

職制律云、聞父母若夫之喪匿、條疏云、其妻既非尊長、又殊卑幼、在禮及侍、（詩（律））此爲兄弟、即是妻同於（卑（律））幼、又賊盜律、同居卑幼、將人盜己家財物一條、說者云、妻雖准二等幼、而依禮與夫（父カサ）齊（ヒトシカサ）合體、故自由任意、曾祖父母、（同祖）伯叔「夫之」伯叔姑、繼父同居、（此謂繼母及後娶妻所「召」）

（百カサ）也、名例律、「毆」告二等尊長一條注云、繼母爲二等、則知夫前妻妾子、於繼母相生尊卑也、擬鬪訟律、妾與夫之妻妾子相毆之罪、約入於尊長、卑幼難定條、則知妻妾子、與父妾者、尊卑難定、此則子在尊長卑幼之例、其嫡母於（幼カサ）妾子、亦比爲二等、從父兄姊、異父兄姊、（右二色、三等長、）從父弟妹、異父弟妹、（已上二色、爲三等幼、）祖祖父姑、從祖伯叔父姑、外祖父母舅姨、（右五色、四等尊、）妻前夫子、（右五色爲四等卑、）夫兄姊、「再從」妹、兄（弟カサ）妻妾、（已上二色、合所生、）

鬪訟律云、毆兄之妾、及毆夫之弟妹、各加凡人一等、律義云、兄妻妾及弟妹、兄自有本服、而不入尊長卑幼節級者、以尊長卑幼雖定故也、則知此二色、尊卑○幼、不定、（以上、長脱カサ）四等也、玄孫、（同孫外孫女聟、已上二色爲五等尊、所以女聟亦爲五等卑也、）姑子舅子姨子、（已上三色、先生爲長、後生爲幼、）其尊長卑幼、難定之色、總依凡謀（兄脱カサ）也、古答云、問、兄弟同年、又從父○弟同年何科、答、以凡謀論、爲不見稱尊長卑幼（同母カサ）之斷獄律、赦前斷罪條物記云、堂兄者如言從父兄也、（斷同上也、）親兄者、如言「因」兄也、

法曹至要抄下十右裁判至要抄三十四左僧尼令集解七下廿一左令抄上六左　賊盜律可撿三葉左注　唐律依鬪訟律下有主毆殺部曲徒一年又條十字

令抄上（四右）

五端唐律作區

政事要略第八十四　糺彈雜事廿四

自首覺舉事　首露事、見二赦降部一、因二罪人一致二罪事一、見二此部中一、

告二言三審證告等一事　付出、告等親事、以二赦前事一告言事、前人「舍」（合カヤ）禁事、

法曹至要抄上（二十左）

唐律五ノ一

○自首覺舉事　首露事、見二赦降部一、告人亦禁、在二此部中一、

名例律云、犯二罪未一レ發而自首者、原二其罪一、過而不レ改、斯成二過矣一、今能改過、來首二其罪一、皆合レ得レ原、若有二文牒一言告官司一、判令二三審一牒雖一未一入一レ曹司一、即是其事已彰、雖レ欲二自新一、不レ得レ成レ首、唐律作注正贓猶徵如レ法、稱二正贓一者、謂二盜者自首一、不レ徵二倍贓一、稱レ如レ法者、同二未首前法一、徵還二官主一、（枉法、其輕罪雖レ發、因之類「唐」）彼此俱罪者、」「唐无」猶徵沒二官、取與不和、及乞索之類、猶徵還二主一、

首二重罪一者、免二其重罪一、即因二問所一レ勅之事一、而別言二餘罪一者亦如レ之、勅者推鞫之別名、即遣レ人代レ首、（假有「甲」）（唐）（唐法）

犯罪、遣二乙代首一、不レ限二親疎一、但遣二代首一、即是、若於二法得一レ相、隱者爲レ首、及相告言、（容「唐法」）各聽レ如二本服期「唐」一、

首之法、其「四等五等親」（小功緦麻「唐」）相隱、既唐律作注減二凡人三等一、（若「唐」）其爲レ首得レ減二三等一、

者、謂謀反大「叛」（逆、及謀叛「唐」）以上道者、並合二緣坐一、若叛未上道一、大逆未レ行、「其二等親」（之類、雖二尊壓出降無一レ服、各依二本服期一「唐」）雖二捕告以送一官司一、俱同二罪人自首之法一、

聞レ首告一、被レ不レ赴者、不レ得レ原レ罪、謂止坐二不レ赴者身一、謂レ犯レ罪之人、聞レ有二代首爲一レ首、及得二相容隱者告言一、於レ法雖二復合一レ原、追身不レ赴、不レ得レ免レ罪、謂止坐二不赴者一、唐律作注

應二緣坐一者、仍依二首法一、即自首不レ實、及不レ盡者、以二不實不盡之罪一、至レ死者聽レ減二一等一、自首不レ實、謂二強盜一、得レ贓、首云二竊盜一、贓雖二首盡一、仍以二強盜不一レ得レ財、科二罪之類、及不盡者、謂枉法取レ財、二十五端、自首贓數不レ盡者、雖レ首、十四端、餘一端、是爲二不盡之罪一、稱レ罪レ之者、不レ在二除免倍贓加役流之例一也、

唐律郎事發逃亡注云雖不得首所犯之罪得減逃亡之坐唐律若越度關及姦注云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律集解

止計二不盡之數一科レ之、假有二竊盜十端一、止首二五端一、不レ首、（五四「唐」）仍徒一年、是名二止計一不「足」（盡之「唐」）數科レ之、（科レ之之義、復止文、亦與二罪之之義一、不レ殊、不盡「唐」）贓多至二死者減二一等一、

其知二人欲一レ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即亡叛者、雖レ不二自首一、能還二歸本所一者亦同、謂、不二經官司一首「從」、（陳「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得レ免レ所、（因「唐」）之罪、仍從二故敗傷法一、本應二過失一者、聽レ同二免法一、稱物者、謂二文書官甲謄旌旗一（「唐」）幡幟禁兵器及禁書仍、（從「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陳「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得レ免レ所、（因「唐」）之罪、仍從二故敗傷法一、本應二過失一者、聽レ同二免法一、稱物者、謂二文書官甲謄旌旗一（「唐」）幡幟禁兵器及禁書仍、（從「唐」）過失本法、故敗傷、損體爲レ損、見「面」（血爲「唐」）傷損亦同二人例一、

云、本應二過失一者、聽レ從レ本、假有二因レ盜故敗傷人一、或過二失敗一傷財主一、而自首者、盜罪得レ免、故敗傷罪仍科、若過失敗傷、

之類、私家既不レ合レ有、是不レ可二備償一之色、本物見在首者、即事發逃亡、盜罪「事赦」（合レ徒、事發「唐」）逃走、（已「唐」）

謂「不レ可二備償一之類」、本物見在、聽レ同二首法一、「之」「唐无」

罪、聽レ減二一等一、若越度關及姦、度關、有二三等罪一、越度、私度、冒度、其私度越度、自首不レ原、冒度自首合レ免、姦二良人一者、自首不レ原、

二等一坐レ之、即亡叛者、雖レ不二自首一、能還二歸本所一者亦同、謂、不二經官司一首「從」、（陳「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人欲レ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即亡叛者、雖レ不二自首一、能還二歸本所一者亦同、謂、不二經官司一首「從」、（陳「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五四「唐」）仍徒一年、是名二止計一不「足」（盡之「唐」）數科レ之、（科レ之之義、復止文、亦與二罪之之義一、不レ殊、不盡「唐」）贓多至二死者減二一等一、

止計二不盡之數一科レ之、假有二竊盜十端一、止首二五端一、不レ首、（五四「唐」）仍徒一年、是名二止計一不「足」（盡之「唐」）數科レ之、（科レ之之義、復止文、亦與二罪之之義一、不レ殊、不盡「唐」）贓多至二死者減二一等一、

其知二人欲一レ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即亡叛者、雖レ不二自首一、能還二歸本所一者亦同、謂、不二經官司一首「從」、（陳「唐」）歸二初逃叛之所一、亦同二自首之法一、減二罪二等一坐レ之、若本所移改、還二歸移改之所一、亦同、唐律作注

得レ免レ所、（因「唐」）之罪、仍從二故敗傷法一、本應二過失一者、聽レ同二免法一、稱物者、謂二文書官甲謄旌旗一（「唐」）幡幟禁兵器及禁書仍、（從「唐」）過失本法、故敗傷、損體爲レ損、見「面」（血爲「唐」）傷損亦同二人例一、

云、本應二過失一者、聽レ從レ本、假有二因レ盜故敗傷人一、或過二失敗一傷財主一、而自首者、盜罪得レ免、故敗傷罪仍科、若過失敗傷、

之類、私家既不レ合レ有、是不レ可二備償一之色、本物見在首者、即事發逃亡、盜罪「事赦」（合レ徒、事發「唐」）逃走、（已「唐」）

謂「不レ可二備償一之類」、本物見在、聽レ同二首法一、「之」「唐无」

罪、聽レ減二一等一、若越度關及姦、度關、有二三等罪一、越度、私度、冒度、其私度越度、自首不レ原、冒度自首合レ免、姦二良人一者、自首不レ原、

以上、俱不レ在二自首之例一、

集解云、犯罪未レ發而物云、未レ赦告言也、自首者原二其罪一、物云之色、

私案、依二此文一、雖レ免二謀反以下常赦不レ免之色一、其輕罪雖レ發、因

就二下文一、不レ免二於人損傷、私習天文之色一、

以上首レ之狀生レ文耳、其重罪事發、輕重罪應二除免倍贓一、而自首者免レ罪、盡本法、釋云、問、自首

重罪、與別言餘罪、謂、假令問二盜事一、仍申云、盜二乙稻一爲レ負二其稻一、盜二甲牛一是、物云、輕罪雖レ發、因

レ首二重罪一者、（假ヤ）如官司未レ問、而爲二三番問等首一、是因レ首輕、名原二其罪一耳、復云、不レ首案、二罪條、輕若等

者、雖レ被二他人告發一、而可二從勿一レ論、故文稱レ首二重罪一者、免二其重罪一、即因レ問所レ勅之事一、而別言二餘罪一者、亦如レ是、物云、官司之推鞫之時、別首二餘罪一耳、雲甲告、

律云

乙不ㇾ枉ㇾ法取ㇾ丁馬一匹、乙乃云、枉ㇾ法取ㇾ之、斯非ㇾ別言ㇾ不ㇾ分ㇾ原罪、甲告狀云、乙盜ㇾ錢一千文ㇾ者、仍推ㇾ問乙、申云、盜二千文、餘所ㇾ告一千文罪、此名赦免、丙云、誰是、答、律云、因ㇾ問所ㇾ勃之事、別言ㇾ餘罪ㇾ者、所ㇾ釋之事並非ㇾ餘罪、遂是事故右說爲ㇾ劣、讀云、不ㇾ依宗云古說、又肅云、若告ㇾ枉ㇾ法取、乃不ㇾ枉ㇾ法取、即是誣告、謂、爲ㇾ贓首盡、故求ㇾ枉法罪ㇾ反坐、請求施行、虛赦一百、眷云、朱云、別言ㇾ餘罪、謂ㇾ就ㇾ問不ㇾ得ㇾ免而申ㇾ其由緒也、

唐律五ノ七

又云、犯罪共亡、輕罪能捕ㇾ重罪ㇾ首、

唐律作注

重者應ㇾ死、欲而首者亦同、

得者「量之」（亦是「唐」）、

及輕重等、獲ㇾ半以上首者、皆除ㇾ其罪、

云、皆除ㇾ其罪、又有「犯百杖」者十人、同共逃走、六人歸首、又捕ㇾ得重等者、猶須ㇾ獲ㇾ半「分」、

輕能捕重、所獲雖ㇾ少合ㇾ原、

逃走、甲捕ㇾ乙首者、律稱「獲」半以上首者、

免「事」（罪「唐」）、況其逃亡全盡、甲合ㇾ從ㇾ原、

此類皆合ㇾ全免、其五等以上親、

與ㇾ親戚ㇾ生ㇾ文、若「有」「唐无」捕ㇾ親屬者首、

仍依ㇾ傷ㇾ致及告親屬法、

死處」、處死及流「唐」若除名免ㇾ所ㇾ居官、及移ㇾ鄉之類、

此等既赦所ㇾ不ㇾ原、故雖ㇾ捕首、

謂、藏ㇾ罪人、或過致、

類、今罪人非ㇾ殺ㇾ刑戮、而自死者、

後自首、及遇ㇾ恩原減者、

減二等、加杖

一百八十、

說者云、其會ㇾ赦者、雖ㇾ罪人赦書、定罪免不ㇾ原、而過致之人者、爲ㇾ雜犯徒原、

又云、盜詐取ㇾ人財物、而於ㇾ財主首露「文」者、與ㇾ經官司自首同、

律首者、准（唯「唐」徵正贓乙既經甲自首、因乃剩取其物既非ㇾ監主、而乃因「並」（事「唐」）受財合ㇾ科ㇾ坐ㇾ贓之罪、

其於ㇾ餘贓「應」坐之屬、悔ㇾ過」還ㇾ主者、聽ㇾ減、

等、既云ㇾ坐之、

即財主應ㇾ坐者、減ㇾ罪亦准ㇾ此、

申牒、犯罪未發、

欲自陳首者、

其謀叛以上、有

捕、仍依ㇾ前條承告之法、

不ㇾ告之罪、謀反大逆、不ㇾ告合ㇾ死、

謂、緣ㇾ公事、致ㇾ罪而无ㇾ私曲者、

有ㇾ殊、自首者知ㇾ人將ㇾ告減二等、

人亦原之、

在ㇾ案、同判署者、一人覺舉、餘並得ㇾ原、

罪至ㇾ配所」、以唐律補之）役訖、徒罪役訖、此等並爲ㇾ已行決者、官司雖ㇾ官司決訖流」、（官司唐）雖ㇾ自覺舉、不ㇾ在ㇾ免例、各依失入法科之、故云、不ㇾ用ㇾ此律、假有ㇾ入枉、被斷徒二年、已役一年、官司然始自覺舉者、一年未ㇾ役者、「徒」、自從「唐」舉免、已役一年者、○從「唐」失入減二（三「唐」等、科ㇾ杖八十之類、

舉、餘並原之、主典不ㇾ免、若主典自覺舉、並減二等者、以ㇾ「判官以上」（官司不「唐」）舉

唐律又問緦麻以上犯罪得同捕首法以否答曰緦麻以上親屬有罪不合告言藏亡尚許減罪豈得輒相捕送

捕亡律

資給者、並依ㇾ杖二百罪、減之不ㇾ從ㇾ流減、其罪人本合ㇾ收贖、過致資給者、亦依ㇾ贖法、「不ㇾ以官當加杖配役」若官戶等犯ㇾ流、加杖二百、過致者應ㇾ減、在ㇾ律殊无ㇾ節文、犯徒應ㇾ加杖者、一等加廿加至二百、當徒三年、乃至流刑、杖亦二百、比附刑名、止依徒減二等、加杖

一百八十、

說者云、其會ㇾ赦者、雖ㇾ罪人赦書、定罪免不ㇾ原、而過致之人者、爲ㇾ雜犯徒原、

又云、盜詐取ㇾ人財物、而於ㇾ財主首露「文」者、與ㇾ經官司自首同、

律首者、准（唯「唐」徵正贓乙既經甲自首、因乃剩取其物既非ㇾ監主、而乃因「並」（事「唐」）受財合ㇾ科ㇾ坐ㇾ贓之罪、

其於ㇾ餘贓「應」坐之屬、悔ㇾ過」還ㇾ主者、聽ㇾ減、

等、既云ㇾ坐之、

即財主應ㇾ坐者、減ㇾ罪亦准ㇾ此、

申牒、犯罪未發、

欲自陳首者、

其謀叛以上、有

捕、仍依ㇾ前條承告之法、

不ㇾ告之罪、謀反大逆、不ㇾ告合ㇾ死、

謂、緣ㇾ公事、致ㇾ罪而无ㇾ私曲者、

有ㇾ殊、自首者知ㇾ人將ㇾ告減二等、

人亦原之、

在ㇾ案、同判署者、一人覺舉、餘並得ㇾ原、

罪至ㇾ配所」、以唐律補之）役訖、徒罪役訖、此等並爲ㇾ已行決者、官司雖ㇾ官司決訖流」、（官司唐）雖ㇾ自覺舉、不ㇾ在ㇾ免例、各依失入法科之、故云、不ㇾ用ㇾ此律、假有ㇾ入枉、被斷徒二年、已役一年、官司然始自覺舉者、一年未ㇾ役者、「徒」、自從「唐」舉免、已役一年者、○從「唐」失入減二（三「唐」等、科ㇾ杖八十之類、

舉、餘並原之、主典不ㇾ免、若主典自覺舉、並減二等者、以ㇾ「判官以上」（官司不「唐」）舉

依律法曹至要抄上十三左

前條承告唐律皆經所在官司申牒下有軍府之官不得輒受以八字其謀叛以上及盜者聽受即送隨近官司若受經一日不送及越覽餘事者各減本罪三等四十三字法曹抄十五可合見

唐律詔勅案成下作以下須下各給抄寫程二百紙以下限二日程過此以外每二百紙所加一日程所加多者不得過五日注云其敕書計紙雖多不得過三日此等抄寫程既云案成以後據令成制敕案不別給程即是當日成了違令限日皆是有稽云々

私敎類聚

要覽

「校、」(故、〔唐〕)長官以下、並減二一等、如「判官以上」(官人〔唐〕)主典連署。(舉者官人〔唐〕)。(判官脫カ)以上、並得免罪、主典仍減二一等一科之、其詔勅案成以後、限二日皆是有一稽、。(稽〔唐〕)而自舉者、同二官文書法一、仍爲二公坐一、亦作二四等一科斷、各以二所由一爲レ首、若涉二私曲故稽一、亦同二私坐之法一、

公式令云、官人判事案成、自覺不レ盡者、聽二舉牒追改一、

朱云、官人判事謂二一端一、餘公文並同也、聽二舉牒一追改者、未レ知二程內外一、又事已行訖未レ訖、又事發未發有レ別不、「額」(答類〔集解卅六〕)云、。(程〔集〕)內外及事行訖未訖並同、但事發後不レ可レ免也、名例律云、公事失錯覺舉免二其罪一條有二正文一、

吉備大臣、私敎類聚云、過則必改レ事、右論語曰、夫子爲二具其過一、未二能无一レ過也、子曰、過則勿レ憚改レ之也、過而不レ改、是謂二過失一也、孔子曰、侍二於君子一有二三愆一過言一、未及而言謂二之躁一、安不レ辨言及而不レ言、謂二之隱一、隱遁不レ盡二情實一、未レ見二顏色一而言謂二之瞽一、未レ見二顏色一、々起先有而語猶レ於「瞽」(鼓々サ)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飾也、謂二飾其過一、不レ言レ實之一、子夏曰、君子之過、如二日月之食一也、過者人皆見レ之也、更者人皆仰レ之也、更改即知二賢人君子一、猶レ在二其過一、況凡人乎也、要覽曰、言口口、莫レ不レ成レ辱、行違二於法一、莫レ不レ害レ身、以レ力勝レ人、胙齊成レ患、失レ理覓レ得、舐二粮受一塊(愧サ)、雖レ悔已往、不レ悔未レ來也、故諺云、羅レ網鳥者、悔不二高飛一、答レ釣魚者、恨不レ忍レ飢也、故云、過則必改、庶免二後悔一、

此試近二諸自首覺擧之情一、仍裁二部末一、

○告言三審誣告等事付、「改レ敎」(以レ敎〔上文〕)前事告言事、等親告言事、前人合禁。(事〔上文〕)告人亦禁レ文在二此部一、以下至注不得稱疑唐律无

唐律廿四ノ十一

鬪訟律云、告二人罪一、皆須レ明二注年月一、指二陳所一レ犯實狀一、不レ得レ稱レ疑、違者笞卅、但違二一事一、卽笞卅、謂二牒官司一受而不レ理、官司若受二疑辭一爲レ推、並准レ上文一、告人亦禁レ文在二此部一、以下至注不得稱疑唐律无

的申、而疑反口人、又明不レ申二其死罪年月一、而連數月等、不レ待二三審一、卽坐レ罪、皆須レ明二注前人犯罪年月一、指二陳所一レ犯實狀一、不レ得レ稱レ疑、違者笞卅、但違二一事一、卽笞卅、謂二牒官司一受而不レ理、官司若受二疑辭一爲レ推、並准二上文一、告人亦禁レ文在二此部一、以下至注不得稱疑唐律无

受レ辭者爲レ首、若告二死罪一處二流一、告二流罪一處二徒三年一之類、還卽被レ敎被レ盜、及水火損敗者、亦不レ得レ稱レ疑、雖レ虛皆不レ反坐、被レ敎被レ盜、爲レ害特甚、或殺二人命一、水縱レ火、漂焚財物、盜卽不レ限二強竊一、漂「樹火」(焚〔唐〕)不レ問二多少一、告者皆須二明注一「年」(日〔唐〕)月、不「得」(合〔唐〕)得レ稱レ疑、推問雖レ虛、皆「會」(〔唐〕无)云、知二不害不盜一、故「技」(技〔律〕)澀、告者、從二誣告法一、科也、大凶聞不レ反坐一者。

官司受而爲レ理者、減二所告罪一等、官司若受二疑辭一爲レ推、並准二上文一、告人亦禁レ文在二此部一、以下至注不得稱疑唐律无

衛禁律云、應二出レ宮內一而門籍已除、輒留不レ出、乃被二告劾一、已有二公文(〔唐〕)禁止一、籍雖レ未レ除、不レ得二輒入一宮內一、(〔唐〕殿)

犯者各。闌入論、應レ出二宮使之類一、依レ令除者、

勘申甲告二言乙一、未レ定レ可レ召、廻二告狀一問、乙亦告二申甲一、乃被二告劾一、已有二公文(〔唐〕)禁止一、籍雖レ未レ除、不レ得二輒入一宮內一、(〔唐〕殿)

右被二別當宣一�似(カ)、甲告二言乙一、使等未レ定レ可レ召、廻二告狀一問、乙亦告二申甲一、乃被二告劾一、已有二公文(〔唐〕)禁止一、籍雖レ未レ除、不レ得二輒入一宮內一、(〔唐〕殿)

召問乙乎、爲レ當レ取二乙告狀一、同共可レ召二問甲乙一哉、宜レ勘二申其由一者、謹檢二訟鬪律一云、被。不レ得レ告舉他事一、說者云、被二囚禁一者、斷罪之間也、不レ得レ告他事一、然則未禁之間、可レ無二其制一、方今甲告二言乙一、乙亦告二申甲一、既是非レ被禁之乙、依レ律論レ之、「狀告」告狀、同苦召舉天。人民犯狀者、據檢二此文一、被二囚禁一不レ可レ告(下〔下文、律集解〕)使等未定可レ召之由、廻二見告狀之間一、乙告二申甲一、既是非レ被禁之乙、依レ律論レ之、「狀告」告狀、同苦召問、可レ無二妨難一、仍勘申、

延喜廿二年九月一日

在宗家勘草

唐律疏議云應出宮殿謂改任行使假患番下事故等依令云々

停止奴婢

弘仁刑部式
己丑持統天皇
三年庚寅四年
式目抄三（一
右）家人奴婢
罵主者徒二年

私案、應例追告不狀云云、如件勘申狀、其爲告狀、同可推斷、

但馬國朝來郡司全見舉章問（長德三年十月廿七日尤高（亮カサ）答）

令申先祖所買貯、奴婢之子孫婢、其女兄與某丸共本主子孫之宅、夜中到來陳之（列サ）已兄某丸擬（云カサ）打厭已身、愁尤切也、已隨近郡司也、可勘糺云々、甲答云、縱雖有身愁、夜中不可愁、加以爲（女カサ）敵、所愁之兄某丸共來着也、非無事疑、然則中可愁申云云、于時件如入亂、令言耻申、然間（甲カサ）隨近人々出來、制止兄妹追返云云、爰擬召勘之程、件女參國前、依愁申爲甲被打損之由、雖召甲、依令申主從之間、不被問糺、爰件女陳之、延（土サ）喜格停止奴婢了、格後不可有奴婢云々、如此之旨、外上難口方令格、前先祖所貯之奴婢（无サ）子孫、爲本主子孫、可有禮節哉否、謹請明判、謹問、答、戶令云、應分者、家人奴婢總計作法、（別サ）說者云、奴婢各問資財、弘仁刑部式云、父母緣貧窮賣兒爲賤、其事在己丑年以前者任依契、若賣在庚寅年以後、皆改爲良、不須論罪、其夫賣二年、制律以後、依以科斷、鬪訟律云、（合唐）諸部曲（唐律）殺主者絞、傷及罵（唐）（里數唐）也（唐）（諸部曲唐律）（唐）无）奴婢、過失「詈主」者流、疏云、不言遠近者、爲止、加杖二百、故、又條云、奴婢告「言」主（部曲唐）非謀反、逆叛者皆絞、疏云、奴婢、雖屬於主、其主若犯謀反逆叛、即是不臣之人、故許論告、（之唐）非此三事、而告言者皆絞罪、无首從、又云、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敲者杖八十、疏云、奴（諸唐律）（一百唐）婢、雖賤（唐）（裏承唐）各有其主、至於奴婢之類、同於資財之故、依

法處分、任意進退、今撿買得之年、若縛領之限、甲則爲主、女是爲賤也、詈罵之事、縱雖過失、（傳カサ）處流罪而加杖無疑、告言之旨、亦非逆叛、當絞刑、而再生難期、早請官司、明定輕重、論以

一科、俾知三典、

獄令云、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謂判官以上是也）並見曉示虛得（具令）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官人、於審後署記、審訖然後推斷、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注也）（切害謂敎人、賊盜、逃亡、若强姧良人、及有急速之類、謂賊者劫囚之類、其敎人者、不論人亦禁、辨定放之、先後盜及逃亡者、不問輕重、皆是、其前人合禁告

伊賀國百姓解 申進雜愁文事（外題云、右大臣奏、左大史住吉氏繼、（三月十三日）

合若干條

一高年民賑給穎乎給豆即折留之民（ミサ）到愁狀、（致カサ）

右云々、望請官裁、

一官舍脫（カサ）修（カサ）理條（料カサ）理斷、還不給愁狀、

右云々、望請官裁、

弘仁十年十一月十一日

一審

讀申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中辨大伴宿禰國道

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弘仁十三年七月廿二日

二審

記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同月廿五日

三審

記右少史猿女副雄

右中辨大伴宿禰國道

少辨藤原朝臣村田

同月廿六日

佐渡國三部(郡カ)佰姓等、謹解　申、請二官裁一患狀事

合若干條

一守嗣根爲レ求二餘利一、捨二舊舘一而更造二新舘一之狀、

右云云、仍謹請(海脫カ)　官裁、

一守嗣根獨貪二濱山澤之利一之狀

右云云、仍謹請　官裁、

以前云云、謹請　官裁、謹解、

承和元年十一月五日

承和二年五月廿九日一審

右少辨藤原朝臣當道

同年六月二日二審

右少辨藤原朝臣當道

同年六月四日三審

判右中辨藤原副宗

左少史坂本臣鷹野

左少史坂本臣(无サ)鷹野

右少史坂本鷹野

已上三審例

辨官記云、訴人進二訴狀一者、先由二國郡司本司一本屬、不理之由慥加二勘問一、若日記在二別紙一(云カサ)從返却、判訴人申二第一審例一、其國其郡百姓其姓名申天、所レ愁事无レ所レ可二悔申一、辨命之某丸、訴人

下文七百四十八頁參看

誣告死罪云々唐律疏議无

稱唯、命之「若」（差カ）遣使勘問、終（給カサ）一事有誤違者、任法勘給牟宣、訴人爾、稱唯退出、登時聽審之官、判署日記、申第二第三審判之候之、凡在廳座、非公事不言語、縱雖公事不得高聲先後咳唾、廳上有失禮、曳靴爲聲、

諸「唐律」

鬪訟律云、誣告人各反坐、凡人有讎、遂相誣告者、准誣告死罪云々唐律疏議无即糺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者亦如之、「律」作注反坐輕重「反」坐告人、

致罪淮前人入罪之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謂、有曾惡前人或朋黨親戚、挾私舊詐、○妄作入罪之法、至死而「能」（前「唐」）雖斷訖未決者、反坐之人、減二等若誣入反逆、○（雖「唐」）復未決引虛不合減罪之、「唐律」作注「唐」（「唐」）糺彈者、並同誣告之律、反坐其罪、准前人及有陰者、依常律、若告二罪以上、重事「虛反」實、及數事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以下唐律作本文」唐律作注「唐」（「唐」無）剩、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猶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實」「唐」詐不審論、又云、○誣告人流罪以下、前人未加拷掠、而告人引虛者減二等、「誣」告死罪、但未決即令減科流罪以下、經拷訖、無問杖數多少、全移反坐、文言拷掠爲有損傷、若未住拷、雖斷訖、引虛亦依減例、「事經奏訖者、則不減、若已配、計與拷掠不殊、亦非減限、即拷證人亦是、○（謂「唐」）雖不拷「被」告之人、拷「後」證「誣」告之者、雖自引虛、亦同已拷不減、「唐律作注」

「二等」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及「家人奴婢」「期親「唐」」「唐」夫「唐」不減、「奴婢部曲「唐」」誣告主之「二等」親、外祖父母者、雖引虛各本接前文

即拷證人亦是、物云、爲七位以上等也、釋云、未知依何文拷證人乎、答、於卑者无拷證之文、但依此文、據衆證可定罪者、拷證人耳、（實父右之、）

寛平七年符六十一卷參看

諸「唐律」

又云、○投匿名書、告人罪者、徒二年、「唐」流二千里「唐」唐律作注「謂、絕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己作者、并置之俱是、」得「徒一年「唐」」書者、○即焚之、若將送官司者「杖一百、」「唐」「三「唐」」二年半、「若得告反逆之書、事或不測、理須聞奏、不合燒除」

古老云、昭宣公、於堀河院「被」行大饗、日漸及昏黑、有束帶六位、以袖掩面、持書於書刺、直地走寄、突入主人御前、遂電逃去、公取其書、不搦其人、王卿以爲可何爲哉、須之召燭之者、於庭中令燒、不開彼書、不知何事、匿名之書、可從燒却、憲法之旨、存其意歟、先賢之行、爲後記之、

太政官符、撿非違使、應依法反坐誣告人事、一右彼使別當中納言從三位兼行右衛門督藤原朝臣恒佐奏狀�lf、太政官去寛平七年十二月廿二日、給使等符�lf、撿非違使別當中納言兼行左衛門督源朝臣光奏狀�lf、撿非違使式云、凡使之所掌、准彈正「彈「六十一」」○事、并依臨時宣旨行之、又條云、盜人不論輕重、停「如カ」移刑部、別當直着鈦、配「收カ」役所、令駈使、女官「並カ」當爲贖各依本法、自餘犯「並カ」普從常律、「臺式」云、○聞官司柱判及閭里犯法者、追所由人勘問其由、得實應奏者、隨即奏聞、「公式令」奏彈式云、親王及「委知事由「令」」「訖留臺爲案「令」」五位以上、有犯應須糺劾、而未審實者、並據狀勘問、不須推栲、○事大者奏彈、○非應奏及六位以下、並糺移所司推判、義解云、凡彈正、是糺劾之職、非科斷之官、即不限有位无位、皆不須得

推栲者、按此等文、使等「文使等」所掌、非當准彈正之事、兼行追禁推栲之法、然則至准彈正、須自見及風聞、即糺彈其犯、但不可禁栲及座、於從常律、當禁栲反坐、不可習臺事、因斯言之、所掌相兼、執行亦多、是則爲早糺人犯、忽決其罪也、而今或使等、論云、既云、彈正事者、爰知不可反坐、誣告之人、比年所行、亦復如之者、方今嫌惡之輩、爲報私怨、僞誣化犯、告使所、隨即追禁犯人、推鞫之間、久苦禁獄、遂不承狀之日、僅及問告人、于時所告之事、是既虛也、須依法反坐、而偏稱准彈正事、直從放免、无更反坐、因茲撿非違使之職、還「正事」爲招誣之府、非據行法令、何以絕此亂計、撿獄令云、告言人罪、非謀叛以上、皆令三審、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其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注云、切害、謂敨人、賊盜、逃亡、若强姦良人、及有急速之類、鬪訟律云、誣告人各反坐、注云、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之法、又條云、被敨被盜及水火損敗者、雖虛皆不反坐、斷獄律云、栲囚限滿而不首。反栲告人、其被敨被盜家口親屬、告者不反栲、注云、被水火損敗者亦同者、按此等文、告謀叛以上及切害者、不合更三審、即禁告人前人、推勘之日、若誣告者、隨即科反坐、除此以外、必令三審、若誣告者、亦同處反坐、但被敨被盜之家口親屬、非故誣告、不可反坐、今使等多糺切害之事、非有宣旨、无理訴訟之輩、仍告切害之日、不令三審、即以禁推前人、若有誣告者、須依反坐、而專稱准臺之詞、道不坐誣告之人、准撿法意、理不可然、望請處分、自今以後、若有誣告者、將處反坐、然則妄愁自絕、

使務亦正、但无禁告人者、恐告實之輩有所憚、亦望若有告切害者、依舊例、先追前人、後禁告人、又依臨時宣旨、追勘之中、若有可令三審之色、不更三審、速以禁推、若有誣告、隨即反坐、其不可反坐之類、雖有對問、不更禁告人者、大納言正三位兼行左近衛大將皇太子傳民部卿陸奥出羽按察使源朝臣能有宣、奉勅依奏者、今撿按內、年來誣告、依舊濫訴猶多、非行反坐、何絕虛妄、而件官符被下之後、未有遵行、今欲據用、頗乖法意、何者所司引法式之文、與申請之旨相違也、謹按獄令云、告言人罪、謀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每審皆別日、受辭官人、於審後署記。然後推斷、義解云、告言人罪、皆當依實、若其虛妄者、自得反坐、故令其反覆、前人合禁、告人亦禁、甚欲自盡、從初至三、故謂之三審、其未至三、而有更悔者、亦无罪法、同條云、若事有切害。不在此例、其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注云、切害、謂敨人、賊盜、逃亡、若强姦良人、及有急速之類、義解云、若其已然之後、不須更復爲切害、雖即已行、而餘緒浸淫、猶應爲害者、亦爲急速、又條云、告密人、皆經當處長官告、受告官司、准法、并語、雖言有實、即禁身、據狀撿按、義解云、密者、謀叛以上、又云、准三審之法、并語虛得反座之狀、但事意急切、不可延時司、故即立并語、至三日而止、是名准法并語、其樂既訖、事如誣妄、即反坐之科、當依恒法者、據此文、告謀叛以上者、當經三審科其反坐、至于切害、稱非三審之例者、即爲事依急速、不致延緩也、所謂告切害之輩、非必

急速、或名是切害、非登時事、或雖犯急速、既經年月、而偏依切害之名、不行三番之法、事不穩便、亦乖令條、今須告切害之中、有可依法爲急速者、更不經三番（審カ）、若不可爲切害者、必經三番（審カ）、同科反座、但先追前人、後禁告人、若或誣告者、聞前人既被追禁之由、有隱遁者、雖所告虛妄、而反坐誰人中、然則追禁之旨、將據本法、人依臨時宣旨（乎カ）、追勘之中、若有可令三審（審カ）之色、猶經三番（審カ）、有誣告者、隨即反坐、是依三審之中、有（无カ）更悔者、亦无罪法之文也、又被（之カ）敎被盜之類、雖虛不反坐者、是被侵犯有實、告言之旨相誤。謂也、若故誣告者、同處反坐、如此則法令之旨、不失其宜、推「推之」（衍カ）類之理亦无所滯、仍錄事狀、謹請處分者、左大臣宣、奉勅依奏、但記勘之法、欲得其中、先追前人、後禁告人、須任寬平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符旨行之者、使宜承知、依宣行之、符到奉行、

延長七年九月十九日

鬪訟律云、告小事、虛而獄官因其告、撿得重事及事等者、若類其事、則除其罪、離其事、則依唐无「本」誣論、「告」唐律作疏。事、虛而獄官因其告、撿得重事者、假有告人盜「馬」（驢）（唐）、撿得盜絹、其價又貴、是爲得重事。及事等者、假如告盜甲家馬、撿乃盜乙家牛（驢）（唐）、其價相似、是爲事等、若類其事、謂絆布絁絹及馬牛（驢）（唐）」等、色目相類、所告雖虛、除其妄罪、若告人形有聲（私）（唐）、獄官因聞（唐）告、及撿得具裝、者、不得爲類、稱類者、謂其形狀難辨、原情非誣、所以得除其罪、然弩之與具裝雖同禁兵、

爲申何類聽見口囚遠行人條

論其形採（樣）（唐）、色類令別、事非疑似（元）（唐）、无狀昱誣、如此之流、不得爲類、離其事者、謂、告人盜馬、撿得鑄錢之屬、是離其事、仍得誣告盜馬之罪、此條爲依告狀撿賊、生文不同。官狀外求罪之例、

諸（唐律）

又云、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爲獄官酷己者聽之、（徒四（唐）、）在役、身嬰「鉗枷」（枷鎖（唐）、）或有援人所「示」（亦（唐）、）同「被」囚禁「之色」、不得告舉（唐）、）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老少及篤疾之等（唐）」、輩犯法既得勿論、准知謀反「逆」（大逆謀（唐）、）叛、子孫不孝及鬪（唐律作本文）供養、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如此。事、並聽告舉、自餘他事不得告言、「官司受而爲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謂、從被囚禁以下、減所推罪三等、假有告人徒一年、官司受而爲理、合杖八十、之類、若有人被囚禁、更首別事、其事與餘人連坐者、官司合受科斷律云、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此既首論身事、非關別告他人、縱速後人、官司亦合爲受、被首之者、仍依法推科、

集解云、物云、被囚禁者、斷罪之間也、不得告舉他事者、被禁日至于役畢決畢、不得告舉（禁カ）、

天下人民犯狀耳、張之散禁亦同、但判禁訖、未禁亦同、事雖祭訖、未禁身即不同、

諸（唐）

又云、強盜及敎人、賊發被害之家、及同位、即告其主司、主司、謂坊長、坊令、里長等、若家人同伍罪弱、比伍爲告、當告（唐）。而不告、一日杖六十、主司不即言上、一日杖八十、三日杖一百、官司不即撿校捕逐、及有所推避者（唐）、一日徒一年、謂、隨近受告、官司不即撿校捕逐、及與隨近國郡（郡カ）等相推、或假以餘事、辭詫者、與隨近諸（唐）、竊盜各減二等、

又云、爲人作辭牒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笞卅、（五十（唐）、）謂爲人雇倩作辭牒加增告狀者、若加增罪重、減誣告

一等、若加増其狀、得罪重於答杖者、減誣告罪一等、假有前人合徒一年、爲人作辭牒、増狀至徒一年半、便是剩誣半年、減誣告一等、合杖九十之類、若因雇（倩〔唐〕）受財、得贓重者、同非監臨主司、因事受財、坐贓之罪、如贓重從減科、贓輕者從減誣告一等法、即受雇誣告人罪者、與自誣告同、上文爲人作辭牒、雖復得物、不雇誣人、因有加増（得〔唐〕）減誣告一等、此文即受雇、誣告人罪者、謂、彼此同謀、本共（謀〔唐〕）誣（誣告〔唐〕）構情規陷害故（與〔唐〕）自誣告罪同、贓重者坐贓論加二等、雇者從教令法（〔唐〕）依下條教令爲（從、減受雇者一等、即徒二年之類、（雇者從教令法、假有人得布十二端、受雇誣告人一年半徒、坐贓論、十二端合徒一年、加二等、雇者從教令法、假有人得布十二端、受雇誣告人一年半徒、坐贓論、十二端合徒一年、加二仍得一年徒、若告得實坐贓論、謂、受布十二端、告得實事、合徒一年之類、雇者不坐、以主（得）實故得无罪、

又云、（諸〔唐〕）教令人告事虚應反坐、得實應賞者、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得實（應賞〔唐〕）者、（〔唐〕无）謂、告（爲）禁物度關、及（〔唐〕）博戯盜贓之類、令有賞文、或告反逆、臨時有加賞者、皆以告（者〔唐〕）爲首、教令者爲從、其應賞在令有文、分賞元無等（教）級、既（〔唐〕）爲首從之法、須准律條（論）之、又不可徒杖別作節文（之〔唐〕）約、從杖一百之例、假如教人告杖一百、罪虚即告者爲首、合杖一百、教令爲從、合杖九十、即從者十分減一、應賞（或）（義〔唐〕）亦（準〔唐〕）此、假有輕重不同、並准十分爲例、即教令人告五等以上親、及家人奴婢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若教（令人告）五等以上親、或教人家人奴婢告主者、告實及誣、各減告者罪一等、其有教令人、自告五等以上親、即尊者坐重、卑者坐輕、家人奴婢告主皆絞、故云、各減告者罪一等、若教奴婢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其告五等以上親、即尊者坐重、卑者坐輕、家人奴婢告主皆絞、故云、各減告者罪一等、若教奴婢告主者、各減告者罪一等、）其告五等以上親、縱（從カサ）不被（教者論如）律、（謂、被教告五等以上親、及告主各得本罪、）若教人告子孫者、各減所告罪一等、（既上條、祖父母々々、誣告子孫外（孫〔唐〕）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唐〕）各勿論、此條但云、教人告子孫、各減所告罪一等、即（既〔唐〕）外孫以下、亦准教令告子孫法、減所告誣一等、

獄令（令）云、囚逃引人爲徒侶者、皆審鞫由狀、然後追捕、若追而雪放、又更妄引、（攝〔令〕）謂、初已處誣告訖、後亦妄引是、既事發更犯、合重、其罪、故錄狀申官、待（使〔令〕）按覆也、及囚在獄死者、年別具狀附朝集使、申太政官、按覆、（某カサ）謂、是別遣使按覆、或令覆囚使按覆、

其問鬬訟律云、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者、而何此條聽告哉、讀答、彼律爲他事生文、此令

爲已（徒カサ）從侶生文也、其趣各異也、

斷獄律云、（諸〔唐〕）囚在禁、妄引人爲徒侶者、以誣告罪論、即本犯雖死、仍准流徒加杖及贖法、（應〔唐〕）妄引人爲徒從侶者、謂、盜發者妄引人爲同行之類、以誣告罪論、謂、依鬬訟律誣告人者各反坐、即本犯應死、不（異加）（可〔唐〕）累加、（唐）故准徒流加杖法、其應贖者、即准流徒贖之、

物記云、未禁以前妄引何答、以誣告罪論者、三審畢後得反坐、可（言カサ）依鬬律親屬他人之本法論（朱カサ）之、宋云、此名重事其累科、揚書云、死囚妄引他人、亦令（威カサ）反坐之法、張云、前人未加拷掠減一等、若妄引（脱カサ）親戚、亦同誣告親、○之法、既依誣告法、身合減贖、自依本條之法也、物記云、死囚妄引人而入死、是兩死故、誣告之死、仍准加杖及贖法、假令甲強盜、得布十五端、絞（見盜律也）、其強盜无首從（例）、而申妄引人爲同盜、官司鞫遂至虚言者、（准カサ）甲得二死不可加死、故甲若白丁者、以誣告之死刑、唯徒三年、加杖二百、若須贖者、可遠流贖百卅斤耳、但餘誣告死以外死刑、縱官蔭之二死不可贖、但加杖後決死耳、但八十以上、十歳以下等盜、及傷人至死刑者、依名例得收贖耳、尊老（愛カサ）受少之義也、問、四本犯流以下、妄引（云カ）人爲從、到保致死、遂事虚者何、答、不犯流以下、依例留條注文、可加杖處死刑、師之流徒加杖及贖法者、知言徒加杖流贖法、問、依何文准遠流三年加杖、答、法者以懲誡爲宗、懲加重刑、停其後惡、故有四事二死者、以一死准死刑、次流刑法、而隨曰（日カサ）色而贖、及加杖了彼決死、私

問鬬訟律云、被囚禁得者（告カサ）舉他事官司受理各減所理三等者、未知是條官司聽推哉、舉異也、聞律以他事失也、是條以同□浩平二條各異

鬬訟律云、諸〔唐〕告二祖父母々々一者絞、父爲二子天一、有レ隱無レ犯、如有二違失一、理須二諫諍一。○〔起〔唐〕〕謂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緣坐、謂二謀反大逆及謀叛以上一、皆爲二不臣一、故子孫告亦无レ罪。緣坐仍同二首下條准レ此等尊長一、情在二於惡一、欲レ令レ入レ罪、而故告之、故云レ准レ此、若因二推勘一事、不レ獲レ免、隨〔解〕〔唐〕罪引、不レ當二告坐一、即嫡〔繼〕母〔唐〕繼〔繼〕母〔唐〕殺二其父一〔母〕及所養者殺二其一不坐一〔唐无〕並聽告、

父爲二子天一、有レ隱无レ犯、〔律疏、骨々錄之、儀禮喪服傳云、父者子之天也、禮記檀弓上曰、事レ親有レ起レ敬起レ孝、無レ令レ陷レ罪、骨云、禮記內則篇曰、父母有レ過、下氣怡色、柔〔柔〕（義ヵ）聲以諫、諫若不レ入、起レ敬起レ孝、悅則復諫、註云、起猶レ更也、孝經曰、父有二爭子一、則身不レ陷二於不義一、註云、父有レ過、則子必幾諫、見レ志而不レ從、起レ敬起レ孝、悅顏悅色則復諫、「父」（又ヵ）不レ從則號泣而從レ之、終不レ使二父陷一于不義一而已、答、「沼父」、沿文ヵ）云、如有二違□須一諫諍起レ孝、若理起レ敬起レ孝、而父不レ聞レ法、在レ令陷レ罪者、於（恐當連接下文子孫何科云々）

子孫何科斷、愚按、子雖レ諫父不レ聞、若披露者、已似二告言一、子孫何爲、然則有二何罪一哉、

又云、告二二等尊長一、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レ得二實徒一年、〔自〔唐〕〕首同、告者合二〔各〔唐〕〕徒一年一、其告事重者、減二所レ告罪一等、假有レ告二大二等尊長一盜二〔布十五端一〕（上絹二十五匹〔唐〕）合二〔三〔唐〕〕唐律作注徒一年半一之類、所レ犯雖レ不レ合レ論、告レ之者「若」衍ヵ猶坐、謂二二等尊長以下、或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若篤疾犯罪、雖レ不レ合レ論、而卑幼告レ之、依二法猶坐一注也ヵ、即誣二告重者一、加二所レ誣罪三等一、告二三等尊長一、各減二一等一、四等五等減二二等一、誣告重者、各〔唐〕加二所レ誣罪一等一、即非二相容隱一、被二告者一論如レ律、若告二謀反及逆叛一者。不レ坐、謂、二二等尊長以下、犯二謀反及逆叛三事一、以二其不臣一、故雖二論告一、不レ科二其罪一、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謂二二等以下五等以上、或侵二奪財物一、或毆二打其身一之類、不レ得二自理訴一、非レ緣二侵犯一、唐律作注下條准レ此、謂、下條告二五等以上卑幼一、雖レ有二罪名一、相侵犯亦得二自理一、不レ得二別告一餘事一、

監主自盜
誣告官司入人罪
鑄錢

又云、告二五等四等卑幼一、雖レ得二實杖六十一、相隱既得二減罪一、有二過不レ坐告言一、故雖レ不レ慮レ即得二此坐一、三等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二等親減二所レ減二等一、三等親減二一等一、四等以下親、以二凡人一論、即誣二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一。者、各勿レ論、誣告子孫之婦者、曾玄亦同、其有二告得一實者、亦不レ坐、被二告得一相容隱者、同〔爲〕自〔唐〕首之法、

私按、以上三箇之中、依二告言同首法一之類、許二自首一之色、隨得二同首法一、拘二自首一之色、不レ得二同

首法一歟、見二自部一可二辨免一否、

名例律云、同居若三等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唐〕〕「子」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レ罪相爲レ隱、同居、謂、財共居、不レ限二籍之同異一、雖「非二五等以上親一、」（無服者〔唐〕）並是、以上諸親、「反報俱隱、」（有レ罪者並相爲レ隱、反報レ隱〔唐〕）此等外祖、不レ及二曾高一、外孫不レ及二曾玄一、家人奴婢爲二主隱一、皆勿レ論、家人奴婢主不レ爲二隱一聽、各〔唐〕告二謀反逆叛一者。不レ坐、謂、二二等尊長以下、犯二謀反及逆叛三事一、以二其不臣一、故雖二論告一、不レ科二其罪一、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謂二二等以下五等以上、或侵二奪財物一、或毆二打其身一之類、假有二鑄錢及盜「恺」〔唐无〕之類、事須二掩攝追收一、遂漏二露其事一、及報二罪人一、所二掩攝之事一、令レ得二隱避逃亡一、爲通二相隱一、故亦不レ坐、其四等以下親相隱、減二凡人三等一、四等五等親、又減二凡人二等一、猶言、若犯二謀叛以上一者、不レ用二此律一、謂、謀反謀大逆○（謀〔唐〕）叛、此等三事、並不レ得〔相〕隱之律、各從二本條科斷一、加役〔唐〕、鬬訟律云、以二赦前事一、相告言者、謂、事應レ會レ赦、始是赦前之事、不レ合二告言一、若赦所不レ免、受而〔唐律、卷八十一、〕爲二理者一、以二故入人罪一論、至二死者一各「近」流、以二赦前事一、相告言者、謂、事應レ會レ赦、始是赦前之事、不レ合二告言一、若赦所不レ免、仍得二依舊告言一、假有二會レ赦監主自盜得一レ免、有二人輙告一以二其所一レ告之罪一、罪之、告二杖八十贓罪者一、監主自盜卽合二除名一、告者還依二比從之法一科レ罪、官司違レ法、受而爲二理者一、以二故入人罪一論、若告二赦前死罪一、前人雖二復未一レ決、告者免二死處一「近」、加役〔唐〕流、官司受而爲二理一至レ死者、亦得二此罪一減一等、又准二官司入人罪條一、若未レ決、聽減一等、流罪以下、前人未加二拷掠一、而告人引レ虛、得減一等、又准二官司入人罪條一、若未レ決、聽減一等、有二誣告赦前死罪一、官司受而爲二推、不レ得二依此條減一例一、依レ律以二故入人罪一論、此是赦前之罪、並不レ許二告論一、實尙無二減例一、誣告豈得レ減之、不レ至二死者一處二近一、加役〔罪〕流一、若事須二追究一者、不レ

用此律、唐律作注「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藏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謂、違律爲婚、養奴爲子之類、雖會赦須離之正之、赦限外藏匿、謂、會赦不首、及改正徵收、及應徵見贓、謂盜詐之贓、雖赦前未發、赦後捉獲正贓、○者〔唐〕是爲見贓之類、合爲追徵之、〔唐无〕僧尼、准格律條「之」、〔云カ〕其還俗幷被罰之人、不在此例、此條在禁法部、具可見彼部、不得告本寺三綱及衆事、謂、還俗之人、至于終身、被罰之衆者、不得告言也、若謀大逆謀叛及妖言惑

政事要略卷第八十四

政事要略第九十五　至要雜事五下

學校事下陰陽典藥療病、在典藥中、

○學校事下陰陽典藥療病、在典藥中、

職員令云、陰陽寮頭一人、掌天文、曆數、風雲、氣色、謂、天文者、日月五星廿八宿也、曆數者、曆計日月之度數、而造曆授時也、氣色者、風雲之氣色也、言、以五雲之色、視其吉凶、候十二風氣、知其妖祥、其天文博士職掌、唯言氣色不言、有異密封奏聞事、助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一人、陰陽師六人、掌占筮相地、謂、占者、極數知來曰占也、相者、視也、陰陽博士一人、掌教陰陽生等、陰陽生十人、掌習陰陽、曆筮者、蓍曰筮也、相者、視也、陰陽博士一人、掌教陰陽生等、陰陽生十人、掌習陰陽、曆

博士一人、掌造曆及教曆生等、曆生十人、掌習曆、天文博士一人、掌候天文氣色、有異密封、及教天文生〇天文生十人、掌習候天方氣色、漏尅博士二人、掌率守辰丁伺漏尅之節、守辰丁廿人、掌伺漏尅之節、以時擊鐘鼓、使部廿人、直丁二人、

陰陽式云、學生卅人、陰陽生十人、曆生十人、天文生十人、其得業生、陰陽三人、曆二人、天文二人、竝取生內人、

右得業生、選性識聰慧、令專精學、其名申官給衣食、成業年限依令、未成業者不得趁入

他色、若未給業、其師遷外官者、從之終業、

五右
又云、觀天文生一人、不立年限、其衣服食米、准諸得業生給之、

廿六右
雜令云、取陰陽寮諸生者、並准醫生、謂、先取占氏及世習者、後取庶人十三已上十六已下聰令者爲之也、其業成年限、及束脩禮、一同大學生、謂、其習業經書、及考課條數幷叙法等第、並皆依式處分也、

職員令云、典藥寮頭一人、掌諸藥物療疾病、謂、依醫疾令、五位以上疾患者、並奏聞、遣醫爲療是也、及藥園事、助一人、允一人、大屬一人、少屬一人、醫博士一人、掌教針生等、針生廿人、掌學針、按摩師二人、掌療諸傷折、按摩博士一人、掌教按摩生等、按摩生十人、掌學按摩療傷折、呪禁師二人、掌呪禁事、呪禁博士一人、掌教呪禁。呪禁生六人、掌學呪禁、藥園師二人、掌知藥性色目、謂、寒溫爲性、形狀種色、名稱爲目也、種採藥園諸草藥及教藥園生、藥園生六人、掌學識諸藥、使部廿人、直丁二人、藥戶乳戶、

醫疾令云、醫博士取二醫人一謂、十醫師也、下條患家、錄二醫人姓名一是也、即不「知」(必)取二內法術(優)。謂、法者、所二術者一所レ療之驗也、者爲レ之、按摩咒禁博士亦准レ此、謂、此條及次條云、經雖二不第一量レ堪二療疾一者、聽補二醫師一也、內法術(優)【攷本令】長レ學之經也、博士并生者、案文可レ知、

又云、醫生、按摩生、呪禁生、藥園生、先取二藥部及世習一庶人年十三已上十六已下、謂、非二唯庶人一、藥部「業」世(令)習亦同二此法一、案二學令一、五位已上子孫、及東西史部子、皆限二一(令)一依二申送一、其文云、取二庶人若八位以上子情願者一亦聽取一、聽令者爲レ之、

又云、醫、針生、各分レ經受レ業、醫生、習二甲乙脈經本草一、兼習二小品集驗等方一、謂、甲乙經十二卷、脈經二卷、新修經本草「一」(廿)卷、小品十二卷、集驗十二卷也、針生、習二素問、黃帝針經、明堂、脈決一、兼習二疏注、假側等圖一、「亦」爲二神針等經一、謂、素問三卷、黃帝針經三卷、明堂三卷、脈決二卷、疏注經一卷、假側圖一卷、「亦」(赤(令))爲二神針等經一、故更稱二等經一、案二下條一、兼習之業、試各二條一、是兼習之業、不レ可レ有二三經一、即雖レ有二餘經一、止試二二條一、不レ可二惣試一、

曆帝記云、神農牛頭馬面、鳥足人形、姓姜、以二天下人民一種二蒔五穀一、嘗二百草一、值二毒草一、脣口燋爛、值二曆(カヘ)甘草一者即生、一日千生萬死、集二得五穀一、時有レ女名二妙寶一、懷孕廿五面生二皇帝治化一、一萬一千歲、

此間八行欠

又云、軒轅號爲二人皇一、姓公孫、生二九子一、置二九州一、此九州、各號爲二人皇一、男女野合、人無二尊卑一、逢レ男爲レ夫、逢レ女爲レ婦、子隨レ母不レ識レ父、其造二立屋一、置二城市一、治化三千三百六十七年、

此間四行欠

上醫疾令、分經受業條釋云、本草初三卷、中七卷、今選十卷、神農乘二飛車一而問二本草一、名二黃帝成經一也者、仍就二曆帝記一、圖二其形像一、

醫疾令云、醫針生、初入レ學者、先讀二本草一、脈決、明堂、讀二本草一者、即令レ識二藥形藥性一、讀二明堂一者、即令レ驗二圖識一、其孔穴、讀二脈決一者、令レ遞相診候、謂、假有二針生甲乙二人一、令二甲診一乙、乙診一甲、是爲二遞相診候一也、使レ知二四時浮沉澁滑之狀一、謂、澁者難也、滑者利、料(令)也、夏脈浮、冬脈沉、冷脈遲、溫脈滑之類是也、次讀二素問、黃帝針經一、甲乙脈經、皆使二精熟一、謂、習二讀經文一、無二所滯礙一者、「即」(令无)學生先讀二經文一通熟、然後講レ義、即其義也、其兼習之業、各令二通利一、

又云、醫生既讀二諸經一、乃分レ業教習、謂、先讀レ文通熟、後乃分二其業一也、率レ廿六人學二創腫一、六人學二少小一、四人學二耳目口齒一也、以二十二人學一體療一、謂、創腫耳目等、各別有レ生、即除二此外一、三人學二創腫一、謂、創與レ瘡身體諸病皆悉主治、故惣云二體療一也、二人學二耳目口齒一、各專二其業一、

又云、醫針生、各從レ所レ習、鈔二古方一誦レ之、謂、鈔者、不二全取一也、古方者、上條所レ言之外、往古藥方、律云、今古藥方是也、言、古來方經、卷軸盈溢、令二皆其誦一レ之、或有レ所レ不レ堪、故抄二取其尤要者一、各從二所業一誦レ之、

其上手醫、有二療レ疾之處一、令レ其隨從習二知合一針灸之法一、

又云、醫針生博士、一月一試、謂、畧二按摩呪禁生一、者、案文須レ知也、典藥頭助一季一試、宮內卿輔年終總試、「其考試法式、一准二大學生例一、」謂、考試猶レ云二試也一、即字及句試、并經量決罰等類、皆准二大學生一解退也、若業術灼然、過二於見任官一者、即聽二補替一、謂、此未レ及二業成年限一、而至二年終試一、知二業術過一見任者、退二舊人一以補二新生一也、參二下條一、經雖二不第一量レ堪二療病者一、聽レ補二醫師一、故業術灼然者、雖レ未二出身一亦得レ用、從二本色一、

令作注

又云、學二體療一者、限二七年一成レ學、少小及創腫者、各五年成學、耳目口齒者、四年成、針生七年成、（謂、此皆習レ業、及講レ義之年限、其讀レ文之二年、皆在二講義之外一、故上條云、在學九年无レ成者、退從二本色一、此爲二七年成レ業者一、唯舉二一色一、卽其餘創腫及耳目等、在學六七年无レ成者、亦須レ准レ退也、）業成之日、令下典藥察上レ業術優長者、就二宮內省一對二丞以上一精加レ按練一、（謂、此不レ必判官以上、皆悉相待、然後按試、若有二輔以上一人及判官上一舉送、卽於二此條一亦准二學生一也、）其述二行業一、（謂、方正淸脩爲二行一事一、（專カ）學二療治一爲レ業、）申二送大政官一、

又云、有二私自學習一解二醫療一者、投二名典藥一、（謂、有二人自學習一欲レ以出身一者、卽送二辭牒一向二典藥寮一、親自請レ試之類也、）試驗堪者、聽レ准二醫針生一例、

考試、（謂、依二上條典藥試驗一申二宮內省一、省更按練申二大政官一、是爲レ准二醫針生一例一、）

又云、醫針生初入レ學、皆行二束脩禮一、一准二大學生一、其按摩、咒禁生減レ半、

又云、教習本草、素問、黃帝針經甲乙、博士皆案レ文、講說、（謂、案レ文猶レ云レ依レ文、其畧二餘經一者、准量須レ知、）如二講二五經之法一、

又云、醫針生初入レ學、皆行二束脩禮一、一准二大學生一、其按摩、咒禁生減レ半、

又云、教習本草、素問、黃帝針經甲乙、博士皆案レ文、講說、（謂、案レ文猶レ云レ依レ文、其畧二餘經一者、准量須レ知、）如二講二五經之法一、

又云、醫針生、初入レ學、皆行二束脩禮一、一准二大學生一、其按摩、咒禁生減レ半、

又云、教習本草、素問、黃帝針經甲乙、博士皆案レ文、講說、（謂、案レ文猶レ云レ依レ文、其畧二餘經一者、准量須レ知、）如二講二五經之法一、

又云、醫針生

曰寶髻、時彼世尊般涅槃後、於像法中有王、名曰天自在光、先是王國中有一長者、名曰
持水、善解醫明、衆生病苦、咸能救療、爾時持水長者、唯有一子、名曰流水、時王國內、有无
量百千諸衆生類、皆遇疾疫、衆苦所逼、長者子流水、即詣父所、以伽陀請其父曰、慈父當
哀愍、我欲救衆生、今請諸醫方、幸願爲我說、時彼長者、聞子請已、復以伽陀而答之曰、

我今依古仙　所有療病法　次第爲汝說　善聽救衆生　三月是春時　三月名爲夏
三月名秋分　三月謂冬時　此像一年中　三三而別說　二二爲一節　便成歲六時
初二是華時　三四名熱際　五六名雨際　七八謂秋時　九十是寒時　後二名氷雪
既知如是別　授藥勿令差　當隨此時中　調息於飲食　入腹令消散　衆病則不生
節氣若變改　四大有推移　此時无藥資　必生於病苦　醫人解四時　復知其六節
明閑身七界　食藥便无差　謂味界血肉　膏骨及髓腦　病入此中時　知其可療不
病有四種別　謂風熱痰癊　及以總集病　應知發動時　春中痰癊動　夏內風病生
秋時黃熱增　冬節三俱起　夏膩熱鹹酷　秋時冷甜膩　冬酸澀膩甜
於此四時中　服藥及飲食　若依如是味　衆病无由生　食後病由癊　食消時由熱
消後起由風　唯時須識病　既識病源已　隨病而設藥　假令患狀殊　先須療其本
風病服油膩　患熱利爲良　癊病應變吐　惣集須三藥　風熱癊俱有　是名爲總集

痰孫堙切韻徒甘反胸中火病
痎同切韻於禁反心上冷病

訶梨勒一種具足六味能一切病事

雖知病起時　應觀其本性　如是觀知已　順時而授藥　飲食藥无差　斯名善醫者
復應知八術　總攝諸醫方　於此言明閑　可療衆生病　謂針刺傷破　身疾幷鬼神
惡毒及孩童　延年增氣力　先觀彼形色　語言及性行　然後問其夢　知風熱瘡殊
乾瘦少頭髮　其心无定住　多語夢飛行　小年生白髮　多汗及多瞋
聰明夢見火　斯人是熱性　心定身平整　夢見水白物　是癊性應知
總集性俱有　慮審頭津膩　多睡夢魘重　是死想應知
驗其无死相　或二或具三　隨有一偏增　既知本性已　淮病而授藥
左眼白色變　方名可救人　諸根倒取境　親友生瞋恚　親友生瞋恚
舌黑鼻梁欹　耳輪與舊殊　下唇垂向下　具足有六味
能除一切病　无忌藥中王　又三果三辛　訶梨勒一種　沙糖蜜酥乳　此能療衆病
自餘諸藥物　隨病可增加　先起慈愍心　莫規於財利　我已爲汝說　療疾中要事
以此救衆生　當獲无邊果

千金方云、若有病厄來求救者、不得問其貴賤、貧富、長幼、妍蚩、怨親、善友、華夷、愚智、普
同一等、皆如至親之想者、經文先起慈愍心、莫規於財利、以此救衆生、當獲无邊果、佛
教醫方、其意相似、仍載此文、

五行大義云、子產云、氣爲五味、鄭玄云、通口者爲五味、通鼻者爲五臭、禮記月令云、春之

五行大義云其臭焦火所以苦者南方主長養也又云其臭香土味所以甘者中央中和也甘美也

糜切靡爲反稠粥又黍糜也鋒切疋討反鋭刃封ダ

日、其味酸、其臭羶、木「臭之味臭【禮記】」也、「夏之日其味苦、其臭焦、「大」衍カ季夏之日其味甘、其臭香、「立」衍カ秋之日其臭腥、其味辛、冬之日其味醎、其臭朽、朽者水之氣也、鄭玄曰、五味、醯酸、酒苦、蜜甘、味辛【禮】臭腥【禮】火ヵ土ヵ黍【五行大義】之日其味醎、其臭朽、朽者水之氣也、鄭玄曰、五味、醯酸、酒苦、蜜甘、薑辛、鹽醎、黄帝甲乙經言、穀【カサ】則米甘、麻酸、大豆醎、麥苦、秣辛、一云稻米辛、菓則棗甘、李酸、栗醎、杏苦、桃辛、菜則葵甘、韭酸、霍醎、薤苦、葱辛、畜則牛甘【心【五行】】、犬酸、彘醎、羊苦、鷄辛、本草云、石則玉甘、金辛、雄黄苦、曾青酸、黑石脂【ヒ脂【五行】】醎、草則伏苓甘、桂。辛、天門冬苦、五味。酸【子【五行】】、玄參醎、虫則蜚零甘、班苗辛蝟【蛭蝟【五行】】、蛆【蛇蝟【五行】】苦、伊威【穀カサ】酸、蜥蜴醎、藥食之物例多、且舉「大略」配五味如此、皆是五行氣所生、氣有偏、故其味【五行】。則別、摠而言之、五穀則芒以配木、散以配火、房以配金、莢以配水、萃以配土、芒大小麥之屬、散麤黍之屬、房胡麻之屬、莢大小豆之屬、萃穉粟之屬、芒者取其鋒芒纖長、象木出地如鋒芒也、散舒也、象火氣温暖、物舒散也、房方也、象金裁割體方正也、莢狹也、象水流長「曲」五行无而狹也、萃聚也、象萬物皆聚於土、「土亦聚」三字五行无乃爲用也、五菓則子以配木、核以配火、皮以配金、穀以配水、房以配土、子、梨棯之屬、核、桃李之屬、皮、甘橘【柑【五行】】之屬、穀、胡桃栗之屬、房、蒲陶【桃【五行】】之屬、子、取其舍閏【含潤【五行】】、如木「先國」子實茂盛、核取在「在。内【肉【五行】】不堪」食、如「大陰在【肉在【五行】】内無」所堪」容、皮取「其厚急如」金氣衰老、物至「西方」而急縮「也、穀【カサ】取「其」内堪」食、如「水陽在」内堪「能容納」也、房取「其結聚如」土物皆聚「也、此【五行】」則摠論「聚【穀カサ】」莫、以配「五味、則略如前釋、周禮天官【宜カサ】云、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多」醎、調以滑」甘、凡君子之食恒放烏【爲【五行】】、凡藥

五行大義春秋潜潭巴云五味生五藏云々養生經云肝色青云々又云五味之入口也云々

職制律合和藥條雜律合藥條而在蠱毒部

酸養」骨、苦養」氣、甘養」肉、辛養」筋、醎養」脉、此並相扶之義、河圖云、人食无」極醎、使「腎氣盛、心氣衰、令」人發」狂、喜衄吐血、心神不」定、无」極」辛、使「脉氣盛、肝氣衰、令」人懦怯悲愁、目昏髮白、无」極」甘、使「脾氣盛、腎氣衰、令」人癡淫泄」精、腰背痛、利「膿血、无」極」苦使「心氣盛、肺氣衰、令」人果敢輕」死、妄逆胸滿、无」極」酸、使「肝氣盛、脾氣衰、令」人癡淫泄」精、腰背痛、利「膿血【穀カサ】、无」極」苦使「心氣盛、肺病在」氣无」食」辛、病在」骨无」食」醎、病在」血无」食」苦、病在」宍【肉ヤ】无」食」甘、口者而欲」食【嗜【五行】】」之、不」可多」也、必自賊也、故名「五賊、又云、肺病、宜」食【飲【五行】】」大豆、黄黍、藏肉、韮【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非【宜サ】、脾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宜」食「。雞肉、桃、李、葱【一云葱カ】、此五宜」食者、心、肝、脾、肺、腎、三藏實、故各以「其本味「補」之、脾肺虚、故以「其子母」相養者也、春秋潜潭巴」云、五味之入」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醎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攣、甘走」皮、多食」之令」人惡心、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醎濡、五菓爲」養、五菜爲」助【草ヤ】、五畜爲」益、氣味合而服」之、隨「四時五藏所」宜也、家語曰、食」水者、善將能」寒【游【五行】】、食」土者惡心不」止【息ヤ】、食」木者多力不」治【无イヤ】、食」草者善走。愚【而【五行】】、食」桑者有」緒爲」蛾、食」宍【肉ヤ】者勇敢、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穀カ】者惠巧「不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此皆氣味之類、故附而述」之、

上醫疾令、澁滑文等、其情近「經說」、又五行大義、其文可」見矣、仍共載」之、

又云、醫針師等、巡患之家所ㇾ療、損與ㇾ不ㇾ損、患家錄ㇾ醫人姓名、（謂、上條量ㇾ其所ㇾ能、有ㇾ病患之家、遣爲ㇾ救療ㇾ是也、）申ㇾ宮內省ㇾ（謂、省更下ㇾ典藥寮ㇾ令ㇾ附ㇾ考狀ㇾ）據爲ㇾ勘涉（陟ヵ）ㇾ諸國醫師亦准ㇾ此、

式部式云、醫生皆讀ㇾ蘇敬新脩本草、（上三十九右）

又云、藥生十人之中、五人取ㇾ白丁、勘ㇾ籍補之、五人用ㇾ入色、

典藥式云、應ㇾ讀ㇾ醫經ㇾ者、大素經限ㇾ四百六十日、新脩本草三百十日、小品三百十日、明堂二百日、八十一難經六十日、其博士准ㇾ大學博士、給ㇾ酒食幷燈油賞錢、

又云、大素經准ㇾ大經、新脩本草准ㇾ中經、小品、明堂、八十一難經並准ㇾ小經、

又云、講ㇾ書座析折薦茵二枚、（醫、針博士料、）長疊三枚、（生料、）並隔ㇾ三年、申ㇾ省請受、（廿五右）

○年料雜物（又云ヵ）

紙二百張、鐵臼一口、鍋子一口、白筥一合、刀子四枚、（各長七寸、）鍬廿二口、（五〔式〕）廿口藥園、二口寮家、）砥一顆、缶叩盆椀各四口、（五〔式〕）

右依ㇾ前件ㇾ其鍬砥三年一充、（舊鍬返上、）白鍋子筥、隨ㇾ破請換、

寮家儲物

稱（ハカリ）一箇、藥斗一口、藥升一口、鐵臼十口、鐵杵十枚、鐵匕五枚、藥刀六枚、漆中取案一脚、藥殿承塵橡（□〔式〕）絁幔一條、（長三丈十幅、）行幸儲橡。幕一條、紺布幕一條、並隨ㇾ破申ㇾ省請替、

隨身要驗方、（件方本朝所ㇾ抄也、七卷云云、）

思邈論曰、人年卅以上、勿ㇾ服ㇾ寫藥、恒（戎ヵ）。（服歟）補藥、

敬ㇾ佛道諸王天、上之主治十、或百或不ㇾ爲ㇾ十惡、此即永无ㇾ萬病、（出ㇾ者歟）

凡人无ㇾ問ㇾ有ㇾ事无ㇾ事、恒須ㇾ日別一度、遣ㇾ人踏（蹋ヵ）ㇾ背及四支頭頂、苦令ㇾ熟踏、風氣時行、不ㇾ能ㇾ着ㇾ人、此大要妙不ㇾ可ㇾ具論、

淮南王七神仙散方

欲（歟ヵ）急解云、取伏苓如ㇾ龜鼈ㇾ者、是名曰ㇾ太一之精、其氣上着ㇾ石爲ㇾ鍾乳、着ㇾ松爲ㇾ松蘿、着ㇾ桑爲ㇾ桑上寄生、因ㇾ物類ㇾ着而生、此自然之道、故服ㇾ之應ㇾ七星也、故伏苓者太一之精也、地黃者土之精也、菊華者月之精也、車前者雷電之精也、地膚者別（列ヵ）星之精也、竹實者太陽之精也、桑上寄生者木之精也、凡七物上應ㇾ七星、日月五星具ㇾ此中ㇾ矣、欲（今ヵ）ㇾ令（捐ヵ）ㇾ之、齋戒九日、以ㇾ王相日（曰ヵ）ㇾ擣、令ㇾ三指撮（捉ヵ）井華水（不ヵ）、旦向ㇾ東以ㇾ日如ㇾ出、向ㇾ日服ㇾ之、陽日一服、陰日再服、竟卅九日、忽然去矣、天鳳元年中、南陽陳永伯兄名子恩、服ㇾ此藥（廿八日、忽然不ㇾ知ㇾ所ㇾ在、永伯試作服ㇾ之、廿八日復失ㇾ所ㇾ在、永伯小男增（生ヵ）祓年十八、永伯婦及諸弟、復令ㇾ服ㇾ之、係ㇾ其脚ㇾ以ㇾ糸繩、閉ㇾ戶更送ㇾ晝、夜坐守（生ヵ）ㇾ之、廿八日忽然復去、莫ㇾ有ㇾ見者、六本方卅九日乃吉、而今服者皆二十八日、或諸者不ㇾ必仙、忽然不ㇾ自覺、飄颻遠去、形隱景藏、不ㇾ可ㇾ復見、或化爲ㇾ異物ㇾ也、伏苓不ㇾ如ㇾ鼈龜伏鷄（代ヵ）者、皆生ㇾ松脂ㇾ也、不ㇾ中ㇾ用、竹實生ㇾ

藍田」也、地黃取」生、謂城者四月取」之、竹實狀似」小麥、地膚去皮、

- 地黃華八分數五
- 伏苓八分數七
- 竹實五分數二
- 桑上寄生六分數八
- 地膚七分數一
- 車前子六分數九
- 蔥華四分數六

千金方云、自」古名賢治」病、多用」生命、以濟(ヅ)」交急、雖」曰」賤」畜貴」人、至」於受命、人畜一也、損」彼益」己、物情同患(ヒ)、況聖人乎、夫殺」生求」生、去」生更遠、吾今此方、所」以不」用」命爲」藥者、良由」是也、其先蚘蟲、水蛭之屬、市有」光死者、則市而用」之、不」在」此例、

貢筞二句唐律疏文內大臣鎌足天智天皇未極人臣之位手抱黃卷被還路上學周孔教之由見至要雜事雜部

醫家之術雖」多、上件之文足」見、或敬」佛道、或誡」殺生、又其藥種、爲」列星精之由、尤可」知」之、故殊載耳、

或云、殺」野鹿(サ)」爲」藥、无」鵝鴿之愁、此文在」醫家書之中」云々、可」尋」撿之、

典藥式廿六右之文也

勸學田十八町

十三町 大和國九町 近江國四町

右以」其地子」加」月粮、共充」醫針生食、

五町 大和國

右以」其地子」充」藥生等食、

唐律廿八ノ十三左

捕亡律、浮浪條云、非」亡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廿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謂、非」避」事逃亡、而流」[宮]「宮」(在」唐)他所」者、

學官者各勿」論、若學宣」者、「好」學」(貢筞(唐)」從」師、雖」家求」仕、各途」其業、故並勿」論、疏云、負」笈從」師也、弃」繻求」仕、骨云、漢書終軍傳曰、初軍從」濟南」當」詣」「縛」(博(サ)」士(士カ)歩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弃」繻而去、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弃」繻生也、注云、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還因裂」繻頭」今以爲」符信」也、

集解云、釋云、學謂」習」文、是但除」習」文之外、臨」時量耳、宣謂」雖」未」得」考、而求」入」得」考例」、是並雖」无」公驗」而各勿」論耳、春記云、春秋月宣者、學」於仕」之名也、

吉備大臣私教類聚云、可」勤」學文」事、右顏氏家訓曰、士大夫子弟數歲以上、莫」不」被」教、多者或

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相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尙者、遂法磨礪、以就素業、无履立者、因茲惰慢便爲凡人、人生存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沉」思法術、武夫則貫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差務工伎、躬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々無事、以此消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緒餘得一階半級、便謂爲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讌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議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憤辱哉、又曰、有學藝者、尙爲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嬾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今世之人不勤學文、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又曰、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焉、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以來不能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務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也、唐人今諺云、千卷博士不知驢書、所謂腐儒也、論語、子曰、嘗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也、禮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道也、故劉子曰、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歿、口不輟誦、況凡愚乎、何不學歟、又顏氏家訓曰、人生多小、精神專利、長成以後、思慮散逸、故須早敎而勿失機

顏氏家訓曰蕭子每歎曰吾著齊書勒成一典文章宏義自謂可觀唯以筆迹得名亦異事也

也、又曰、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无大過矣、曾子七十迺好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卅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卅、始學易論語、皇甫謐廿、始受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冠婚未學、便稱遲暮、惱意面墻、劣爲愚耳、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暝目而无見。也、又曰、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譖之如鴟梟、如是以學自損、不如无學也、

爲勸學者、載此文耳、禮聞來學、不聞往敎、在典禮、

又云、可知書竿事、右顏氏家訓曰、書迹不須過精。常爲人所役使、是故韋仲將遺誡深有以也、王逸少風流才士、。擧世唯知其書、翻以能自蔽也、蕭子雲、此以筆迹得名、「猶有每歎」也、王哀地曹清華、才學優敏、。常被禮遇、。亦以書工、「然其」辛苦筆研之役、嘗悔恨曰、。吾不知書、「豈全」今日耶、以此觀之、愼勿以書自命也、然者雖知書寫、不可成業也、又曰、算術亦是六藝要事、自古儒士、論天道定律曆者、皆學通之、然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也、故云、可知而不云可習也、

爲非學生之者、試不專業之由、至于當道生徒、因茲不可懈倦、須極其能以莫失墜、卜筮占醫方、亦宜倣此、

交易使

吉備大臣私教類聚云、可ㇾ知ニ筮占事一、右五行、非支之理、六壬、相尅之情、絶命、禍害之居、生氣、行年之處、又九坎、厭對之日、所ㇾ忌何色之行、時至ニ土王一、忩不ㇾ犯ㇾ土、如ㇾ是事類、每事可ㇾ知、但不ㇾ專ㇾ業也、故顔氏家訓曰、世傳云、解ニ陰陽一者、爲ㇾ鬼所ㇾ嫉、坎壞貧窮、多不ㇾ稱ㇾ泰、吾觀ニ近古以來一、尤精妙者、唯京房管輅郭璞耳、皆无ニ位官一、多惑ニ羅災一也、又曰、卜筮聖人之業也、近世无ニ復佳師一、多不ㇾ能ㇾ中、古者上以決ニ疑一、今人生ニ疑於卜一、何者守ニ道信一謀、欲ㇾ行ニ一事一、卜得ニ惡卦一、反令ニ「復卜々々」一此之謂乎、且十中六七、以爲ニ上手一、粗知ニ大意一、忽不ニ委曲一、凡射ニ奇偶一、自然半收、此何足ㇾ賴也、故云、雖ㇾ知ニ大意一、不可ㇾ專ニ業也一、

弓削是雄式占有ニ徵驗一事　善家異說

內豎伴宿禰世繼、貞觀六年、爲ニ穀倉院交易使一、歸來之次、宿ニ近江國介藤原有蔭館一、時有蔭招ニ陰陽師弓削是雄一、令ニ祭ニ屬星一、與ニ世繼一同宿ニ館中一、其夜世繼頻有ニ惡夢一、令ニ是雄占一、夢吉凶、是雄轉ㇾ式、大驗曰、君若歸ㇾ家、即日當ニ爲ㇾ鬼殺戮一、愼勿ㇾ入ㇾ家、可ㇾ免、此殃世繼辭ニ家、在ㇾ旅、度ニ歷二年一、顧ニ念妻子一、促ニ駕入ㇾ洛一。聞ニ此占一、中心歎慨、更忩問云、我必可ㇾ歸ㇾ家、而今有ニ此占一、若有ニ防護之方一乎、是雄亦轉ㇾ式、語云、君家寢室艮隅有ニ殺ニ君之鬼一、君須ニ帶ニ刀劒一持ニ弓矢一直入ニ寢室一、引ニ弓矯ㇾ矢瞋ニ目一向ニ艮方一語云、汝若不ㇾ出、我當ㇾ射ニ殺汝身一、若能如ㇾ此、當脫ニ此厄一、於是世繼到ニ家、周施每ㇾ事、如ㇾ是雄之語一、時有ニ一沙門一、手持ニ匕首一出、長跪再拜、自首云、某无ニ狀、與ニ君婦一通淫、近日聞ニ君來一、將待ニ其寢寐一、欲ㇾ行ニ其殺害一、而今君有ニ先覺一、將ニ殺某身一、是以歸誠自首、世繼立逐ニ其妻一、捕ニ其沙門一、就ㇾ獄栲掠、即錄ㇾ狀上聞、天下皆云、是雄占驗、管、郭之輩也、寬平四年秋八月、有ㇾ勅、遍試ニ諸宗通ㇾ經者一、度ニ其及第一爲ニ僧一、時余爲ニ勅使一、於ニ八省院一試ニ之一、僧綱幷諸宗知德五六人爲ニ證師一、異問鋒起、无ニ人該通一、是時是雄爲ニ陰陽頭一、附ニ一沙彌一送ニ書云、此沙彌才覺雖ㇾ乏、常住ニ北山一、晝夜念ニ佛忩與ニ是雄一深有ニ師檀之契一、而今齡及ニ六十一、未ニ得ニ僧位一、望ニ得ニ勅使恩私一、將ニ預及第之列一、余舊與ニ是雄一有ニ交執之情一、由ニ是試於ニ家庭一、令ニ讀法花經一品一、而此沙彌不ニ知ニ句逗一、況其義理乎、於ニ是具ニ報此沙彌不ㇾ知ニ讀經之狀一、自後五六日、是雄忩送ニ書云、不ㇾ望ニ此師及第一、望足矣、余乃許諾、至ニ明日試時一、諸證師等、依ニ例連坐一、余乃以ニ此沙彌充ニ第二試人一、沙彌採ニ條品畢將一讀ニ經間一、天子有ニ勅一、召ニ證師等一、給ニ八月廿六日光孝天皇國忌齋飯一、證師等應ㇾ召參ニ內裏一、以ニ此試一一向委ニ余一、无ニ復詰問之人一、余乃念、是雄占驗神異、枉許ニ沙彌之及第一、爰有ㇾ知、能練ニ道者一、死中求ニ生一、凶中得ニ吉一、萬不ㇾ失一者也、是雄占驗、大底皆此類也、

爲ㇾ視ニ陰陽効驗一載ㇾ之、

吉備大臣私教類聚云、可ㇾ知ニ醫方一事、右九轉藥者、杏人（去ニ心皮一、仁カ）煞之、亭歷子（煞合ニ芒消一煞之、）大黃（先擣細、「節」（節サ））蜀椒（汙遠心去ニ心皮一、志カサ）桂心（去ニ皮一、）甘草（炙）巴豆（去ニ心皮一煞之、）烏頭、附子（並炮、）鹿茸（炙、）又湯粉藥者、大黃吹唗、以ニ清少水一、經ニ一宿一、而令ニ盡ニ其水一、然後諸藥所ㇾ煮、過半復加ニ大黃一、但芒消煮了之後、加而研耳、如ㇾ是之類、

可ㇾ知ㇾ其理ニ不ㇾ可ㇾ專ㇾ業也、顔氏家訓云、醫方之事、取ㇾ妙極難、不ㇾ勸ニ汝等以自命ニ也、徹解藥性出、合和居ㇾ家、得ニ以救ㇾ急、爻爲ニ勝事ニ也、史記曰、良醫遍鵲、名聞ニ天下ニ、秦大醫令季醳自知ㇾ不ㇾ如ニ遍鵲ニ也、使ニ人刺ニ扁鵲ニ也、又有ニ良醫花他ニ、魏武帝令ニ華他ニ治ニ愛子倉舒之患ニ、其差後更發、武帝曰、華他爲ニ吾愛兒ニ不ㇾ盡ニ其心ニ、致令因斃矣、遂殺ニ華他ニ、故曰、可ㇾ知ニ醫方ニ不ㇾ可ㇾ專ㇾ業、

服藥駐老驗記　善家異說

竹田千繼者、山城國愛宕郡人也、寶龜初歲、十七入ニ典藥ニ、爲ニ醫生ニ、讀ニ本草經ニ、坐ニ于拘杞駐ニ老延ㇾ齡之文ニ、深以誦憶、將ㇾ試ニ其徵驗ニ、乃買ニ地二段ニ、多種ニ此藥ニ、春夏服ニ其葉ニ、秋冬食ニ其根ニ、又常煮ニ莖根ニ、取汁釀ニ酒ニ、而飲ㇾ之、每ㇾ有ニ沐浴ニ、必用ニ其水ニ、如ㇾ此七十餘年、未ニ嘗懈倦ニ、顔色服壯、猶如ニ少年ニ、齊衡二ㇾ年、文德天皇忽患ニ疲羸ニ、衆醫供ニ石決明酒ニ、時侍臣或奏ニ千繼服ニ拘杞駐ニ老之狀ニ、天皇大悋、令ニ侍臣ニ召見、問云、汝生年幾許、千繼奏云、天平寶字九年歲次庚子生、至ニ今年ニ九十七、天皇大悋、令ニ侍臣ニ驗ニ視其形ニ、鬢髮黑、肌膚肥澤、耳目聰明、齒牙无ㇾ蠹、天皇感服、擢爲ニ典藥允ニ、供即勅ニ藥園ニ、多種ニ拘杞ニ、令ニ千繼掌ニ事、千繼頗知ニ文書ニ、兼堪ニ幹事ニ、每ㇾ至ニ召問ニ、皆協ニ帝念ニ、時左馬寮官人、有ㇾ罪左降、即以ニ千繼ニ兼ニ左馬寮允ニ、兼直ニ藏人所ニ、千繼朝夕奔劇、不ㇾ遑ニ服餌ニ、未ニ歷ニ二年ニ、頭髮盡白、皺面傴腰、步武之間、扶ㇾ杖纔行、遂以殞死、時年百一歲、余多少聞ニ先君語ニ此事ニ、後聞ニ文德天皇近臣修理大夫藤相公ニ、所ㇾ語爻同、仍記ㇾ之、

寬平年中、有ニ外從五位下春海貞吉ニ、舊是唐僧師也、次爲ニ雅樂助ニ、遂預ニ五品ニ、屢到ニ余舍ニ展ニ語中懷ニ、底裏披露、無ㇾ有ㇾ所ㇾ隱、時余年卅有五、白髮滿頭、貞吉深有ニ助ㇾ憂之色ニ、語曰、何不ㇾ服ニ枸杞駐ニ招ニ此衰羸ニ、余答云、枸杞駐老之驗、具在ニ醫方ニ、然而丘未ニ達、不ニ敢嘗ニ之ニ、乞略陳ニ其方ニ、貞吉答云、僕昔者年廿六、大同元年、以ニ由基所風俗僻勞ニ、爲ニ左近衛ニ、其後依ニ醫人語ニ、播ニ捐枸杞ニ、方一町之地、無ㇾ有ニ他種ニ、水漿食飲必合ニ此藥ニ、盥洗沐浴常用ニ其水ニ、故今年一百十六歲、猶有ニ少容ニ、爻說ニ其養生之法ニ、事多不ㇾ載、貞吉、寬平九年夏、訪ニ問親知疫病ニ、遭ニ染注ニ俄卒ニ、時年百十九、又致仕大納言藤原多緒、服ニ露蜂房ニ、兼呑ニ槐子ニ、年過ニ八十ニ、頭髮無ㇾ白、不ㇾ斷ニ房室ニ、寬平二年薨、時年八十四、近代有ニ宮內卿十世王ニ、二品長野親王之男也、臨ニ老無ㇾ齒、不ㇾ能ニ啖ニ蕗菜ニ、唯以ニ藥飲ニ送ニ乾石決明屑ニ、氣色服壯、鬢髮無ニ白、延喜十六年夏薨、時年八十五、東宮學士大藏善行、舊是國子進士也、仕歷ニ頭職ニ、爵至ニ四品ニ、常服ニ鐘乳丸ニ、一日一丸、年滿ニ九十ニ、猶有ニ壯容ニ、耳目聰明、行步輕健、家畜ニ多婦ニ、不ㇾ斷ニ房室ニ、年八十七生ニ一男兒ニ、延喜十七年、以ニ漢書ニ授ニ皇太子ニ、每朝侍講、無ㇾ有ニ休假ニ、天下莫ㇾ不ニ歎異ニ、皆謂ニ之地仙ニ焉、爲ㇾ知ニ醫藥術方ニ載ㇾ之、

律疏骨骾錄云、禮記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ニ塾、黨有ニ庠、術有ㇾ序、國有ㇾ學、注云、術黨爲ㇾ遂、門側之堂謂ニ之塾ニ、周禮、五百家爲ㇾ黨、萬二千五百家爲ㇾ遂、黨屬ニ於鄉ニ、遂在ニ遠郊之外ニ也、又云、禮記曲禮上曰、若非ニ飲養之容ニ也、則布、席間函ㇾ大、注云、謂、講問容也、函猶ㇾ容也、講問宜ニ相對ニ、容大足ニ以

幔師爵

檛畫ヲ指畫ニ也、

御覽百卅四學校周禮、地官下師氏曰、師氏以ニ三德ニ教ニ國子ニ、一曰至德、以爲ニ道本ニ、二曰、敏德、以爲ニ行本ニ、三曰、孝德、以爲ニ行本ニ、知ニ逆惡ニ、又教ニ三行ニ、一曰、孝行、以。脫歟父兄ニ、二曰、友行、以尊ニ賢良ニ、三曰、順行、以事ニ師長ニ、鄭玄注曰、德行外內之稱也、在ニ心爲ニ德、施ニ之爲ニ行、

魏名臣奏曰、凡學ニ受業ニ、皆當須ニ十五以上ニ、公卿大夫子弟、在ニ學者以ニ年齒長少ニ相次ニ多ヲ也、學者不ニ恭、甬幔師肅、酗酒好訟、罰飲水三升、

顏氏家訓云、或問曰、陳元喜聞、君子之離ニ其子ニ、何謂也、對曰、有ニ言也ニ、蓋君子。親教ニ其子ニ也、詩有ニ諷刺之辭ニ、禮有ニ嫌疑之誡ニ、書有ニ悖亂之事ニ、春秋有ニ邪僻之譏ニ、易有ニ備物之象ニ、皆非ニ父子之可ニ通言ニ、遠〔家訓〕是〔家訓〕之不〔家訓〕鄭衛之詩皆是「或說皆倚ニ誘詞ニ也、」ヲ爲ニ至嫌ニ爲ニ疑也ニ、故不爲、故不ニ親授ニ耳、其意已見ニ白虎通ニ、

又云、禮經、父之遺書、母之坏埳、去夏反感ニ其手口之澤ニ、不ニ忍ニ讀用ニ、故ヲ政爲ニ常所ニ講習ニ、讎校繕寫ニ、及偏加ニ服用ニ、有ニ汁ヲ迹ニ可ニ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爲ニ生什物ニ、安可ニ悉廢ニ之乎、既不ニ讀用ニ、無ニ容ニ黶懲ヲ散逸ニ、唯當ニ緘保ニ以留ニ後世ニ耳、

又云、學問有ニ利鈍ニ、文章有ニ巧拙ニ、鈍學累功不ニ可ニ妨ニ、精熟ニ、拙文研思終歸ニ蚩鄙ニ、但成ニ學士自足ニ爲ニ人、必乏ニ天才ニ、勿ニ强操ニ筆「也、」〔家訓〕无學爲ニ文章ニ、先謀ニ親友ニ、得ニ其評裁ニ、知ニ可ニ施行ニ、然後出乎、愼「而」〔家訓〕无勿ニ師心自任ニ、取ニ笑傍人ニ也、

問、佛藏經云、一字習ニ學師ニ、輕謗者、諸天所ニ求不ニ合ニ得、生々世々、受ニ灾殃報ニ、又云、徒弟子駈使、一文一字不ニ習者ニ、无量受ニ苦果ニ、師弟子共墮ニ惡趣ニ、可ニ恐愼ニ者、於ニ內典ニ如ニ此、至ニ外典ニ如何、

答、考課令云、訓導有ニ方ニ、生徒充業ニ、爲ニ博士之最ニ、義解云、謂、方者道也、充者滿也、依ニ學令ニ、通ニ中以上ニ、是爲ニ充業ニ也、春秋穀梁傳云、就ニ師父ニ子問無ニ方、心志不ニ通ニ、師之罪也、學令云、學生在學不ニ率師教ニ、及ニ一年之內ニ、違假滿ニ百日ニ者並解退、義解云、謂、率循也、不ニ受ニ正業ニ、好爲ニ雜戲ニ也者、博士訓ニ生徒ニ、學生率ニ師教ニ、經典之旨、以ニ之可ニ知ニ、

白氏文集判

得ニ乙與ニ丁ニ、俱應ニ抜萃ニ〔白氏文集六十六〕乙則趨ニ時以求ニ名、丁則勤ニ學以待ニ命ニ、二人互有ニ相非ニ、未ニ知ニ孰是ニ、

立ニ己徇ニ名ニ、則由ニ進取ニ、修ニ身俟ニ命ニ、寧在ニ躁求ニ、知乎雖ニ不ニ失ニ時ニ、仁者豈宜ニ弃本ニ、屬ニ科懸ニ抜萃ニ、才選ニ出群ニ、勤苦修ニ辭乙不ニ能也ニ、吹噓附ニ勢丁忿恥ニ之ニ、躁靜既殊ニ、性習遂遠ニ、各從ニ所ニ好、爾由ニ徑而方行ニ、雖ニ强ニ不ニ能ニ、吾捨ニ道而奚適ニ、觀ニ得失之路ニ、或似ニ由ニ人ニ、推ニ通塞之門ニ、誠應ニ在ニ命ニ、所ニ宜勵ニ志ニ、焉用趁ニ時ニ、若棄以ニ非蓍ニ、失則自求ニ諸己ニ、儻中ニ其正鵠ニ、得ニ忽不ニ愧ニ於人ニ、無ニ尙苟求ニ、盡嘉ニ自致ニ、本作盖

書齋記　菅

東京宣風坊有ニ一家ニ、家之坤維有ニ一廊ニ、廊之南極有ニ一局ニ、局之開方纔一丈餘、投ニ步者進退傍ニ行、

容ㇾ身者起居側ㇾ席、先ㇾ是秀才進士、出ㇾ自ㇾ此局ㇾ者、首尾略計近ニ百人、故學者目ニ此局ㇾ爲ニ龍門ㇾ、又號ニ山陰亭ㇾ以在ニ小山之西ㇾ也、戶前近側有ニ一株梅ㇾ、東去數步ㇾ有ニ數竿竹ㇾ、每至ニ花時ㇾ每ㇾ當ㇾ風、便可ニ以優暢ニ情性ㇾ可ニ以長養ニ精神ㇾ、余爲ニ秀才ㇾ之始、家君下ニ敎曰、此局名處也、鑽仰之間爲ニ汝宿盧ㇾ、余即便移ニ簾席ㇾ以整ㇾ之、運ニ書籍ㇾ以安ㇾ之、嗟呼地勢狹隘也、人情崎嶇也、凡厥朋友有ㇾ親有ㇾ疎、或無ニ心合之好ㇾ顏色如ㇾ和、或有ニ首陀之嫌ㇾ語言似ㇾ昵、或名ㇾ擊ㇾ蒙妄開ニ秘藏之書ㇾ、或稱ㇾ取ㇾ謁直突ニ休息之座ㇾ、又刀筆者、寫書刋謬之具也、至ニ于烏合之衆ㇾ、不ㇾ知ニ其物之用ㇾ、操ニ鸞刀ㇾ則削ニ損几案ㇾ、弄ニ筆劄汙ニ穢書籍ㇾ、又學問之道抄出爲ㇾ宗、抄出之用稿草爲ㇾ本、余非ニ正平之才ㇾ、未ニ免ㇾ停滯之筆ㇾ、故此間在々短札者、總是抄出之稿草也、而闌入之人、其心難ㇾ察、有ㇾ智者見ニ之卷ㇾ以懷之、無ㇾ智者取ㇾ之破以弃ㇾ之、此等數事內疚之切者也、自外之事米鹽無ㇾ量、又朋友之中頗有ニ要須之人ㇾ、適依ㇾ有ㇾ用入在ニ簾中ㇾ、闌入者不ㇾ審ニ先入之有用ㇾ、直容ニ後來之不要ㇾ、劄々何々可々悲々ㇾ、夫董公歪ㇾ帷、薛子踏ㇾ壁、非ニ上研精之堂ㇾ、抑亦安閑之意也、余今作ニ斯文ㇾ、豈絕ㇾ交之論乎、唯發ニ悶之文也、殊慙闘外不ㇾ設ニ集賢之堂ㇾ、簾中徒設ニ闌入之制ㇾ、爲ニ不ㇾ知ニ我者ㇾ也、唯知ニ我者有ニ其人ㇾ「一二」許人、恐避ニ燕雀之小羅ㇾ、而有ニ鳳皇之增逝ㇾ矣、悚息々々、癸丑歲七月「一」日記、

詰眼文　善
「文粹十二」

延喜十三年冬、余年六十七、心未ニ耄亂ㇾ、眼已昏矇、雖ニ文有ㇾ所ㇾ屬、而筆不ㇾ能ㇾ書、遂作ニ詰眼文ㇾ、抽叙ニ其志ㇾ云爾、有ニ心神ㇾ、詰ニ眼神ㇾ云、夫心者身之王也、眼者心之佐也、王事靡ㇾ鹽、佐職宜ㇾ勤、而卿疎慵多ㇾ睡、闇蔽無ㇾ光、如ニ膏燈之隔ㇾ紗、似ニ塵埃之點ㇾ鏡、年來艾眼、不ㇾ能ㇾ見ニ小字之書ㇾ、齡過ニ杖鄉ㇾ、殆無ニ辨ニ大陽之耀ㇾ、豈卿之惰嬾、厭ニ此公勤ㇾ乎、將ニ孤之愚庸、不ㇾ足ニ輔弼ㇾ乎、孤雖ニ嚚頑ㇾ、嘗窺ニ典籍ㇾ、伊尹求ㇾ致ニ君於堯舜ㇾ、陶唐樂得ニ臣於夔龍ㇾ、蕭相暫辭ニ漢皇ㇾ、失ニ手臂之便ㇾ、孔明盡ニ節蜀主ㇾ、成ニ魚水之功ㇾ、大猶ㇾ有ニ此小ㇾ、忿宜ㇾ然、矧乎「當ニ孤貳膳之日ㇾ、迫ニ卿懸車之期ㇾ」、昔與ニ卿同胞而生育、今與ニ卿合體而行ㇾ職、相共周旋、漸六十餘歲、同欲ニ歸ㇾ老、近二三許年、義雖ニ君臣ㇾ、恩猶ニ兄弟ㇾ、誡宜ニ競ㇾ餘日而盡ニ精、何更矯ニ衰暮而曠ㇾ職ㇾ、夫以孤之所ニ資者眼也、非ニ文何達、非ニ眼孰馮、然則令ニ孤懷ニ積薪之歎ㇾ者、豈非ニ卿之不明ㇾ乎、孤含ニ轉蓬之悲ㇾ者、皆是卿之不忠也、所ㇾ詰如ㇾ此、其說焉在、於是、眼神聽ㇾ命、淚下數行、即頓首、謝云、吁何君言之過也、昔者君始弱冠、深相約勵、語ニ臣云、吾有ニ志ニ研精、亦思ニ干祿、願假ニ汝耀ㇾ用、汝明深究ニ纖細之幽、終期ニ青雲之上ㇾ、孔子云、耕也餒在ニ其中ㇾ、學也祿在ニ其中ㇾ、古語云、明經取ニ青紫ㇾ、如ニ俯拾ㇾ地芥ㇾ、斯言吾所服膺也、汝其從ㇾ我「其從ㇾ我乎」臣隨ニ其綢繆、執ニ其勤役ㇾ、既忘ニ窺ㇾ園、無ニ見ニ流麥ㇾ、度ニ三冬ㇾ而不ニ暫休ㇾ、終十舍以未ニ假寐ㇾ、對ニ燭照ㇾ帙、忘ニ煙炎之薰ㇾ眸、堆ニ雪讀ㇾ書、忍ニ氷凍之凝ㇾ睫、內積ニ飢險ㇾ、則精氣自銷、外犯ニ寒飇ㇾ、則光明易ㇾ謝、然而臣猶守ニ君久要ㇾ、歡ニ君勞來ㇾ、自謂暫勞永逸、先屈後伸、若身致ニ富貴ㇾ、則翫好之觀自臻、若肝得ニ歡娛ㇾ、則矇瞽之患必愈、而君性懷敦疣、志乖ニ巧宦ㇾ、進不ㇾ能ㇾ趨ㇾ、卿相之館、衙ニ其才名ㇾ、退不ㇾ能ㇾ媚ニ奧竈之人ㇾ

求其推薦、徒居白屋之中、守素王之餘業、嘗。簞瓢之食、甄糟粕之遺文、而今君既朽、邁臣忽困窮、空廢南畝之勤、永流北門之詠、楊子雲之玄草、遂招客嘲、松柏山之古文、不合時務、於是觸物發感、見樂爲哀、庾樓夜月、君翫之而添愁、矧薄暮。悲風乎、河陽春花、臣觀之而增歎、矧窮秋落葉乎、憂火常熱、則君之方寸成灰、悲泣雙流、則臣之兩瞳永溺、君之圖身拙焉、臣之隨謬愚矣、猶忽強荒耄之性、希四科之相、兼責矇昧之明、求五行之雙照、縱令能爲而無益、況乎雖企而不及者乎、忽夫輔佐非一司存、區分官頒、其用務遍其才、而今自臨君老、菓不尺居、手振而不能持、足痿而不能步、耳聾而不能聽、齒蠹而不能食、庶尹皆不堪其任、何獨臣一人之咎乎、君其念之、於是心神惱悅、失度逡巡、思過謂曰、俞爲將如何、眼神進曰、當今之謀、莫若辭六藝之囿、入三歸之門、君能澄清淨如來之國土、臣常合瞼、觀實智之光耀、孰與夫生前懷惑、遂蹉跎於刼塵之間、老後失明、重匍匐於長夜之裏哉、語未終、心神趨拜、昌言曰、敬承箴誨、請以書紳、

老閑行　菅文時

晝夜遞來代謝、春暗往、夏暗過、秋光難駐、日晷易斜、漏盡庭露冷、天明窓霧昏、生徒去非入室、故人厭不到門、床有書兮等閑見、罇無酒兮自然醒、家資風月雖老未忘、世路喧囂雖避猶聽、不能灌園洿瀦營作業、不能習絃學歌散悶襟、其奈挂冠棲遑息影洞壑、其奈染衣精勤求法山林、我聞相如贍文家徒四壁立、又聞孫弘高第年是八旬行、君不見北芒暮雨纍々青塚色、又不見

東郊秋風歷々白楊聲、

封事十二條事見奏狀　在雜部　善

一請加給大學生徒食粟事

右臣伏以、治國之道、賢能爲源、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敎德義、習經藝、而叙彝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伏見古記、朝家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于天平之代、右大臣吉備朝臣、恢弘道藝、親自傳授、即令學生四百人習五經、三史、明法、算術、音韻、籀篆等六道、其後代々下勅、給罪人伴家持、越前國加賀郡沒官田一百餘町、山城國久世郡公田卅餘町、河内國茨田澁川兩郡田五十五町、以充生徒食粟、號曰勸學田、爰每日給大炊寮百度飯一石五斗、入別三升、五十人粟、以補照讀之瘦也、又有勅令常陸國每年舉稻九萬四千束、以其利稻、充寮中雜用料、又舉丹後國稻八百束、以其利稻、充學生口味料、而年代漸久、事皆廢違、承和年中、伴善男訴家持無罪、返給加賀郡。國勸學田、又有勅、分山城國久世郡田卅町爲四分、其三分給典藥左右馬三寮、纔留其一分、充學生粟、又河内國兩郡治田、頻遭洪水、皆成大河、又常陸丹後兩國、出舉稻、依度々交替、欠本稻皆失、無有利稻、當今所遺者、唯大炊寮飯粟。六斗、山城國久世郡遺田七町而已、以此小儲、充數百生徒、雖作薄粥、猶多不周、然而學生等、成立之望猶深、飢寒之苦自忘、各勤鑽仰苦住學館、於是性有利鈍、才異

愚智、或有ニ捍格一而難レ潤者、或有ニ頭脫一而出レ嚢者、通計而論レ之、中才以上者、曾無ニ十分之三四一也、由レ是才士者、已超擢擧用、不才者衰老空歸、亦其舊鄉凋落、無レ所ニ歸託一者、頭戴ニ白雪之堆一、飢臥ニ壁水之涘一、於レ是後進者、遍見ニ此輩成一レ群、即以爲ニ相誡一、勿レ令ニ子孫一齒ニ學館一者也、由レ是南北講堂鞠爲ニ茂草一、東西曹局闃而無レ人、於レ是博士等、每レ至ニ貢擧之時一、唯以ニ歷名一薦レ士、曾不レ問ニ才之高下一、人之勞逸一、請託由レ是間起、濫吹爲レ之繁生、潤ニ權門之餘唾一者、生ニ羽翼一而入ニ青雲一、蹈ニ闕里之遺蹤一者、詠ニ子衿一而辭ニ黌舍一、如レ此陵遲無レ由ニ興復一、先王庠序遂成ニ丘墟一、臣伏以莘ニ八之道一、以レ食爲レ本、望請ニ常陸丹後兩國出擧一、本穎九萬四千八百束之利稻、二萬八千四百「卌」束之代、遍以ニ諸國田租穀一充ニ給學生等食一、又罪人伴善男所ニ返給一、加賀國田、重勿ニ沒官一、令ニ給ニ穀倉院一、充ニ「給」造ニ道橋一料一、重望依レ舊返ニ給件田一、以爲ニ勸學田一、又式云、學生不レ住ニ寮家一者、不レ得ニ薦擧一者、比年雖レ有ニ此式一、不レ能ニ張行一者、依ニ學生一無レ食也、今須ニ嚴勅一博士及寮頭等、諸道學生、雖レ有ニ才藝一不レ直ニ寮家一者、不レ得ニ貢擧一、如レ此則桃李之徒、歸ニ我國曹一、皇矣之士、列ニ彼周行一、

延喜十四年四月廿八日、從四位上行式部大輔三善朝臣清行上奏、件封事學館之風可レ知、學者之志可レ見、仍載ニ學校部一、

政事要略卷第九十五

佐藤本奥書ニ云

右惟宗允亮政事要略、今世所レ傳殘缺最多、允亮者蓋當時之聞人也、書籍目錄載、政事要略百三十卷、惟宗允亮選、記ニ公務之交替、國文糺彈、雜事至要、臨事雜事一、余搜扶累年、請借募致、僅得ニ二十六卷一、篇次不レ續、其目別錄レ焉、實經濟之龜鑒、法家之至寶、而先王之文治、亦可ニ欽慕一哉、冀使ニ後昆一傳ニ家學一者攸攸奉レ職、四方ニ懇索一、遂爲ニ全書一、以傳ニ永世一云爾、

天明丙午之冬　　從四位上行大判事兼左衛門大尉明法博士中原章純謹識

右政事要略京都人田中勘兵衛氏所藏の勢田章甫本（この勢田本はもと桂宮の御藏書なり故ありて三條家の所藏となり後更に勢田章甫氏のものとなりしが、氏沒して後三轉して田中氏に歸したりといへり字體紙質ともに甚古色なり奥書なし表包に三條文庫の印あり）を借寫して底本となし佐藤誠實氏の校本（此の校本は氏が多年の間出典によりて誤脫錯簡を一々訂正せられたる善本なり今是を借り得て校訂の資に供せり傍注の出典及頭書記事の大部分は皆此書によりて出せり其勢田本とこの書との異同の如きは一々各條に傍記しサ字を附して他本と分てり）を以て訂正し傍ら帝國大學本（タ）小杉榲邨氏本（故屋代弘賢翁の本なり）（イ）の數部を以て對照せり

明治三十六年二月

近藤圭造句點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廿七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三月卅一日發行
明治四十年六月十五日再版印刷發行

（政事要畧奥付）

編輯者故人　近藤瓶城

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
編輯者相續人兼
校訂發行印刷者　近藤圭造

發行所　東京市牛込區赤城下町七十一番地
近藤出版部